

A decorative border consisting of a repeating floral motif, possibly a stylized flower or leaf, arranged in a rectangular frame around the central text.

少年弦章

# A Young Man's Standards of Life

COMPILED BY  
**T. M. Van**

PUBLISHED BY  
PUBLICATION DEPARTMENT  
NATIONAL COMMITTEE Y.M.C.As. OF CHINA

FOR DISTRIBUTION  
**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**  
20 Museum Road, Shanghai

**Fourth Edition**

**Price: Twenty-five cents per copy, postpaid**

---

1924

# 少年弦韋序

吾國無窮之希望，其不在今後之少年乎？少年有清明純粹之胸懷，有活潑奮迅之精神。其腦筋未爲二千年來陳腐霉爛之黴菌所傳染，多積極之思想，其志氣又爲輓近新文化之潮流所激盪，慨然欲有爲於當代，而嶄露其頭角。然則吾國無窮之希望，試翹首四顧，若者頑鋼，若者老朽，雖百出其計，以破壞隨世界以進化之新局面，而冀返於閉關時代之舊排場。然風濤無定，一涌卽去，迨夫時過境遷，人亡權息，終必落於繼此者之手，則今後之少年是也。

故今後之少年而良，吾國將受其福，今後之少年而不良，吾國將蒙其禍。吾國之是盛是衰，是興是亡，是強是弱，是貧是富，其柄不操諸他人，操諸今後之少年。爲今後之少年者，果能自知其眇眇之躬，關係一國之貧富強弱盛衰興亡，則當何如淬厲其學問，黽勉其品德，保育其身體，以爲祖國民族一雪其奴性賊種之恥，而發皇其文明，以與天下人相見。須知凡此種種，決非頑鋼老朽之徒所能與知而與謀，則舍今後少年之屬而誰屬哉。

如其不然，倘今後之少年，材質下劣，惛然無志，甚至以荒唐縱恣之行為，擲棄其光陰，斷喪其精力，雖在沖齡，已爲廢物者，無論矣。卽等而上之，敷衍於學校之中，而志意不屬，暨循例畢業，而故我依然，亦與凡庸無異。吾國號興教育數十年矣，而所產出之人才，下劣者居其少半，凡庸者居其大半，此曠昔少年之現象，不徒爲少年羞，且當爲吾國哭者也。嗚呼，苟今後之少年而竟若此，所謂吾國無窮之希望者，且從此斷絕矣。

吾國今後之時日，正今少年大有作爲之時日也。觀吾國古代之人，亦有幼學壯行之說，用行舍藏之言，然其意似吾人，凡有所作爲，非得君主之任用不可。故欲策勵少年之前途者，必以做官爲第一著。於是一國才智之士，盡奔走於仕宦之一途，究之君主不必其賢，而號爲賢者，又蹭蹬一生，無所成就，齋志以歿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以此吾國之文學界多秋心，多暮氣，消極之主張，深入骨髓，而養成頑鋼老朽之第二天性。民國成立，已無君主，而馳騫於京師，鑽營於部院者，如故也。深願今後少年能一返之，與其求宣力於政府，無甯求宣力於社會，誠以政府之宣力，其權在政府，社會之宣力，其權在我。二十世紀之偉人，不論爲大發明家，大製造家，大實業家，大慈

善家其足致人人之崇拜者，功績皆在社會，而大政治家特其一而已。然則今後少年，大有作爲之場合，宜各用其心思才力，以赴社會事業之一途，祖國之興，可立而待也。

少年弦章一書，取材於進步雜誌略分八類，一曰偉大，二曰健全，三曰利達，四曰圓滿，五曰快樂，六曰實行，七曰能力，八曰箴砭，每類各繁文若干首。使少年讀之，以開拓其心胸，助長其志節，偶值燕閒無事，或心志倦怠之際，無論檢取何篇，未及閱竟，立能使腦神疲茶之氣象，變爲強毅勇敢，奮迅進取，坐者躍起，行者疾走，其失望之灰心，倏焉復爲如沸如湧之熱血。而又範之以中正穩健之步趨，扶之以精進向上之梯級焉，名曰弦章。實今後少年欲大其作爲者，日日佩之，頃刻不離，以自策勵，以自鑒戒之一恩物也。是書也行，吾國無窮之希望，其不在今後之少年乎？

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誦誨范禱書

少年弦章序

# 少年弦韋目錄

## 偉大第一

世界偉人之成功

吾人宜懷高大之理想

世界偉大思想之一般

## 健全第二

健全之人生

身心健全之原理

挽救人生真元之方法

## 利達第三

吾人利達之寶訣

利達二字之研究

少年弦韋目錄

佩我

廬隱

公明

佩我

遠矚

廬隱

任夫

谷風

人生利達之兩面觀

寓公

### 圓滿第四

人生圓滿之方鍼

任夫

家庭圓滿之基礎

佩我

### 快樂第五

吾人快樂之源

韶誨

人生求樂之必要及方法

廬隱

人生享福之新法

奇塵

立身之技術與快樂

芳擢

### 實行第六

吾人之奮鬥主義

韶誨

人生之預備

任夫



犧牲主義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

亞光

實行家之報酬

任夫

## 能力第七

自力爲成功之基

谷音

志力與事功

寓公

人身之感化力

公明

## 箴砭第八

青年三字砭

虛隱

吾人處世之六戒

蠶庵

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

大可

少年  
弦章  
目錄

# 少年弦章

## 偉大第一

### 世界偉人之成功

佩我

英國大文豪加拉伊爾曰：「世界之歷史，即偉人之傳記也。」旨哉言乎！夫歷史之爲物，實而言之，不過將自古迄今之偉人，彙集其一生之事迹，聯綴以成書。故歷史者，不啻爲是等偉人，活動於世界舞臺之一種大記錄而已。故以世界喻劇場，則偉人猶有名之俳優；更加以世界喻庭園，則偉人若爛漫之花卉；世界無偉人，譬劇場無俳優，庭園無花卉，有不令人生趣索然乎。

何謂偉人？不惟其才能之桀出於人，而令人可驚可歎，亦且爲其能洩神祕於一世，造福利於同人，作文明之倡導，成優美之啓發，慰安人心，彌其缺憾也。故偉人又可比之以太陽，自彼出後，陽光普照，人人由黑黯而躍登光明，則偉人之所以爲偉人者在此矣。

宗教也，哲學也，科學也，技術也，爲人生一日所不可少者。人而無之，則渾渾噩噩，與禽獸何

以異。然孰提倡是，孰栽培是，非其種子，必先貯於偉人之腦府，而後能發展於世界乎。故偉人爲吾人類之恩人，非過言也。然則吾人安得而不思慕之，讚美之，終身崇拜之！

偉人與英雄豪傑聖賢不同，英雄豪傑聖賢雖皆謂高出於人之人，不過軍事家，政治家，道德家，於一種資格上，有超凡軼倫之觀，其範圍爲有定的。若偉人則包涵甚廣，自軍事政治道德之外，無論一才一藝，能建非常之事業，皆偉人也。

雖然，偉人雖爲建非常事業者，而建非常事業，不盡可稱之爲偉人。設有人建樹確爲非常，所爲不軌於正，逆天悖理，若古所謂奸雄梟傑，偽君子假道學輩，縱彼亦詡然以偉人自命，而天下後世決不之許。可見偉人者，必其所建之事業，大有益於世，而不背正道，始克當此偉人之名而無忝，亦不致爲永久之清議所褫奪也。

善夫加拉伊爾又有言，「余理想中之偉人，必凡事一以真實爲基礎。」從來格天地，感鬼神之力，莫大乎真實，偉人之具有大活動力者，亦不外發源於真實也。環觀宇宙間無論何人，不以真實爲本，而能成就其大事業者乎？即偶一有之，其人爲僞人，其事業亦爲僞事業，譬諸作

屋於沙灘之上，一時雖甚壯觀，不久而傾覆隨之，無可幸免也。惟以真實爲基礎之事業，亘千載而不朽，歷萬古而常新，此偉人之聲望，所爲能與天地同壽者也。

超軼尋常之偉人，果與吾人有若何之關係乎？企慕之，讚歎之，崇拜之，而更當有以則倣之。

人生於世，不問其所處之地位如何，與境遇如何，而皆有可以追配偉人之天賦。苟能確知偉人之特質安在？不難進而自儆於偉人之列，何也？偉人之所有事，促進社會之文明，增益人類之幸福，非亦吾輩人類之責任乎？能完全擔負此責任，卽謂偉人，卽謂之人，吾輩辭偉人而不救希冀，何異辭人而不爲乎。

飢則食，渴則飲，倦則眠，醒則起，而此外一無所作爲者，世界何賴於有此人，其人又何貴乎？此生哉。凡爲人類，必求所以爲人之道，欲知爲人之道，不可不取偉人而則倣之。故則倣偉人，不過欲貫徹人之目的，無他故也。

當世之人，無不喜讀偉人之傳記者，然考其喜讀之由，無非欲誇張其言論與事實，以快心於一時，固與讀一種詭譎之小說無異。設有從而詰之者曰，子欲知偉人之言論何爲？子欲知偉

人之事實何爲？吾知讀之者，必無明白之答語相覆，由此法以讀書，直當以虛廢時光，枉耗腦力斥之。且當此生存競爭，至爲激烈之時代，世界偉人，前後踵出，今欲一一服習其言論，研究其實，恐費盡畢生之精神，亦不能畢業也。今後之青年，不欲於斯紛擾之社會中，有所作爲則已，否則宜排除此等迂遠曲折之讀書法，而單刀直入，捕得偉人所以爲偉人之要素，而心摹力追，徒求廣見聞，矜博異，無益也。

就偉人之形貌言，非有以特殊於常人也。其體格非惟毫不與常人異，且魁梧者少，而短小者多，強健者少，而病弱者多，其容貌亦然，不僅無神采煥發之外觀，且大都醜陋而不揚。進而言之，偉人之家庭，偉人之境遇，偉人所受之教育，更有不如常人者。觀乎歷史家欲誌一偉人，必先言其出身於貧賤之家，不能受充分之教育，十人之中殆居八九焉，困心志，勞筋骨，餓體膚，固爲偉人少年時代之普通遭際矣。然則偉人與常人，所異之點，不在天然，而在人力，非其得天之獨厚，乃在於世界事業上，有無獨創之發見也。夫常人庸庸以生，亦復碌碌以死，而偉人則於生之後，死之前，必能別闢一新天地，於是不能與常人等量而齊觀矣。

且夫喜墨守古人之成規，而亦步亦趨，苟能一一與古人相似，而於願已足者，吾不得不謂之循良之君子。然吾人所居之世界，所值之時會，非即古人之世界與時會也，就令古人復活，於今日已可確證爲數百年之古物，不適於今日之用。蓋古人在古時則爲合宜，在今日則爲退化也。若偉人則不然，不喜步古人之後塵，而啜其糟粕，無論何事，必傾其全神盡力，以開拓新天地爲心，其勇往直前之概，雖有虎狼之凶猛，水火之危迫，深山幽谷，怒濤惡浪之艱險，俱不足以少挫其銳氣，而又持之以忍耐勤勉克己之精神。故所建事業，未有不令人驚歎者也。

發見二字，以廣義言之，不僅在發見前人之所未知，即就已知者，而能活用之耳。故約而言之，不僅如哥倫布之發見亞美利加，牛頓之發見重力，舉一切修養上之發見，行動上之發見，教育上之發見，與夫醫學上，技藝上，創作上，以及手段方法，無不有獨創之發見在也，今略標其目於左：

(一) 美藝家

(二) 醫學家

(三) 宗教家

(四) 製造家

(五) 探險家

(六) 政治家

(七) 文豪

(八) 名將

(九) 學者

(十) 富豪

少年 弦章 世界偉人之成功

人世間所最有用而最貴重者，實莫過於以上各種之發見。世界之文明，卽此發見之結果，遂古至今，苟無發見之相繼續，則人類不能脫蒙昧野蠻之狀態，何以成光明燦爛之世界如今日哉。故今日者，吾人所受之幸福，卽爲古來偉人發見之果，而還當以是果，給福於後人，舍發見無他道矣。

人類之所以異於他動物者，全恃其能發見而已。有發見斯有進步，故發見者，譬若一鉅大之寶庫然，其中滿貯有文明之光綫，福利之泉源，初無窮盡，長將吾人類煦之沫之溫之潤之，垂千萬年而不見其或竭。他動物則因無此寶庫，故永遠立於無進步之地位，一任吾人類生之殺之馳之驅之躡之蹂之而無能反動也。由是以思吾人類之間，苟有一民族而失此寶庫者，其所遇之悲慘當何如耶。

或者曰：「此寶庫之鍵，固恆存於偉人之囊中，常人初無此開門之特權也。」此說亦非，夫偉人非天生特別之人，人人得而爲之，不限以資格，不論其位置，蓋有所發見，卽奉之爲偉人，非既爲偉人，而後有所發見也。故芸芸衆生，不知其幾千萬億，而偉人之出，竟如鳳毛麟角曠世而不



數觀焉，是無他，無發見即無偉人，當代碌碌者流，大抵蹈常習故以相安，又安得取偉人之名以崇之，而世界進化之所以遲遲，吾人類之樂利，所以猶未能臻理想中之天國也。然則有以如何可爲偉人之語相詰者。余敢斷然以一語反詰之曰，汝有何種之發見乎？竊願吾人認此爲偉人學之原理可也。

顧吾如何而後探此發見之寶庫乎？宜先知夫次說。

夫宇宙一神祕之府也，其間森羅萬象，無所不有，無所不備，而莫不神祕無量，因茲神祕，散而布之於天地間，散而列之於社會上，有所謂善，有所謂美，有所謂真理，各各無量。於是不問學術技藝，吾人之可以發見者，亦因之而無量。自古以來，偉人雖踵出，所發見之神祕雖多，而以較之宇宙之大神祕，猶若開卷者，曾未終其首葉，不過居全帙幾千萬分之一而已。

故吾人之生已晚，而此神祕府之所珍藏，則迄今無絲毫變動也。無論哲學、宗教、文學、科學、藝術、以及教育、軍事、政治，凡存在於人事之中，而可以爲吾人發見者，不知凡幾。而發見之權，天亦未嘗擇人而授與，能取得此權與否？蓋在吾人自己之告奮勇與否矣。

告奮勇之法有三：一曰心知專壹，二曰工夫純熟，三曰審慮周詳，失此三者，而求有所發見，如置金剛石於盲者之前，雖光芒射目，亦茫然不解耳。故吾人學問之淵博，天資之聰穎，皆不足深恃，惟苟能注意於此三者，為求成偉人之基礎。彼見意大利批基寺院中琉璃燈之動搖，遂悟擺動之理，而發明寒暑表望遠鏡，及證成哥白呢克地動說，見茶壺蓋之振動，而發明蒸汽力，與其機關。夫琉璃燈與茶壺蓋其動搖與振動，見之者不知有幾千幾億萬人，此幾千幾億萬人之中，學問淵博與天資聰穎者，且不知其凡幾。何以獨無所表見？而獨至加利里胡與華脫始有此發見哉。蓋以加氏與華氏能運其精心，勤求熱慮而得之，而幾千幾億萬人則以輕忽懈怠之故，於不知不覺中失之也。豈惟此二人，他如林古倫及亨利苦來非皆為美國商店之伙友乎，乃竟一躍而為大總統。史蒂芬孫不學無術之炭坑夫耳，竟能製造汽車，世固有出身卑賤，為製鞋匠為理髮司，由極貧而竟為大富家者。偉人本無種，在吾人之自強何如。讀者可以興矣。

### 吾人宜懷高大之理想

### 廬隱

人之貴於禽蟲者，以其能思想也。奈何世多不思想之人，醉生夢死，草木同腐，其與鹿豕之

差別，不相懸也。更多妄思想之徒，日夜所圖維者，不爲踰法蕩閑之舉，卽係游戲徵逐之謀，考其思想之結果，較之不思想之徒，徒爲社會之蠹者，其害尤有甚焉。惟如是，於尋常社會之中，欲求胸懷峻潔，存高大之理想者，其數蓋甚渺焉。雖然，高大之理想者，人人宜蘊而存之者也，吾願讀者一衡理想之重要。

吾人今日所食之福，皆古人理想之所遺也。不有富耳敦之理想，吾人今日何以有汽船之迅駛；不有史底文森之理想，吾人今日何以有火車之騰馳；不有莫爾斯之理想，則吾人不能享電報之利益；不有愛迭孫之理想，則吾人難得留聲機之怡情。伊古以來，種種製作，小爲刀七鉞線，大至禮教法度，其必經古人之理想，始得成今日之實在。古人往矣，彼所理想，旣已貢獻於社會，吾生此世，苟不能輸將一得，以謀人類之進步，則虛此一生矣。

凡高尚之理想，初出現於人世，因其先社會而步趨，每不能得大衆之歡迎，或反受種種之嘲笑阻礙。然而無慮也，真理雖傾倒者屢次，而終必興盛，如彼世界和平之理想，非甚高尚者乎。今之人尙多懷疑，以爲未必能見實行，但默觀近數十年之世界歷史，則此一理想，漸次進步，荷蘭

之京城海牙市，已建世界和平之公所矣；英美二國已結仲裁之條約矣；紐芬德蘭之漁田紛爭，因公判而止喙矣；智利與阿根廷之交關，因公正裁判而永泯矣；美國外相那克斯氏，且有萬國聯合大政府之提論，與數十年前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中所倡議之天討府。同爲最高之理想，合人心世道而觀察之，則此理想必有圓滿之一日也。至如男女平權，女子參政之理想，又今人大半所未能深信者。但數十年來，女權發達，其進步迅速異常，如芬蘭公國之議院，則有女議員十一人列席矣；美國四十八邦之中，女子之有完全參政權者計有六邦。其餘十餘邦未完全，亦已參與，故說者謂十年之後，則合衆諸邦之有女議員，當時半數（美國獨立週報之言）英之執政者縱峻拒女子之選舉權，然昨年今年，女子參政之議案，亦得一讀再讀矣，觀時勢者，預料此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，可見理想必成事實，祇爭一遲早耳。

故理想者，世界進步之中心也，個人發達之機括也，有理想者謂之成人，否則其人雖存而若無，世界人類林林總總，至不可勝數，而能自表見者少。此無他，則以抱高尚之理想者不易遭焉。今日在座諸學生，願爲表見之人乎？抑埋沒之人乎？願如天星之燿耀乎？抑如大瓠之空

虛乎？或彼或此，隨子自擇，亦惟觀理想之有無，及理想之高上而已；理想多矣，吾請言人人宜存之高尙理想。

(一) 自待宜存高大之理想。世界之對汝，定於汝自己之存心；自卑則人將卑汝，自信則人將信汝，重見人間最無可救藥之人，即自以爲生於天地之中，並無價值者，故其心歉，其首俯，其目暗，其眉低，其體不仰，其語不揚，見人不勞，發明主意，處世恆覺無其地位，社會之中無其功夫，其一生遂無知足之日矣。此等畫圖人人所不欲存諸心目者也，吾請易一語曰：自待不可無高大之理想，知一己之在世間，非屬偶然，實爲造物所位置於世界之一人，有獨占之權利，亦有獨任之義務，有專才亦有專責，世界有事，非我不能成，故其心定，其志堅，其膽壯，其行銳，其體直，其言強，晝夜孜孜，無所卻顧，一往無前，所向有功矣。何者，其自信者深也，昔英之名臣曰狄斯雷利者，家出微賤之猶太族，努力任途，數次失敗，終得列席議院，初次出言，爲衆員所呵倒，狄斯雷利曰：今日諸君不欲聽我，然時將至，諸君必將聽我也，後果以辨才左右政府，聲勢遠及歐陸。美國南北戰時，有一病婦，忽決心欲入軍營爲看護婦，戚友聞之，咸相勸止。醫士且謂之曰：汝體虛弱已極，如果成行，則

不待身抵戰場而汝之壽命已告終矣。婦不聽，奮往前敵，日日從事看護，精神一振，體力不弱而反旺，而其所有成績且遠勝於他人。久之名且聞於通國，大統領林根有子患病，且延之特別看護焉，美國紅十字會勸立者巴爾登女士少年時未爲人所知，故里某鎮多游兒，而無學校。女士憫之，因請自治會中給屋一所，以便開校授徒，其束修之多寡，任地方支付，決不計較也。自治會董目女士之文弱曰：此鎮兒童頑劣異常，女士自問能駕馭之邪。女士曰：『余心頗自信，以爲事必有成，余之志願，後日且當請地方建一小學校，使容六百人而後已。』會董嘉其志趣，因語之曰：如女士能得六百學生就學，則吾輩必爲子建一學校，不及數載，女士善誘之功，感化兒童，羣來向學。該鎮果建一容六百生之校所焉。夫若此者，其心目中，皆先具自信之理想，故毅然奮進，卒有成功，非偶能之際遇也。古之人士，如班超投筆，終軍請纓，俱懷非常之理想，故建不世之奇功。今日在堂諸生，對於自己，果能具高大之理想否邪？如具之，則必自尊，當外誘之來，卽思峻拒，決不屑作苟且之事；如具之，則必自重，舉凡身外之物，俱視爲無足重輕，而不以縈其思慮；如具之，則必自信，在人雖有人毀辱之語，亦可置之不論；如具之，則必自勵，處世治事時，有小小休戚，視

作進行之階級，不引爲憂，而反利用之。如斯之人，胸有定見，而行止不逆，則其度世之有成功，固屬理之必然也。

(二)對職業宜懷高大之理想。若一般世人對於職業之觀念，吾知之矣。下也者視職業爲強迫之役，按其本心，并不願從事於此。徒以衣食所在，不得不負此羈勒，故終年勞動，以爲至苦，逢人則長吁短嘆，安希一旦驟成富翁，則將盡棄所務而專事逸樂矣。上也者以職業爲求欲之餌，彼心中所希冀者，名利也，權勢也，見一種職業，或可導之達所欲之目的，故遂降心抑志以經營之。如果一旦所求已得，則將視向所營之業爲芻狗，不復一顧之矣。若而人者，世方稱爲英雄，推爲豪傑，然覈其對職業之理想，則與前一人同一謬誤，皆非正當之理想也。人生世間，其偷惰者可勿論，其餘無不各營所業，但如不以職業視職業，而如上述二者之所懷，則其對於職業，必不能盡其職業之所要求。蓋萬事惟求得過且過，不能盡心竭力也，常人云：「餬口計耳。」又曰：「今日焉知明日。」皆此等思想之代表也。昔英文學家迭更斯氏嘗著一小說，描摹一少年，天才俊逸，學問超優，有可爲之才具，而終一無所成，則因其對於職業，無有信任故也。今日在坐之學

生，欲免蹈其覆轍乎？則當知職業有直接間接之關係，而尋常所得職業之報償不與也。

職業之直接關係，則因世上有此一番工夫，乃吾人所當效力者，此事必吾乃能成之。除吾以外，無他人可以代庖。吾願在坐諸君一一反省，當知有一書冊需子之著述，有一學校需子之經理，有一善舉需子之提倡，有一衣服需子之裁縫，有一羹湯需子之烹調，子如放棄子之則責，任其工夫受損失矣。雖所業者爲天下之賤工，亦有無限之關係寓於其中，仍不可絲毫輕視也。昔有少年習製韁之業，旦而起，夕而休，造韁之外，更無他事，其人頗有志趣，日日爲此，未免厭倦。嘗自懟終年製此革韁，究有何益？不如他業似更有造於人世，以是心恆邑邑，不甘殫精以務所業。一日偶窺窗外，則見逸馬奔突，勢將傷人，幸有壯士，疾扣其韁，馬乃止步。因大悟曰：「此馬得止，不復踐人者，韁亦有功焉；我之製韁，非無與於人世者，如我所製之韁，不克盡善，則一旦失事，將損人害物，吾烏可以不謹。」自此安心匠作，不復自藐所業。蓋世界多少失敗之故，卽由一人或數人之不慎，凡木之折，鐵之迸，索之斷，垣之傾，巨廈化爲灰燼，羣衆俄而殞身，考其底蘊，則莫不有人實尸其咎，殺人害物之罪，冥冥中詎輕縱之，烏得諉爲天數而幸免耶。昔有航海之舟，正泛



大洋，船底忽漏，損失甚多，迨入塢細核，始知致漏之原，乃因十三年前，造舟之時，工人不慎，偶遺錐一柄於夾底之間，船行海上，簸動不已，錐亦磨擦不止，久之則成孔穴矣。一小不慎，貽十三年後之損失，豈工人之所料哉，然其疏忽之愆，不可逃也。美之阿拉巴馬省有一婦人，禁錮二十年，迨出獄而始知其枉。蓋法院之書記誤書二十月爲二十年也。該書記僅一字之誤，而該婦乃受十二倍之枉苦，又將何以爲情邪？世界唯一巨船鐵坭尼之觸冰山而沉沒也，客之死者數千，稱爲古來沉舟第一巨禍，其失事之原因，不止一端。然桅上瞭望者未備遠鏡，目光不足以遠及，迨瞭得冰山，傳語轉舵，則因舟大體重，而已不及避讓矣。按航海通例，瞭望者宜有遠鏡，以如是華麗之巨船而猶未備，致釀若斯之巨災，當局者之未盡其職責，又何可道乎。要之，吾人凡所擔任，無間大小，一語之不善言，一課之不善受，一札之不善書，一題之不善推，俱有人受其損。特或遠或近，或隱或顯，或大或小，雖有不同，而其必有，則一也。吾人凡有所爲，必思及將來之關係，庶幾聳然驚懼，不敢慢忽乎。

反而言之，凡爲一事，操一業，苟能以全心全力赴之，不雜一毫苟且，則其結果，必使人并獲美

滿之福。昔美之法律名家衛勃斯德氏，初出而開業，有老農爲爭產事，延其辯護，衛氏核其案情，雖非甚大，而爭執之點，頗有趣味，不以其小而忽之，詳細審視，患所有書籍不敷，因乘火車至波士盾市，於圖書館內參攷書籍數十物，始得全案之本末，展訴出庭，果得勝利，老農手出銀圓一枚以酬之，曰：「案情甚微，此寥寥者，或足以報先生之勞乎？」衛氏笑而納之。實則彼乘車之資，尙不止此也。越四十年，衛氏聲名成立，推爲全國法學界山斗，適有某某二公司爭產巨案，一面所延辯護士，亦名律師也，將近訊案期，其人忽患病，急延衛氏代庖，衛氏辭以爲期太促，固請乃許之，以短促之時間，忽忽預備，及時上堂，援據法理，舌底滔滔，堂上下聽者無不欽服，事遂得直。衛氏得酬勞費五萬圓。其後友人語之曰：「子於數時間中，能備若斯之辯詞，其訣可得聞歟？」衛氏答曰：「此四十年前所預備也，因老農之案情雖小，而爭執之點，則正與此同，昔日考案法律，已得詳細，記之手冊，皮存書室，今祇取而溫習之耳，故敏捷如是，否則余又焉敢任之乎。」此不藐視小事之效果也。美國有某廠專製鐵鏟，爲掘地之用，其銷路徧及全國，終年所獲，以巨萬計，或問以營業成功之祕訣，廠主答曰：「本廠所製之貨，無一柄不再三考覈，使其自柄至鏟，無一點綻隙，

故一鏟得一鏟之用，而農人信用之，此外無他巧妙也。此不輕忽職業之效果也。南匯之濱海，有塘以捍朝，其最久者曰欽公塘，他塘屢圯，而此獨兀立，則以昔有邑令欽姓者，親身督築，堅固異常，故數百年來居民得其保障也。一用具，一食品，亦能四方馳名，久而不衰，皆因其出貨精緻，故可以之得名起家，此吾所謂職業之直接關係於人己者也。

職業之間接關係，則因職業者即吾人之一分子也。吾如加意安心經營之，則吾之德性，因之有增，勇力因之日堅，可以增前進之能，亦可以禦未來之誘，固不必因營業有報酬有成功，而後始覺職業之可貴也。昔美國有富商，每安息日必赴教堂內，授星期學校之學生一班，數十年不輟。或問以何不憚煩如是？其人心如有所感，肅然答曰：「余在數十年中，因教諸生以聖經，而已德因之益堅，故勿論諸生受教之得益如何。即就余自己躬所歷者而言之，則此一番辛苦，非徒然也，吾人如能悟得此言之味，則凡心手所經營者，益鄭重而不敢小視之矣。彼不以職業為可重，而隨意敷衍者，其所成之生活，固已潦草。而其人之德性，亦因之闕損，志氣日益下，能力日益消，久而久之，德行中空，一遇試誘當前，無力抵禦，則惟有傾覆而已。他人見其一旦失敗，以為

異事，不知其蘊釀已久，特外未顯耳。吾請敬告在坐諸君，毋自矜也，毋自棄也，予今日所肩之職業，無論其爲大事，爲小事，爲貴藝，爲賤藝，既屬吾分內事，即當重視而好爲之。」少年通病，每企顛以望將來之擔荷大事。惟於當前之職務，則每視爲不足措意，安知本之已撥，實無可附，長此衷懷，決無成功之可言也。是故世人執業不一，或爲醫士，或爲工人，或爲家主，如能尊重之，喜樂之，不願斯須苟且，則其事之勝利，可操左券，而自己之德行，亦日益鞏固。

(三)對社會，宜懷高大之理想。今人對社會之態度，可就俗人品評社會之語而定之曰：「今無好人。」曰：「今人不如古人。」曰：「國家萬不能好。」此等語言，皆含輕視社會之意味，則對社會並無希望之心，而多失望之意可知矣。雖然，此非正當之心理也。吾人試一思維，可知對社會宜存高大之理想，而不宜有輕薄之意。蓋此中消息，關於自身及社會者固甚重大焉。何以言之？一則輕視社會，表其人之有缺點也。社會猶之鑑也，子對之笑，則鑑亦笑，子對之哭，則鑑亦哭。社會又如圓壁也，子出善言，則善言返，子出惡語，則惡語返。善人入世，則覺人人皆善，惡人入世，則覺人人皆惡。此無別故，蓋因君子心充以善，則所見者惟善而已。小人心充

以惡，則所見者惟惡而已。故吾人若見社會不善，則當謹慎反審，恐吾心之日卽於惡也。一則輕視社會，使德行不能進步也。因既覺世界盡是小人，無有君子，則不能不喪氣以爲世界已無前進之希望，作事遂不免懷苟且之圖，而不肯努力矣。一則輕視社會，使處世毫無趣味也，夫人生於世，惟賴有望社會也，一旦不信社會，則其身雖生，其心已死，今有志之士，不肯仔細研究社會之狀態，徒據表面之觀察，而亟下悲觀之斷語，因而甘心自絕於人世者，已屢有所聞矣，此其人或不免有神經病。然則憤世疾俗，以爲社會不可救藥，故甘心自殞其命而不一回顧也。世之有志少年，如盡蹈此轍，則亦何貴其生於人世乎？一則輕視社會，無以助人之進德也。社交之際，有一奇例爲人不易信，而其歷史上之事實證明之，彰彰不可掩沒，其例維何？卽所謂信人使人自信，任人使人自任是也。故勸誘之道，首貴尊敬以啓其自重之念，則其人格日顯，進德自易，如先存卑鄙之念，防範之，藐視之，使之自覺無人格之可言，則更無進德之思想，而其人益墮落矣。不第此也，按實際而言之，社會本無可輕之道，古人有云：「百步之內，必有芳草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」今日社會有多少忠信敦厚之君子，吾人未知未見，則有之矣，豈可一例菲薄，以爲社會無

人乎，此所以對社會不得不懷高大之理想也。

綜而言之，吾人如對斯三者，能懷高大之理想，則世界別有一番氣象，胸襟別有一番愉快，而終身之事業，亦非人所能限矣。諸君如問高大之理想，何由而得？其源頭何在？則吾請正告諸君曰：世界一切高大之理想，其最上之根源，祇爲上帝，無問何人，如能晤對上帝，則可各按其境地，而得最高之理想。

## 世界偉大思想之一般

### 公明

#### (一) 獨立之精神

於凡民之中，而見有獨立不羈之人，其一舉步，一瞻視，顯有尊嚴之氣概，一運思，一發言，隨見勇往之精神。若是之人，其積於中者富，故其遇事變也，當幾立斷，措置無不各當焉，夫是之謂真能獨立者。

獨立又非孤僻自是之謂也，他人之所見，有切中竅要者，則樂於採用之，土壤細流，兼收並蓄，故能成其大也；換言之，彼事事必求諸己，而於挹取他人意見之時，必總總過慮，徘徊卻顧，而不肯

虛心領受者，其人恆乏決斷才無自信力，所設想之獨立，拘於極小之地位，不能擔荷非常之重任也。

且夫思想與行爲，每不能一致進行，思想則誠高遠矣，而無果敢之行爲以副之，則身與心遠，奢願僅成爲幻境。然吾人勿以爲思想發達，不妨實行遲緩，以自爲寬解也。大多數之人，有思想獨立之起點，未幾而卽萎縮者，由於無勇決之行爲耳；行爲勇決，則將來偉人之事業，可以一身造之，縱不能自畢其功，而賴他人以助成之者，亦由發起者思想之過人，有以規其始而慮其終也。

## (二) 失敗中之成功

世有成功之英雄，遭逢幸運，遽得勝利，遂乃叱咤風雲，氣傲陵人，舉一切與之爲敵者，悉在排除之列，昂首而進，莫敢與之爭鋒。而庸俗人之視之也，乃一致推崇，以爲千人俊，萬人傑，不圖並世乃得一見。彼弋獲盛名者，且泰然受之而不疑。此世俗所崇拜之英雄，而非我所昕夕願見者也。吾所願見者，爲何如人乎？屈抑無聊，潦倒頻年，踽踽涼涼，遭時所忌，此真吾所謂磨鍊最深希望最大者也。噫！失敗之英雄乎？振爾志，壯爾氣，最後之勝利屬之爾矣。

非不知失敗之中，最能消滅人之才具也，志欲有所建樹，而爲境地所困，爲時勢所縛，環繞其左右者，無非灰心與失望。若此類者，何可勝道，然獨不可以此例信道最篤之人。信道最篤者，固知順天而行，至終必達其目的，雖遇盤根錯節，掣種種肘，而前途之大希望，仍不以此少挫，譬之輪困卓犖之材，今日爲匠人所遺，而一值其時，終必爲樑棟之器也。可知人生之成敗利鈍，非當前所能決定，必遲之久，而始判然若涓涇之分。嗚呼！失敗之英雄，可以勉矣。

吾人所播之種子，始或落於暗隙，初無迹兆可見，迨至秋收期屆，而纍纍之結實，大足慰吾人曩日之辛勤焉。矧結實云者，非必爲及身之榮利也，及身之榮利，不過名譽與權位。試問一瞋弗視之後，非等諸空華幻影乎。然則吾人目前之失敗，正不必以失敗自居，當失敗時，正可磨厲以須，挾去種種之羅網，凡有志竟成者，孰不由失敗中來，脫因失敗而遂縮手，無所圖維，無所振作，斯乃終於失敗矣。且卽以榮利論，不當視其所得幾何，而當視其用力幾何，用力者培土厚而築基深，而後崇闓之建造物，所有附麗，而歷久不傾。嗚呼！失敗之英雄，聞此可以興矣。

(三) 志大者非不知足也



志量廓然者，力足以擔任鉅艱，然若無養氣之功，每易犯不知足之病，此乃必須戒免者。英名人蘇銳曰：「汝不能善處現在之境，而心存缺望，則余雖欲進以忠告，亦必無效。」蓋人生不治之疾，非他，即怨天尤人，覺眼前之所遇，無一當意也。雖憤世嫉邪之說，賢者亦有時而不免，然皆迫於公，而不自爲其私。獨至懷抱不知足之心，則其自視與世相忤也，無非囿於私見，則斷非知道之君子所宜出此也。要知吾人現在所有，學業也，健康也，耳目之靈明，光陰之餘裕也，何嘗事不若人，而乃自歎無能，舉步不前，羌無一定之目的，則其人辜負造物之所賦畀，對於世界，僅主消極，作悲觀，雖有進步思想之萌芽，旋起旋滅，又焉能奮志有爲，爲社會國家一盡其責任哉。

#### (四) 規正思想之路徑

思想高尚者，其膺世成物之功，有限量乎？無限量也。惟視智力之大小，德操之高下，以爲消長進退耳。是故吾人欲開拓思想之路徑，首宜注意者，厚殖其智力，增進其德操，如是以立身處世，敦品勵行，則凡與之氣味相投者，亦將爲所熏化，而益進於善。人而有感人之力量，若如是，則無論其掌握大權，或屈居下位，並世必有大多數人，勉爲善人君子，以與之並趨一途者。甚矣思想

良好之結果，乃能造福全社會全國家以至全世界，效力之廣博，不以地限，亦并不能以時限也。

準斯以譚，思想不過一粒種子，其收效之宏乃竟不能以時地限，從可知一人之勢力，可推及於無量數人。故當發念之始，必預定一高尚之目的，且實力進行，以提高人類之道德爲己任。凡屬思想家必當如是也。反言之，彼思想之趨於邪徑者，其陷人於惡之勢力亦甚大，若肆其邪爲廣播吸引人心之魔力，則其遺禍於社會，不可勝窮。有救正人心之責者，當併力抵禦之，使不爲害於人而後已。

### (五)擴張心才之助力

人生事業，惟心所構造，然非有各方面之助力，殆不能有繼長增高之望，譬之巨木，下植其基，賴土脈之涵濡，旁展其葉，得雨露之滋養，推之空氣日光，皆爲滋長發榮所必需，有此種種輔助，積以歲月，而後呈干霄蔽日之奇焉。吾人心才之必需修養，自修養時期，以至成立，皆不可無適宜之助力，以引其機而作之殿。否則矜矜自恃，不能吸受外界之智識與能力，則雖欲擴張，而其道莫由也。

## (六) 舊觀念之革新

「已往種種，譬如昨日死。」此言也，指從前之失敗墮落而言，非指已往之良習慣，好教訓也。夫吾人何以不當注念於已往，注念已往，足以阻礙前修故也。斯世庸庸者流，大抵狃於故轍，牽於錮習，不啻生息於已往天地之中，不能伴世運而進步，此所以事事落於人後歟。

人而爲舊觀念所牢縛，則臨事遲徊，當境退縮，其情至爲可憫，苟長此不變，則日夕營營者，無非舉已往之罪案，痛苦懊惱，往復循環於腦府，不復能向新生命之程途，有所作爲矣。是以吾人欲得新生命，對於舊觀念，須努力奮鬥，使不復稍留影象，而後即安焉。能如是者，自能發生新希望，創作新事業，長驅直進於成功之途矣。

抑舍舊圖新者，更不當恃已往之經驗與優長，而引以自快也。吾人於已往而曾告成功，此固甚佳，顧大不可以此成功爲已足，蓋其前程方遠，宜時時以新勝利自期也。

## (七) 損失與成功

凡百事物之公例，與夫人生事業之發展，無非爲種種之損失，集合而成，苟無損失以種其因，

不能有勝利之結果也。芽苗矣，花放矣，然而子種安在哉，業成矣，年長矣，然而少年安在哉，故曰無損失不能有成功也。昔史底文生氏既損失其健康，乃能有堅卓之恆心，明慧之思才，卒也發爲絢爛典雅之文詞，享不朽之盛名。馬可端文氏與笛根司氏，既備歷坎坷，乃成驚人之佳構。納爾遜氏殘損其肢體，乃奏一曲之凱歌。其他標名史冊，耳熟能詳者，更僕數之不能終。蓋自來聲施赫赫之英雄，莫不自屢經失敗而來。然則失敗卽其登進之階級也，因失敗而懼怯喪志者，惟天下之至愚則然耳。故患難有如斧斤，將以斲成吾人之品德者也，欣受之不暇，而又何慮之有，盤恩司曰『要人生活之高下，視乎所受損失之多寡爲斷，』卓哉斯言。

由是知患難之臨乎吾人，必有最滿意之補償物，相伴而至，當其時不及知，遲之久而始覺之也。以故吾人於損失之中，必有所獲得，所獲得者，雖莫測其鉅細，而終不至於失望，且報償之來恆有出乎意料之外者。是則吾人對於一切損失，當一變其態度，而常以損失爲進步之公例，以自策勵也。

古來大人物，每得力於恬退二字，對於身外之接觸，有所捐棄，不隨世俗爲步趨，而後思想超邁，社會乃有真正之進步。然亦非謂膠執己見，對於團體的進行，以一身爲之梗也。若以己見與羣力相爭持，終必歸於覆敗，則何如避脫潮流，養其才以造福社會之爲愈乎。

當此繁劇之事會，而欲以一人之才具，應公衆之需要，豈易言哉。必也與俗塵隔絕，獨居修養，庶幾有以副此期望乎。夫離羣寂處，固非美事，然久與俗相溷，無恬靜省察之一時，則靈明爲之昏暗，心才爲之湮沒，一身之動作云爲，且爲衆人所同化，卽一憂一喜，一嘯笑，一嗔怒，亦皆與衆同其格調，同其感情，至是真我之本色盡失，對於流傳，爲被動的而非主動的，尙能謂其爲社會有所裨益耶。

故吾人不欲有所貢獻於社會則已，苟知責任之不可棄，則個人修習之工夫，爲至當而不可缺者。不見夫良工之操作乎，蟄居斗室，不問外事，而後能凝神壹志，使其腦中之幻景，現於實體，以供世人之賞鑑。推類以言，退藏中之功用，不可勝言，凡在紛紜擾攘之地，幾務繁忙之時，所不能見到，不能悟澈者，一至甯靜淡泊之境，則心靈所觸，洞見其始終本末，無難矣。

今者吾人處此頻繁之世局，值社會華新之潮流，誠不可不返觀內鏡，從涵養深沈之後，爲社會擔荷巨艱也。抱負大志者，其亦於此三致意焉。

(九)成敗之權自己操之

無權位無才力之大多數人，其對於社會改革一事，恆斂手不敢爲，以爲吾之力量，渺乎其小，縱有所爲，亦等於虛擲。於是志量狹隘，見識卑陋，而置一切應負之責任於不顧，是自棄而已矣。夫吾人所藉以自寬者，就其實際言之，所見乃大謬，良以吾人之能力雖微，各有當盡之義務，雖絕大之建樹，非一二人之力，所能程效於旦夕，必由多數人各出其所長，增高繼長，而後得達成功之目的。向使成功惟恃個人之力，且不必多費時日，則有他人先爲之者，吾人自可拱立以觀其成。而無如偉大之建設，需時必久，又必爲羣衆所宜負責，則吾人之玩忽，取一部分之手工，恕置不爲，罪實無可逭也。進言之，吾人所應負責，雖就大體言之，不過爲其一支；然分支雖細，不可不求其純美無疵。須知世界進行，無一不當臻於至善，吾人苟自曠其職，爲梗於其間，則全體俱受其窒礙矣。然則阻世界之進運者，即在吾人，爲功爲過，其可不慎所以自處乎。

(十) 處事須求開拓心胸

環於吾人之四周者，其語言動作，以善念推之，斯見爲善矣，以惡念測之，斯見爲惡矣。夫苟見其爲惡，則胸襟頓窄，思想受其挫折，而無一事可行矣。必也以己對人，實行恕字工夫，事事放寬一步著想，則縱遇極難相通之業，而以誠意感孚，未有不能相悅以解者。是則樂觀主義，爲譬畫高遠者所宜服膺勿失也。

且恕於責人者，非謂觀察力弱，莫辨是非，而終有債事之虞也；其待人也，直道而已，公正而已，取衆人之智力，以成其非常之事功，則恕字卽爲成務之要訣。非然者，自矜明察，妄肆評論，逆臆人惡，自設疑網，尙有餘暇以規畫畢生應爲之事業耶？有目前自畫而已矣。

(十一) 不死之價值

有一少女，攜其幼弟赴墓田，語弟曰：「此乃死者集居之所也。」弟環視一周，見曠日當空，好鳥鳴樹，芳草鋪地，鮮豔之花，引人視線，於是色然喜曰：「佳哉此地，曷嘗見有死者乎？」童言如是，庶幾近於道矣。

前聞人言，死爲萬物之終，果歸於寂滅乎，應之曰：「死者變化耳，非終局，非寂滅也。」變化云者，蛻舊而更新，生命所以有進化也。若夫現世之生，處形形色色之世界，爲時甚暫，若逆旅然，及其舍此而去，則前此所戀愛者，不能無依依惜別之情，然此情亦祇瞬息間事耳。吾人出此五濁之世，而游乎造物之大，則死者不過暫別，而何所用其戚戚爲。

吾人既知生命不滅，特未經蛻變，不能成其長發，長發不已，則生命之程度，自當高出於現世界，超乎凡識之外。吾人秉此眼光，則知死亡無足怖，所當不拘於現在，而造成無量幸福之階梯，非及身所享受者所可同日語也。



## 健全第二

### 健全之人生

佩我

健全二字，當作何解？（一）無疾病，（二）不犯罪，（三）非貧困，合是三者，可謂健全之人生矣。

健全爲人類自然之狀態，又爲人類生存之原則，人既遵自然之法則而生活，因生活而得健全，固爲理所當然。不幸而疾病也，犯罪也，貧困也，皆其無知之結果。申言之，卽於有意無意之間，違返自然之法則所致也。是故欲期有健全之生活，必先求知自然之法則，不知此法則而妄冀生活之幸福，吾未見有能如願者焉。嗚呼！然則人類之不幸，必以無知爲唯一原因矣。

宇宙間森羅萬象，無一不屬自然律所管領，人既爲萬象之一，自當爲自然律所左右。惟人類往往忽視此理，而爲妄念迷想所驅使，於是俄頃之間，陷入無底之深坑，則謂漠視自然之法則，卽漠視自己之幸福可也。

人莫不有思想，然思想與實際，往往有正相反對者，此其故何哉？蓋思想有思想之規則，知其規則而後思想，其結果之確實，庶不致有何矛盾。希伯來之賢人，於三千年以前，已闡明此原

理，謂之當思與不當思，此爲求健全生活者，至要而不可缺之事。不思其所當思，而思其所不當思，則或動遭不測，或所如輒左，固無足怪也。

吾人之顛連困苦於貧病罪惡中，大抵皆由於爲妄念迷思所播弄，而盲從利己心之命令，以致此耳。非利己心可以奪我理性之明也，殆理性既失其明，則一生之行程，自歧失其指歸，故非將惡魔奪去之知識，竭力回復之，欲求健全生活之不破產，不可得矣。

雖然人何故而欲生活，竟視爲最初與終之目的，此不可思議之問題，微特今日無人解答，恐至無論何日，永永無人能揭破之。然就現在人所經營，而生活之天然規則，未嘗無默示於吾人之前，而能令吾之入生活，保其健全，且促進而使之向上發展，以得完美之健全焉。

蓋所謂生活者，不僅就維持自己消極的動作而已，且含有開發自己積極的努力也，僅知維持，而不加以努力，一度中止向上時，卽爲退化之第一步，於健全生活上，亦爲退運之第一步矣。

吾人健全之目的，在以理想之天國，實現於地上，則自改善人間生活以外，無第二法。生活之在人，猶長途旅客之肩上所擔荷之重物，運此重物，所以有旅行，棄重物於半途，固非旅行之本

旨，託重物於他人，亦失旅行之正軌，無論如何，自己之物，要以自己運送，為最正當之辦法，無可逃之運命。故吾人所當研究者，在如何而可不覺其物之重，更進一層，則匪獨不覺荷此重物之苦，併可藉此為旅行之慰藉物，而轉覺其樂。若而人者，庶幾不愧為旅行家矣，是即所謂健全也。

今觀世人之於生活也，率視為一大痛苦事，其未登旅程，先覺疲倦者有之，行程方半，猝然倒斃者有之，甚且雖至終局，而試讀其日記，所言無非苦痛恐怖悲慘者有之。若由襁褓以至老死，數十年間，以愉快活潑滿足為始終者，寥落如晨星。此誠吾人類之一大恥辱也。

且夫心為人之本體，樂觀與悲觀，皆為心之所造，同一人生，或以為地獄，或即視為安樂園，一惟其心而已矣。而心以人生為地獄者，不啻日日自造一地獄而入之，心以人生為安樂園者，亦不啻日日自營一安樂園而居之。吾心之所至，地獄可變安樂園，安樂園亦可變為地獄，求健全之人生者，在於化自製之地獄，使成安樂園，不以天國理想為屬於未來之問題，而現在無須注意，蓋未來之門，即在現在，今不先入此未來天國之門，即未來亦永遠不能有登天國之一日也。

夫人類不幸之原，由於無知，無知者，心中空虛之謂也，心中既空虛，於不自覺間，有不善之發

生，疾病罪犯貧困相尋而來，亦復蟠據於心而不去。究之此三者，初非自外侵入，乃吾心空虛之所幻出而已。故真理充實於心之人，以其精神之健全，三者且望望然遠之，安有容彼萌芽之餘地乎。故人生一切之惡，非真有惡之實在，不過空虛心中一種蔓延之雜草，多數之人皆信疾病爲實境，罪犯爲實境，貧困爲實境，而對於幽靈怪物，則又決言爲虛妄，徒因人心之信仰，相依而生之一種影象。抑知所謂實境，要亦與幽靈怪物無異，不信幽靈之人，幽靈亦因之而不見，不怖怪物之人，怪物亦從而匿跡，不懼貧病之人，則貧病亦決不來苦余，希伯來之豫言者約伯已於數十年前，早發明此理，謂：「我所恐懼者，必一一訪我，而未嘗有倖免者。」則反而言之，人又何難以理想之天國，立時建設之於地上哉。

蓋人生一問題，實無異最艱深之謎語，由無論何方面觀察之，均屬不可解釋者也。吾人處此不可解釋之中，日復一日，惟循此不可解釋之規程以行，而此種種不可解釋者，轉覺爲當然之事，而莫或加之以究詰矣。詳細言之，無論謂之當然，或竟謂之不然，而不可解釋如故，則當與不當，皆不得據以判真理也。據普通之思想，疾病一端，莫不信以爲當然者，試問何故疾病爲當然，

則以人無不有疾病對，然此答不能充分滿問者之心也，在問者之意，非欲證人之有無疾病，欲知一般人之何以有疾病也，推諸罪犯貧困皆然，是決非天之本意，定爲人所不能免者。

不過吾人心中空虛，發生狀態之一種名稱，一旦以真理充實之，自能消滅於無形，而絲毫不能發展其權力，彼徒研究趨避之術者，可謂不探其本矣。

蓋吾人爲何如人，隨吾人之人生觀而定，釋迦之人生觀，於以爲佛教祖；孔子之人生觀，於以爲儒教祖；耶穌之人生觀，於以爲基督教祖。有哲學焉，由理論方面，以考察人生觀者也；有宗教焉，由感情方面，以解決人生觀者也，有科學焉，由實驗方面，以證明人生觀者也。其各種方法雖異，能同欲開示人生之祕密則一也。故各人之運命，皆歸宿於各人之人生觀如何，爲確實之真理，而不受其他之管轄，用自己之努力，彰自己之權威，則人之所以爲人也。

人之心，有己所不知之無數寶藏存在，能使用之，其量爲無限，不知使用，則寶藏被奪，而機關消失，不使用肉體者，其身體必虛弱，不使用精神者，其思想必遲鈍。就人之本質論，無強弱賢愚之別，一律以自由平等爲天則，因是各人之差異，並非自然之理，皆由各個人之自決，多用者多

得，少用者少得，降衷之初，本無厚薄於其間。不衛生則疾病，不道德則罪犯，不經濟則貧困，皆由違反自然，拒絕其賦予，從而所起之現象，人苟充分發揮自己之能力，而無所欠缺，安有失敗，享受地上天國之幸福，在於此矣。

故健全之人生者，在改去不健全之人生觀，教以正當品評人生之價值，致自己於高尚偉大，增進其自重之觀念，使道德心次第向上，則凡可滋疾病之機會減少，而驅逐罪惡貧乏之人生，改善社會之萬全策，救濟人類之根本方法，實無第二種，可斷言也。

### 身心健全之原理

遠矚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羅塞爾博士，近在科學會中，演說實用教育之原理，其略曰：『人身各病，大半在襁褓時代，與健康之軌道，相背而馳，遂有不可避之惡果。故教育兒童之先務，不在送入何校而在與以何種食品，蓋教育之最上乘，在獲得健康而已。』博士此言，可謂洞明育才根本之法，而於造就國民之資格，大有裨益焉。

故世界之文化，無論若何進步，科學發明，於人生之境遇，無論若何改觀，而人生快樂利達之

一要素，不外身心同在健全而已。此而有所缺憾，金錢雖多，無所用之，學問雖博，亦無所用之，故無論人世何種享用，皆與健康有密切之關係，如輪輻相依，不可或離，是以教育國民，當在嬰兒時，早致之於健康之路徑也。否則無健全之軀體，作之基礎，則既無憑藉，安有發展心才之餘地乎。世雖有以廢疾之軀，而成不朽之事功者，然此特例外之事，不能數數遵也。

體養之得當，不唯能助心才之發達，尤與道德有極大之關係。彼社會中作奸犯科者，大抵由於體育之不適宜，遂致肆意妄為，終則貽害於人羣。倘使兒童自幼及壯，即得正當之營養，並於休息衛生等事，皆無遺憾，則可免於種種流弊。以健全之各個人，組成健全之社會，其景象為何如乎。蓋人之為善，固有其原本，而其淪陷罪惡，恆於幼年種其因，幼年而善為教養，自易入光明之坦道，及至年已長，惡已稔，國家為補救計，所費什百千倍，而又不得美滿之效果焉，則慎始慮終，養育兒童之關係，顧不大哉。

善夫斯賓塞之言曰：『縱欲者為吾人所習聞，欲既可縱，而違犯健康定例之舉動，於是層出不已，不知身體者，天然之最上產品也，人苟褻瀆摧殘，則必受相當之懲罰，終亦漸歸於淘汰而已。』

』又韋洛特有言曰：『必有一日焉，兒童不以記誦河海之名，爲學問所必要，凡有教育之責者，將授以獲得軀體上快樂之要理，並使之對於同類，有相愛相體之情，而能與世無忤，生不逢憂患焉。』

然則人生最要之一端，即在察知自己之底蘊耳。吾人如能審明己所需要者，循行健康之定律，則此六閱月以內，吾人之精神體魄，及率由之徑途，必大改變，諸凡變苦禍害罪惡，必大減殺，而效不止於當前事業，以身任之，而有精進不已之能力，則程功必無限量矣。雖然，大多數人，皆昧於此理，遂致陷於苦海，落於魔障，可不惜哉。吾人生當二十世紀，欲求有所建立，則必自健體始，體健則心壯，心壯則氣雄，乃能於近世文化潮流中，自樹一幟，夫固知腦力充足，爲勝利之護符矣。然苟體質虧弱，則腦力又安能自爲發達耶。故自昔有言，體智德三育，不容偏廢，偏廢則爲害，苟於一方竭力運用，而聽彼一方之萎靡枯槁，達理逆勢，有同歸於盡而已矣。

今世界競勝之大比賽，雖云鬪智，而實可謂之鬪力，力也者，非僅在手足，而在全體之健康力也，有之則希望無限，進步無限，幸福亦無限，脫曰無之，則精氣衰弱，筋骨懈弛，目短視，背偃，佝，矯怯



懦弱，不入下流已萬幸，焉有一綫上達之希望者。美前總統羅斯福自述曰：『余童時瘠弱多病，今日健康，皆余所自造者，蓋余立志爲壯夫，盡心力以求必得也。』羅斯福既以健康爲一生事業之基礎，奮志以求，果達目的矣。向使其於體魄之培養，自初不加研究，彼豈能作經緯一國之大事乎，凡吾少年，當視此爲標準矣。

進言之，使身體造強固之域者，心爲之耳，心爲百體之主動，苟其調度得宜，操練有法，則其影響於軀體者至大，精力充然其各足也。蓋心意薄弱，猶豫而不能決者，則身體將與之有同等之結果，是以清潔之思想，高尚之願望，爲造就健康至要之原素也。

健全也者，乃合道德的性質言之，設使軀體腐敗損壞，則道德隨之墮落，常見貧困之家，菜色淒涼之稚子，每多不規則之行爲，苟以此等孩童，移之他處，俾得飽食煖衣，則體質完美，道德亦隨之而進，此固吾人所習見者。

使腦健全，乃強身之要鍵，有等人不能擔任繁劇之事，因養腦之法不講也，屢見兒童入塾讀書，未嘗不勤勉也，父母戚友，每恐其不能任此辛勞，而不知其體育，正於此際日進一日也，是以範

正心才，發達腦力，乃大有關於身體之健康，世界享受幸福之輩，無他，善自培其方寸之靈苗而已。健全亦爲快樂之變詞，設其人心意浮躁，居恆鬱鬱，則必難望其爲光明之人物。惟善用體

力與腦力者，乃產生一道德之善果，以智德體三者，固結不分，倘一有所缺，則全體受害，終則耗損其壽命。是以吾人當懷高尚之志，毋貪，毋自私，毋暴戾，毋自毀，保存其三育正當之均勢，則真健康至矣。夫人生有多數事，悉與本體之強弱有關，故在在均須自慎，非若禽獸然，任意舉動，毫無忌憚，否則既違天然之理，致失屬靈的地位，不亦慎乎。

夫人身各細胞，均有特殊之知覺，即附於肝胃者，感覺亦極靈敏，能應腦筋種種之感動，吾人自覺腦中所發思想，與肝胃有連繫者在乎。余有一友嘗告余言，彼胃之能力，完全消滅，數載之間，凡所食各物，無一合宜者，徒滋苦楚，噫，此其人昧於胃之細胞，以受腦筋刺戟，而發生知覺也。凡胸中有疑懼憂惑，胃部受其影響，其結果即爲胃呆。余友復言曰：「彼在家時，所進食物，常覺艱難，而於宴會，則與常人無殊矣。」彼深奇之，實則理無足奇，蓋心理與消化，有密切之關係，此特其顯著者耳。

身體雖爲無數細胞所組成，然其起點，則由一細胞而生，故擊動一細胞，則全體均受其影響，腦細胞中，苟發生一念，則似投石水中，激起之波紋，傳至極遠，故思想之傳佈全身，爲俄頃間事，而亦無微不至也。吾人苟得一電，有某親愛者，猝爾爲火車輾斃，則腦細胞大受激動，全體俱覺其震撼，惟如是，故種種惡耗，一入耳中，即停止其消化機，以神經驟變，足阻胃汁之流通也。

故欲求消化機之得力，必注意於相關之各方面，無論何時，如立意以赴一事，即奮力直前，則可制勝一切之阻礙。以吾人所希望，即爲晝作夜思，須臾不忘者，希望將成，則必堅志力行，百折不回，庶乎可達目的矣。吾人之得健康也亦然，志在必得，斯得之矣，方其行至半途，前所希望者，自遠而近，似吾身有吸力，吸之使至者，故吾人所尋求之物，無非發自己所藏，此定理也。吾人欲得健康，必於吾身之意念行爲，與周圍之空氣，有息息相通之妙用，於此而求焉，則於動止語默間，足顯健康之爲吾有，如學律法，必須身處律法之地位，自能得其精義耳。

真健康者何，必覺其生存於世，爲福地，爲樂土也。否則日行危道，日坐愁城，一身之力量精神，安從而發生，須知人心一懷憂懼，則前途之光明幸福，俄頃爲黑幕所遮，於是神志頹喪，毫無樂

趣，各種心才，因此受病，而至身均爲濁霧所籠罩，欲走避而不能。由斯以譚，吾人當知至樂所在，畢力赴之，無間老幼，亦無分貧富，各當以現在之境遇，視爲上天所特賦，而融融洩洩，無涯涘也。

人無論處何地位，苟能顯其英毅不屈之氣，皆有超勝一切之能力。夫苟委靡不振，則心力薄弱，與行止卑鄙，二者必居其一，苟欲不犯此二病，而具有勇往不撓之氣概，則以築基於少年時代爲最要。吾前程美滿之少年乎！勿以爲天稟獨厚，造物賦吾以無盡之力也，試觀彼多病之孱夫，悉由於少年時，不善持其元氣所盛也，彼不諳調攝者，勉力舉百斤之物，每星期能盡勞七日，能縱食縱飲，雖衣履沾濡，亦能如常坐臥，或俾晝作夜，初不覺有何損害，而詎知人身之精力，有一定限度，揜節之則七十年之光陰，未爲越分，如任意濫用，則時屆壯年，閱歷已多，可以有爲之日，而頹然廢矣，此際憂傷煩悶，爲何如乎！是故人生最大之志趣，即在服膺健康之原理，生息長養，以臻鞏固，其在平日，一切思想行止，無不以斬成之健全身心爲準鵠，凡欲爲完全之人格者，幸勿以偏見而致兩失也。

## 挽救人生真元之方法

世之林林總總者，其數蓋不可勝計矣。但按體格而衡之，則分二大類而已。二類維何，強者弱者。是也。強者恆爲人中之領袖，成偉大之事業，名聲播於寰宇，垂諸青史，其爲數也甚少。弱者厭厭偷生，因人成事，垂老無聞，其數固居世人之大半也。蓋觀之歷史而得其據，如英國維新之偉人克林偉爾一未受教育之屠夫耳，然能推翻一世之暴君，用鐵手腕以鎮治擾亂之國民，德之路德馬丁一鄉間神甫耳，然敢與歐洲大霸王羅馬法王反對，其赴瓦茂士城之大會議也，曰：「此行雖一途爲惡魔所聚，余亦無所畏懼。」其意氣之雄壯爲何如也。近世紀宇內所共推爲豪傑者，如拿破崙格蘭斯頓華盛頓格蘭脫林根畢吉爾（英國著名宣教師）等，俱元神充足，意志蓋世之人也；以身材論，高大者如華盛頓格蘭斯頓，亦有短小者，如拿破崙格蘭脫，以道德論，高尚者如林根畢吉爾，與之相反者，如拿破崙格蘭脫，然此輩所以能爲人間之領袖，而成非常之功業者，俱有一共同之點，卽元神異常充足，能處置萬事而不覺怯乏是也。是則成功與體氣，固有極密之關係者也。

成功必以勤敏堅忍爲本。卽考之吾人日常所遇之著名人物，凡能崛起於衆人之中，而以

學問事業出人頭地者，不外乎其人之元神，果有以異於人也。彼道德與天才，固皆爲人生利達之要品，但不如元神之更重要也。是故一言而得萬人之敬服，一動而得千士之歡呼，功成名立，舉足爲一國一方之輕重者，此其人皆因元神充足，意氣雄偉，故能成超衆之偉烈也。否則力不足，氣不盛，雖有厚德美才，爲自好之君子，固屬有餘，而其功勳之及乎社會，則固微矣。吾人由此得一要理曰：凡人之所以成功者，必以其人之努力與耐久，爲最先之要素，而元神充滿，卽此二者之根基也。是故有志之士，必先思考自己之元神充足與否，換言之，卽自審一己之腦力果及理想之資格否，苟有不及格之處，則必乘時急講挽救之方法，而使之克抵完備之地位，而後始可從事於一生之職業，庶不患功之不成矣。

人身之元神，猶之汽機之馬力。曰精神，曰元氣，曰心力，曰真元，其實一物也，卽吾人固有之真元，爲生死之命脈，事業之資格，有之則生，無之則死，厚之則盛，薄之則衰，故爲吾生之大寶。以汽機喻人，則元神者，其馬力也，汽機無馬力則失其用，人生無元神，或有而不及格，則亦或偏或全之廢物耳。夫汽機之馬力，實具工作之一種勢力，勢力之來，由機內容煤與水及氣三物也，三物

之勢力，因變化而成爲汽機之勢力。吾人之元神，即吾人之勢力，其來源由於食品與水及氣三者，因三者之勢力在體內，有變化而成吾人之勢力，亦即元神也。是以人生與汽機，爲物固非真相類，而於此一點則頗相似，有可以取喻之資焉。

元神之衰由於妄耗，夫人身由食品與水及氣而得勢力，即爲吾身之元神。（讀者試即人身之器管，其大半即所以成此一大事而已，如心肺胃脾膽肝腸腎皮膚等機關，皆各呈其功，協合而變化，三者爲人生之元神也，是則此事之重要可表見矣。）是故人身堅強之總訣，可簡言之曰：求元神之生也多，使其耗也少，則成功於正業也鉅。試設算數程式以明之，擬人身所發生之元神爲一百分，用於消化呼吸等體內作用者計八十分，（此八十分爲生存之必要，變化之原動，事業之資本，決不可少，故爲正用而非妄耗，）尙餘二十分，即吾人活動之用，用時正至二十分而止，則百體康強，全身平和，即爲健康。如用逾此額，則必抽取資本若干分，而生存之力遂虧欠，如久久不已，即爲病與死之原因。更詳言以明之，譬如吾人之活動，用元神乃至三十分，則其十分者，必取諸生存之資本者也，故資本止存七十分矣，以七十分之資本，其所生之元神，自必較前爲

減。今設命之爲九十分，而所用者仍爲三十分，則資本之存者且止六十分，而其所能生者益減矣。如是遞減不已，元神日少，而後身體之結局可分二途，非腦力衰弱，發現怔忡顛狂諸症，卽內體受損，而患心肺胃腸諸疾，或受外感及細菌所攻，而發傳症毒症。迨元神減至無分則入於死亡矣。是故死亡疾病者皆原於元神之衰弱，是則元神之旺衰，固吾人所宜注意之第一事也。

元神可增加以增添人生之活動。元神者非一定之呆物也，乃一種勢力，由於合宜之變化而發生，故既可因妄耗而使之衰，亦可加意整理而使之盛。再設吾身之元神，如使之不止一百分，而增爲一百二十分，生存之資本仍用八十分，則所餘者爲四十分，可用作活動之資，而吾人之事業卽因之加倍矣，詎非人生之大快事哉。夫善爲工商者，無不知隨時考核，以求出款之減，進項之增，凡有可達此目的者，不惜時力資本以成之。吾身有至寶，乃幸福與成功之本源，詎可不注意講究，以求同等之發達乎，或疑人身之元神，果可發達增加否，吾則請正告之曰：必可無疑，因古今人士已歷試之，而有明驗，然加增元神之法，不在藥餌，不在補品，不在鍼入體內之漿液，不在電力之按摩，不在各種之奇訣，惟在吾人果克推詳人生活之定例，而堅心持守之也。如言



其要，則有三事，食品與水及氣之品性合宜一也，內臟能利用諸品二也，節嗇元神而不妄耗三也。

吾人之保養元神，不如機汽機師之保存。嗚呼！吾人之自愛也，不如愛物，故其得身體之

功用，亦不如器物之多。彼爲機師者之於汽機也，愛惜備至，不肯偶加損傷，以減其功用，先留意於煤薪，不使之過多過少，且以時投納，不稍間斷，次留意於蒸釜內之水，必清淨無垢，不使留於釜，加水必如其量，庶汽力足用，熱不妄耗。又機器之各節各段，如有油膩塵灰，必時時拂拭之，母使留存，以礙其運動。且良機師恆憶汽機之爲物，雖舍大力，而仍有定限，故用之宜有制限，否則其精細之機括不勝其力之激盪，殊易於損壞也。夫如是，故善用汽機者，得力多而歷時久，以其善於保養故也。吾人觀乎此，則可得自用其身體之法矣。

元神衰弱，爲百病之源，亟宜努力挽救。試觀吾國二十上下之少年，其有志讀書，號稱明敏

者，類爲元神衰弱之流，故病象因之百出，如頭痛目眩，遺洩腰痠。消化不良，血液薄弱，精神倦怠，

操作易乏，以及肺癆癰癥腳氣等症，均所常見，其最初之原因，無非由於元神之衰弱也。少年之

元神何以衰弱乎，則父母之遺傳一也，水土之惡劣二也，食品之不良三也，妄食多食四也。（城市

之小兒終日閒食不止，最是有害，而世俗不察也。不合法運動五也，坐立不正六也，居處污濁七也，多居戶內八也，少見日光九也，心地卑污十也，試問今日之少年，於此十條之中，所蹈者爲幾條，無怪弱冠少年，本當爲國之楨幹，而今反若病夫也。吾人如已躬陷此危險之境，則宜亟謀挽救之道，其術無他，亦維日日履行衛生之正例，而革去舊染之惡習耳，詳言之則可成冊，有志者宜取衛生新義之第一篇細玩之，語其要則上文所舉三事爲先。

謹慎飲食，爲挽救元神之第一事。一日三餐，乃至尋常事，而恰與衛生最有關係，世間百病，由口而起者，殆居大半，吾人欲挽救元神之衰弱，則必慎選食品，唯求清潔而易消化者，不尙貴重精奇，油煎生炒，只就眼前穀米蔬果之類，日食三餐，（如能二餐更佳，）至八分飽卽止，食時細嚼緩嚥，每一口得一口之用，是則所食之品，盡化爲熱與力，不耗食品，亦不耗體力，以消除過度之食品，始得其中，而元神發旺，試食物合度之法，以舌不生白苔，口不吐惡臭，腹不洩穢氣，胃不覺澎漲爲宜，否則卽當自省矣。世俗所常食之糖果餅餌，瓜子花生，香料酸醋，均不宜多食，更不宜於三餐之間食之。茶菸酒咖啡之類，則以戒絕爲妙，以其俱阻止元神之發旺故也。

廓充胸腹，爲挽救元神之第二事。食物尙矣，而消化運用食物之內臟，亦不可不注意，必使之各盡其功能。夫胃也腸也，所以消化食品以使之得入於血液，肺也腎也膚也，所以清潔血液，而使之克爲養生之源，心者，所以鼓催血液，使之流行全身而無阻，此諸內臟者，皆以循環運動，爲其致用之途徑，苟不活動，則其功能止矣。是故心之跳躍，肺之翕張，皆吾人之所素知也，他臟亦有次序之活動，特不如此二者之特顯耳。內臟之活動，必須寬大之地位，故胸與腹均當廣大，不可偏窄，惟身體正直，斯爲得其宜耳。考古今成功之人物，其脊必直，其胸必充，其肩必廣，正以此耳。如格蘭斯頓、格蘭脫、畢吉爾、羅斯佛以及近世諸名人，無不胸圍廣大，呼吸深沉，故其元神充足，而可担任大事也。吾人自審如胸膛窄偏，肩背偻曲，胸軀窄小，則可悟元神不足之根病，卽在於是，宜乘少年之際，努力更正之，無任行走坐立，俱求正直之態度，以求脊骨之直立，每日更舉行簡易之體操，以改正往日之誤，（有志者宜閱體操圖說與軟柔體操之書，以得其法）則三四月之後，卽可改正，而後半生享用不盡矣。但體操之時，亦宜留心，宜緩而毋急，宜從容，勿勉強，以漸加增，不使疲乏，斯爲得之也。

節蓄心力肌力，爲挽救元神之第三事。世人但知宇宙之內有無數勢力，吾用尙未利用，徒然耗棄，而無功能，如太陽熱力之一大部，海洋潮汐之力，江河瀑布之力，風力之一大部等皆是。然人類元神之耗棄，自古及今，地球之上，其量殆不勝計，乃不以爲意，亦可謂愚闇矣。且不論他人，祇問自己於少年之時代，共耗元神若干，吾人如澈底一思度，則必可悟此中拋棄成功之能力爲不少矣，血氣未定之時，即使未實行淫邪之惡，而游思妄念，俱爲極耗精神之事。他如居起不時，宴樂縱逸，菸酒閒食，怠懶無爲，均暗中消耗元神，減人之活動。至於性躁易怒，舉動匆促，亦宜切以戒，其損害元神，與菸酒毒品無二致也。吾人自覺元神衰弱，亟思挽救，則以上所言諸弊，當一一革除，而成和平中正起居有恆之人，則元神庶因節蓄而日見充裕矣。或謂子，言此極大之題目，乃止舉極平庸之條件，「以爲挽救元神之方法，殊出常見之外」曰：「天下事惟極平常者，乃極有關係，而世俗亦最不易見到，苟吾言挽救元神，而用人參若干，鹿茸幾料，何首烏幾具，再造丸幾服，百歲酒幾斤，則人皆易信之，以其習聞之久，且需金多也，今言平易淺近之至理，而衆人或不欲注意，然其實則舍此不圖，縱服盡丹藥，非徒無益，反足自殺而已，安望元神之能增益哉。」

## 利達第三

### 吾人利達之寶訣

任夫

數載前有美人某於著革履行路時，覺足之所蹴，硬而不適，乃陡生一理想，以爲設鞋跟而爲軟質製者，當能受人之歡迎。於是卽日以橡皮爲根，而實驗之，果佳！乃廣製橡皮鞋跟出售，一時風行，是人遂因是致富。至於今日，美人之業此新事業者，何處數千百人，咸得優美之進款，且藉以致千百萬之鉅富者，比比皆是。夫以一人偶觸之腦思，發明此新事業，非第已之致富，且令他人效之者，亦莫不得致富之機會，誠實業界之一趣譚也。雖然，人之聞此者，必將曰是特天賦之幸運而已。果吾而蒙天之矜憐者，亦必能得此偶然之感發，吾詎不能發明新事業，而致富如此美人哉？抑知不然，此美人之發明新事業，洵爲其偶然之僥倖，彼於此雖曾致其腦力，顧此腦力頗屬尋常，普通人之具有同樣腦力者，不一而足，且多有較之更爲優長者，然而其貧困也，自若非無機會也。如橡皮鞋跟之機會，世間俯拾卽是，但能得之而又能利用之者，僅有是人，是果何爲者耶？此其中頗可費吾人之研究，而人生利達之術，於是可知矣。

蓋一般境遇不佳者，罔不致怨於人。如美國人則每謂吾之計畫破壞於某大公司也，或謂吾之事業，被奪於某托辣斯也，庸知大公司托辣斯者，雖有併吞小企業家之力，而小企業家之所以失敗，根本原因，要不在是，特無勇力進行而過於謹慎耳。勇進與謹慎，發動點雖微，而結果則大異。謹慎者未免遇事遲徊，事機一失，往往遺恨終身。故謹慎雖好名詞，而用之失當，則爲害非鮮。在彼發明橡皮鞋跟者，無非一有此想，即勇往前進，而致富之因，即根於此矣。

按吾國實業之不發達，因企業家之謹慎，而畏意退縮，以致有心無力，卒無所成就者尤多。夫人之利達與否，在於一己，初不限於社會情形也。惟在有無能決斷之力，與敢作爲之氣。

於是一富一貧，判然不侔矣。顧能決斷與敢作爲，總根於是人之習慣，習慣之重要，關係於一生之成敗。例如有人於此，其履已敝，欲購新著，上品之價，約需十圓，彼思曷不俟其減價而購之，則八圓可矣，繼又思苟擇其稍次者，則雖不減價，六圓已足。於是毅然赴其苟且之目的，往購次等物。夫是人一再之轉念，初無毫末之裨益，而已成其苟且習慣之基礎。翌日，又有一問題起，彼之屋房，將屆期滿，對於房屋之安適，殊未滿意，其退租乎？抑繼續乎？兩念往來，交戰不已。

交戰正急，而昨日購履之事，忽映入腦中，苟且之念，油然而生，乃決計不遷，以遷居較優之房屋，價亦較昂也。又越日，有人招其營商，聆其計畫，確可獲大利，惟所歷之艱難甚多，且非素習。於是允納與拒絕之兩念，又出而交戰，然卒之購履賃屋之兩習慣，深印腦筋，而苟且貪安，以爲今日地位，亦足餬口矣，何必外騖，遂拒絕之。不知卽此已失其終身利達之大機會，而失之原因，固根於苟且之片念也。此喻雖不必皆當，要亦足表明習慣之勢力。故吾人無論何事，凡發生一思想，後此雖與所事之業，毫不相關，而習慣所在，終受其直接之影響。然則欲圖利達者，其不可慎微謹細，毋忽其始也哉？或曰，如上所述，雖曰苟且，亦節省也。節省美德，何爲深惡而痛絕之？然節省宜有分寸，果當節省者，自屬美德。若爲不當，則是苟且也。苟且與節省之間，其辨甚微，是在明察者審別而善用之。譬如一人，日以節省故，拒絕肉食，而心酷嗜好之，此其節省誠可嘉，而不知每加一次勉強，其習慣卽深一層，嗣後無論何事，苟與其宗旨相背者，卽嚴事拒絕，而雖有佳機會，亦將因其犧牲之較多而辭謝矣。如是則與其節省，不如稍稍費用之爲愈。故節省非可概言，不爲無意識之吝刻，方爲真節省，不致索索無生氣，而灰頽其進取之思想矣。彼浪費

誠爲惡德，吾人萬不可犯，顧未始不可生人勇敢之志念，有時較節省爲有功。企求利達者，不可不審辨之也。

習慣於吾人知覺中，有不思議之特別作用。大企業家，於其事務室中，歷碌治事，猝有助手者，進而詢某事方鍼，企業家隨口答之，於其所治事，未嘗或輟。少頃，人有問其前一時曾作何語者，茫然不省，非更重述一遍，萬弗能記憶，然究之前事之處置，雖未經心，而實無所誤。何則是蓋已養成其明決之習慣，腦力發達，能自然活動，當助手問題既發時，其神經系即通諸決斷之腦系，既得其答復，由口中直宣之，初不必經過全腦，阻其他一部分工作之進行。是則大企業家之所以成功，而亦其人利達與否之關鍵也。

此種明決習慣，雖半由天授，顧亦由培養而成。吾人而能注意之，誠使培養不懈，未始不可冀及。培養之法奈何？則所謂分析歸納者是。無論何種問題，其成分莫不爲無數小問題。小問題之解決頗易，必一一分析成小問題而解之，而後歸納以解大問題，自易易矣。設如有一大問題，其成分爲二十小問題，善解決者，當此問題發生時，轉瞬已加以分析，而得二十小問題之



解決，則歸納之後，大問題亦即已解。是故有名之律師，目光能見及敵人之弱處者，有明決之特才也。新聞記者，敘述一事，而能提綱絜領，顯其主意之所在者，是明決之特才也。演說家於其議論縱橫時，能引起人之趣味，而深印其言論於人之腦蒂者，有明決之特才也。凡此特才，有則無不成功，無則無不失敗。彼常人之對一問題而兢兢然，舍棄其他一切，致全力以爲商權，卒之所解決者，猶未恰倒是處，則利達之途，庸可至乎？

是故有明決之習慣，方能於發生一新問題時，立卽解決之，可行則行，不可則止，無所用其猶豫，一切措施，無不迅捷簡當，而利達之途可望矣。不見彼大工廠之經理乎？於其貨物之出入，千端萬緒，而行所無事，正不待焦思深慮，而後可以有成者。其他任大事之人物，莫不皆然。豈真才能之出衆耶？要其培養習慣之功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人於幼時，腦質極柔，任範何形，莫不可至，及其既長，則腦筋中細胞，已成定形，而不可改易。常見年老者，於其計畫，往往一成而不能變易，雖經大多數之阻撓，而其逕進也自若。甚至於細事小節亦然。可見習慣既成，則終身已定。故人至三十或三十五歲後，果庸人者，亦終身庸人而已。卽有由經歷之多，稍稍改良其

習慣，以裨補於晚年，而相去固不能甚遠也。

多數少年，於其暇時，輒作無聊之嬉戲，求快意於一時，人有規之者，必曰偶然耳。而孰知有此第一偶然，卽有第二偶然，而第三第四，必繼續而不已。當知習慣所在，心雖曰吾詎不能於下次改之，而下次之至，終難脫其束縛。習慣之困人，有甚於繲綫者。於是有人曰，人而不能利達，爲天然應有之事，果人人而利達矣，則世界將無失敗者，而安得若干高地位，以一一位置之。噫此謬言耳。

哲學家威廉雅各氏常爲少年人作忠告曰：『吾人之命運，或藏或否，人皆歸之於天，而不知均自造之也。以我所行之或善或惡，而我一生之窮通貴賤以定，如影隨形，無或差忒。往往有事屬至微，而影響則甚大，彼自棄者，常以惡小而自恕，抑知其自然之影響所及，萬無從恕也。迨小惡既多，積而成習慣，一生之終局定矣。』雅各氏之說，殊足令人深長思也。

## 利達二字之研究

谷風

利達二字，殆成一當前之唯一大問題矣。討論之者，非特有汗牛充棟之書，且亦有專究此

義之雜誌，其現象蓋莫不視爲於人生有重大之關係也。顧利達之義有二：一爲物質上之進步，一無道德上之解說。就其成功而言，固同一可羨，然就大多數之目光而論，則莫不注於物質方面，鮮有兼及道德者。茲請先就物質方面研究之。吾人處此競爭劇烈之時代，所希望者安樂耳，惟富可以致安樂。故安樂與利達，輒并爲一談，以爲致富者，卽利達者也。於是富人之所言，有標諸報章以爲利達之格言者矣。有專謁富人，叩其利達之方法者矣。而彼富人者，亦儼然利達自居，懸規則，示方鍼，以爲是足以普渡衆生，羣趨利達之岸矣。然千枝一本，要其所謂利達，不出乎發財二字也。發財果可以稱利達乎？果可爲利達之真相乎？此猶不能無所疑。

今夫發財之人，確爲衆所豔羨，然其發財之道若何？正當否？誠實否？實難置答。大凡工商業界致富之巨子，莫不稟其特質，明敏果敢，勇往直前，而其動作之中，則未免悖謬峻刻，置他人之利害於不顧。善哉美國著名富豪戈爾特氏 Jy Gould 之言曰：『余之身世，初甚微賤，乃猛進無已，以至於今日之巨富。然此中之爲我摧殘者，不僅以千計矣。蓋惟余之欲前進，斯與余遇者，一一若與余爲敵，而余窮其智力，一一踐踏之，以求達前進之目的，則今日人之不我愛也，

亦何怪焉。』嗚呼！以世界首屈一指之巨富，而直認其曾踐踏千人於足下。則自來之致巨富者，其摧殘之成績，要與戈氏無殊矣。然則利達者，善物也。惟求利達，乃無人道，又何求之有。雖然，此利達，易言之即發財也。利達本非不祥之物，發財之爲不祥耳。發財猶未可謂不祥之物，發財不以正道之爲不祥耳。今世少年，苟欲真求其標的，則請服膺下列之八箴：

一、誠道。

二、毋倚賴他人之勢力。倚賴他人，決不能達真正之成功。

三、爲人雇用，所事當求優勝於人，庶超升可冀。

四、作事務有興味，當不計時刻而嚮往之，毋屢視其時計。

五、宜注意於手工教育，此製造家與有爲者之要點也。

六、宜早事工作，苟非專門事業，則十五六歲即當開始，彼徒受學校教育者，未必能較勝且或較劣也。

七、商業之成功，非必需學校之教育。

## 八、勤慎毋怠。

以上八箴，爲美國巨富某所作。凡力求利達者，不可不銘之於心也。然其第二箴，似亦未盡然，大概指彼心志在弱倚賴無恥之少年言之。若夫機會之利用，亦利達成功之一要素。苟務絕友人之媒介而維自恃，則時乎時乎，恐一去不復返，殊不可不慎也。特是得人之助，亦有大不同者在。一則已固優具學問資格，惟無以自顯，需得人之介紹而展之。一則空無所有，求一有力之介紹，以爲濫竽之計。由前之說，其利達之要素，非屬他人，特藉其力以啓其端耳，端不啓，卽無由前進。故膠執自恃不倚賴之說，亦大足爲利達累也。

綜之此物質上之利達，亦爲具健全心理者當有之目的。天假之才，正欲其發展以致財富，特於求物質上之利達時，勿以爲與道德爲風馬牛。要知道道德與物質，初本相成而不相違也。故竭爾之力，盡爾之智，循正當之途，以達爾之目的，毋安小就，毋耽近樂，則庶幾利達之爲非害物，昭然若揭矣。夫人之生也，一長期之劇烈戰爭耳。英將韋靈吞於滑鐵盧之戰，嘗語其士卒曰：『諸君乎？是役艱苦哉！雖然，試一覘孰能堅持至其終。』此語實亦可作人生之座右箴。

蓋人生入世，卽有種種之劇烈試誘，環繞其旁，一罪方法，一罪躡至，如是繼續不絕，以至於死，人苟不奮其全力，一一以排除之，則偶一懈怠，卽深墮塵障，不復可救矣。是以於進求利達之時，務宜慎之又慎。往往貪表面之利達，而陷內心於重圍者，雖似勝利，已得不償失矣。反之形式上或似失敗，而精神上得愉量之無快，亦正是其利達成功之日。在世入目光中固微小，而在上帝之目光中，較諸擁有黃金千萬，而不循義路者，實相差霄壤也。吾主之言曰：『得天下而損失其生命，奚益？』可知失天下而能得生命者，其益滋多。易言之，生命之價值，盡塵世之所有，舉莫得與之比擬也。

且利達更有一要素，卽自信力也。人唯有自信力，乃克樹其目的，而爲進行之標準。然自信力何由而得？彼縱欲敗行者，亦有其自信力乎？嗟乎，身爲嗜好之奴隸，更遑論乎自信，我請正告青年曰：『人而能自信，則利達之道，已過其半。雖中材之士，亦能振興奮起，而進於成功。而自信力之養成，則自敦品立行始。』

成功之神，方高舉其手，而招致吾人處其蔭下，不以學識地位而分軒輊。吾人其亦有志乎？

則以其腦，以其力，擴其事業之範圍，勿以平常而忽之，勿以狹小而棄之，孜孜不倦，以求達其願望，則將見平常者，轉有無窮之味，狹小者，轉有無量之境，事在人爲，成功道博，有志之青年乎！盍興乎來。

雖然，就物質上之利達以言，彼擁有鉅產者爲達的矣。然攷其所由之途徑，所用之手續，適爲道德上利達之反對，則其所謂利達，非真利達也。真利達之本，端在道德，物質其末耳。舍末求本，或本末兼求，乃始謂真利達。雖今之富貴者，未嘗無守德不渝之人，而就平均以言，鮮矣鮮矣！吾人於企求利達之初，亦請毋爲不顧道德之利達，而崇尚靈界上之真達也可。

## 人生利達之兩面觀

寓公

吾人以視聽嗅味屬世之軀殼，生於此貨利聲色五濁之世界，外物引誘，而內心隨之，凡足以動欲慕，起戀愛者，皆不能離乎塵俗範圍以外。有非大過人之慧識毅力，真心決志，鮮有不隨俗而靡者。既隨俗而靡矣，則身心常爲物欲所驅使，而不識真理之何在，第以爲處世應務，遇人接物，非心存機械，致飾於外，不能望利達之一境焉。於是動作云爲，日畔乎理，已亦不自覺其非矣。

世人於利達二字之真意義，未能了解，故凡所謀畫，不免愈趨愈歧。而在歧路中者，方且沾沾自喜，信步前往，以爲由此途進行，可卜前程之遠大。噫，當世求利達之徒，熙熙而來，攘攘而往，其操心與此相反者，恐如鳳毛麟角之不數觀也。社會間怪現象之層出不窮，其由來已久，試舉數例明之。

某地醫士之聲望愈著者，生涯亦愈盛，延之者雖出重資，所不吝也。亦有專務虛聲，羌無實際，懸壺市上，徒裝門面，逢人延請，必遲遲我行，或竟乘輿偏游衢巷，誇示出診之忙。縱邀請者延頸以望，亦必遲至黃昏燈上，而後赴之。凡此皆所以自高聲價，謂非是不能望其事業之發達也。此其設心，惟在榮己名，致厚利耳。病者之利害關係非所計及也。夫醫者以治病救人，爲其唯一之天職。今乃從事於鋪張粉飾，僅爲一身之名利，不以治愈病症之多寡，爲職務之能盡與否，而以利源之豐嗇，爲窮通成敗所繫，輕重倒置，不已甚乎。

以言夫商業，矯僞之情益甚。索價若干，僅酬以半數或二三成，已經首肯。且也明明貨物性質如此，而偏曰如彼，明明心中所愛，而偏曰可憎。凡能取巧弄術，以獲贏利者，人咸目之爲敏



幹，其地位且日高，而事業日盛焉。反是而謹守規範，實事求是者，則往往見輕於同儕。此等是非混淆之習俗，苟令心思不甚開拓者當之，幾乎不灰心墮志，不復有所振作，而徒長矯僞者之傲氣也。此種社會罪惡，固不可望其驟改，然身處其境者，要不可無真知灼見，以自戒而自勉也。蓋以取巧弄術，所獲得之利達，非真利達，如築基沙灘之上也。以守分安愚，不爲人所見知，非真失敗，培土堅而植基厚，理當如是也。故真正之窮通成敗，判於心術，及其處變應物之意念，而不在此境遇之順逆也。境遇不過暫時之幻相而已。

有某君者，任職公署科長，其席位，聞有動搖之說，乃急施其敏捷之手腕，託他省友人，捏致一電曰：「留滬同鄉，擬辦礦務，款已籌足，總理之職，非公莫屬。今已舉定，乞速臨。」某持電進謁長官，其位遂固。此種伎倆，善鑽營者，屢屢爲之，視爲保位持祿之祕訣。蓋非運用詭謀，競求發達之路程，而徒硜硜自守，意不旁鶩，盡心力以謀善其事，舉一身之得失，悉付之冥漠不可知之命運，則其人迂拘成性，恆無升遷之可望，且或遭上官之橫斥也。噫，如某君者，殆卽所謂求人莫如求己乎？不然，何以一紙電文，而竟得佔優勝乎？

雖然，由上所言，而得利達者，庸耳俗目所歆羨者耳。論其實，則卑劣已甚，不足爲真利達，固不待言。卽尋常以機械心邀致者，或由他徑而獲得者，苟以高尚之目光察之，皆非吾人所當視爲究竟之目的物也。吾人究竟之目的物維何？則高尚之人格是已。欲成高尚之人格，託始於高尚之心理而已。夫名美物也，利善器也，吾人不必退避以鳴高，而其得之也，固非借徑於鄙陋之行爲，則得之無不可也。然若繩之以高尚之心，則名也，利也，果可以勞我心力以求之乎？求而得之，果於吾所期成高尚之人格，有所增加，抑有所剝損乎？循是觀察，則當恍然於吾之爲吾，而一切如曇華之過眼而已。

高尚之人格，以何者爲鵠的乎？曰在公私人己之間，權衡得當而已。吾之得斯名利也，其目的苟在他人之得益，而不在己之尊榮與安樂。則雖冒險於一時，過時而可自明其心迹也。反言之，苟爲己而非爲人，則雖所得甚細，得之之法亦甚易，仍非吾人所當出此也。

或有聞而疑者曰：『誠如君言，並一身衣食之計，一家事畜之謀，亦不當爲乎？』答之曰：『衣食事畜，有一定之範圍，所求不踰乎範圍，胡爲不可？』又有難者曰：『君所言高則高矣，奈不

切事實，不近人情何！况今世乃一競爭進步之世，教人恬退之說，誠不如其已也。應之曰：『否，天下優美純正之理，何止一端。如忠信誠實之類，皆一般人所視為高遠者。然豈因是而遂置忠信誠實於不論乎？必不然也，良由人生於世，不可無一定之志向。所志者何事，其所造詣即爲何等。苟有所志，爲物質之利益，流俗之稱贊，其不能爲離羣獨立，超脫不羈之人格可知。是故吾人所抱之理想，不患其過高，而以行事不能副此理想爲患。誠能立志實踐其理想，則銖積寸累，終有見效之一日。然則吾所揭櫟之準鵠，固能切合乎情理也。若夫以競爭進步爲主張，而以恬退爲非，則又昧於孤行特立者之高詣，而品詣既高，必非僕僕風塵中人，所能望其項背也。譬之植物，雜處一畦，以相爭雄，則無非礙人之榛荆，與雜色之花草而已。至若如輪如困之大樹，荒山幽谷，其安宅也，風霜雪月，其伴侶也，然而蒼秀鬱蔥之氣，迥非他樹所得比擬，此無他，不混迹於熱鬧之競爭場中，而退然索居，爲其獨立性發達之原因也。雖競爭之中，亦自有其進步，但非彼此比較，即無以自顯。何如脫然於競爭團體之外，逍遙自在，不爲小外界所限，而放游乎天地之大爲得策乎？』嗚呼！凡吾熱中之少年可以悟矣。

要之人生處世，其設心行事，不外二種。曰俯察。曰仰觀。拘乎形下之物質者，而皆俯察之類也。進乎形上之理趣者，乃屬仰觀一方面。俯察雖爲人生之常態，然不過幻想泡影而已矣。仰觀雖非現世所必需，然爲人生真意義之所在。二者之孰輕孰重，明者當能辨之，無俟贅言。然而世人對於此二者之態度，趨彼避此，莫有能兼顧者，即能兼顧矣，而用情之深淺厚薄，不能得百與一之比例。噫，以如此情形，如此世界，真正之利達，蓋難言之矣。雖然，吾人而誠遠大自期，必不可不以真利達爲唯一之目的。迨夫出身任事之後，更宜顧諟不忘，則雖時命不達，遭遇逆適，曾何足存芥蒂於胸中哉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企望君子，寄懷在高山流水間矣。

## 圓滿第四

### 人生圓滿之方鍼

任夫

人之自幼而壯而老，其經歷之事物，不可勝數。於此不可勝數之事物中，有能助人於成功者，有能陷人於失敗者，凡一事一物之微，殆無不爲一生之成功或失敗之分子，其關係之重，不容忽視。然而世之少年，雖其性質，初非生而庸劣，顧以其無定識，無閱歷故，往往昧於別擇，不慎幾微，致誤入歧途，淪於不幸之域，可憫亦可悲也。本篇所述，以應用之眼光，解淺顯之疑問，對於一般自好之士，作指南之道，俾達圓滿人生之目的，雖有類於老生常譚，然玩而索之，其亦不無小補歟。

#### (一)立志

志也者，立身之原素也。類別之約爲二，曰高尚的，曰卑劣的。然高尚方得謂之志，卑劣即等於無。全世界人類，不過於有志與無志之中任擇其一而居之，而其一生之成敗，則胥視其別擇以爲歸，如影隨形，未嘗或誤。觀古來名人，無不爲古來志士，可知有遠大之志者，必有遠大之

成功。吾人於偉人，徒欣羨崇拜，而未嘗效其志而實行之，畏葸退縮，因循蹉跎，終限於庸人之範圍，而不可擺脫，宜矣。故有高尙之志，而後有英毅之力以貫徹之。世之張目四顧，覺環繞我者無非困難，因而瞻望徘徊，自安苟且，則亦終於失敗而已矣。

高尙的立志，爲吾人成功之基礎，而求之當前，不可多得者。貧賤之夫，汲汲於衣食，不遑他顧，固矣，而富貴之足以消磨志氣者，抑尤甚於貧賤。彼無衣食之憂矣，而惟因衣食充裕之故，益將放縱媮安，奉及時行樂之格言，棄服務社會之天職，有以奮鬪進取爲言者，彼固掩耳而不欲聞也。

夫喜逸惡勞，人之情也。奮鬪乎，進取乎，其爲辛勞實多。人之具遠大目光者，百無一二，其意若曰，百年轉瞬耳，得一日安，圖一日逸，何必爭天奪地，求駕人上，以自苦爲。譬如行車，吾法清道之笨薄車，徐徐以行可也，用汽用電，以冀速度之增，與星球之飛行太空競，則無論目的不可必達，卽達矣，而犧牲無量之精神，冒千萬倍之危險，於己仰有何利。嗟夫，凡此觀念，已普通流行於社會，玩細務，樂小就，淺淺成爲不可挽救之風俗。欲得付高遠之代價，謀高遠之成功者，寥若晨

星，滔滔日下，誠不能不爲人心世道悲也。有堅強之士，毅然進行，不撓不屈，攫得人生之大賞賚而有之。舍立志高尚，無他幸運矣。

## (二) 慎習

志既定矣，乃求所以建設者，蓋有高尚之志，而不得適宜之建設方法以爲助，則其成功，亦未可必也。方法中之尤要者，莫如慎習。夫習慣爲物，具絕大之魔力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爲害爲惡，莫不有其習慣以爲之因緣。故此習慣之善惡，其人終身之邪正，與其優劣高下以定。而習慣者，又得之甚易，去之甚難，既得而欲求其去，雖費萬鈞之力，亦有所不能。然則養成習慣之始，宜慎之又慎，有弗可得而輕忽者矣。

習慣之界說非他，屢經重複而生之自然態度也。吾人之言語操作，聲音笑貌，思想學問，一切莫不有其習慣，其必恃意志力而後發生者，蓋甚罕也。大抵人初治一事，其第一舉動，確賴乎其意志力。然於此第一舉動之後，在其腦質中，即有極微之痕一道，遇復有是種同類之舉動出，最易之應付，在循原有之道而行之，而其痕乃更刻深一度，所行愈多，所刻愈深，而循之也愈易。

故非慎之於最初，端其始庶幾善其終者，則習慣既成，終身受害，固無可幸免也。

吾人試反躬一省，平日一切行爲，果能事事受意志力之主張，不爲習慣所束縛乎？恐以不能爲答者，十之九也。例如戒酒戒烟，微細事耳。而恆有立誓戒絕，竟無成效。奮鬪經時，終歸失敗者，故習慣爲不可敵。知其不可敵，惟有轉而利用之。利用奈何，使其爲良習慣而益吾，勿使爲惡習慣而損吾可矣。故一事之始，必慎審其爲善爲惡，善則黽勉以趨之，雖艱難而勿餒退，惡則嚴厲以拒之，雖甘逸而勿媮惰。則良習慣成，終身受用。不然，而縱惡一時，十年不拔。惡習慣成，終身受累。此乃始之不慎，習慣要任其咎也。

進而言之，吾人不可不具有良習慣。如讀書之習慣，察理之習慣，衛生之習慣，敬虔之習慣，勤勉之習慣，節儉之習慣，以及舉止之端方，譚吐之整飭，立身之嚴謹，待人之謙和，處事之活潑，凡斯等等，莫不當養成之。而一舉手，一措足，一啓齒，皆有適合乎道義之自然，而吾人之人格，乃得以告完全，且以獲勝利於當世矣。



富蘭克林有言，「光陰者，製造人生之原料也。」然光陰之爲原料，乃世人公共之產。無論智愚賢不肖，其所有者，多寡相等。唯利用方法之不同，於是其結果遂迥異。甲也成功，乙也失敗，乙之失敗者，非其所有光陰之較遜於甲，特其利用方法之不如甲耳。

利用光陰，首在有條理。有條理，則凡事皆按部就班，不致紊亂矣。例如一日十二時，若干時工作，若干時休息，若干時睡眠，若干時自修，務使各有定程，就其人之境遇健康，與其所司之職務而分配之，分配既定，守以毅力，勵以進行，始終不懈，而光陰之爲用始盡，成功之目的可達也。

利用光陰之次，則在勤專。吾人工作一事，即當專心壹志於此，不可有所旁騖。注其完全之精神於一端，以求所務之至於至善，超出尋常之上。苟以他端分心，則未有不並此一端而失敗者也。須知吾人之成功非難，環我四周者，初無努力之人，我而努力，其必翹然有以自見，無疑也。所患者，其對於職務，競事敷衍，與常人無異，則其成功之望，求不同於常人，何可得哉？夫會計員同，而簿記之生熟不同，工程師同，而建築之良窳不同，其故安在？勤與不勤，專與不專之分而已。人能勤專而勝利歸之，此即人生勝利之祕訣也。古今偉人，辛勤刻苦，不肯妄費光陰，而

必爲分寸之惜，其以此矣。

雖然惜陰云者，非欲人孜孜矻矻，終日無休，求上文所舉之勤且專，而力赴之也。今世凡稍知體育原理者，皆知有健全之休息，而後有健全之勤專。無休息，則勤專之不能造其極。故休息之頃，初非耗廢光陰，實爲寶貴光陰，特當知體之休息，與腦之休息並重，毋令偏倚可耳。故休息爲利用光陰之三。

利用光陰之四，莫若有恆。無恆則旋作旋輟，半途而廢，前功盡棄，已去之光陰等於虛擲矣。吾人嘗自試驗，設有學子，每日抽出一二小時，研究一種專門學理，學理無論如何深邃，果能有恆，則日復一日，久之必能成家。無他，銖累黍積，所謂功夫之深，不難磨鐵杵以成鍼也。故吾人作事，不患無功，而患無恆。煩則生厭，難則生怯，危險則思逃避，樂簡易，善流動，稍有阻礙，立顧而之他。所有餘晷，非作無益之舉，卽浪棄之。噫，若而人者，其望成功也，不亦難乎。

(四) 節用

金錢者何物乎？海洋之礁石而已。舟行海洋間，觸礁石則必沉，而世人之爲金錢而溺沒

者，亦不可勝紀。究此種礁石之所在，常伏於倖得之中，而沉溺之緣由，則不出於濫用之一途。

人之所以崇拜金錢者，爲其可以致權勢，而得愉快也。從來高世之士，皆以崇拜金錢爲可恥。然但云金錢，則初不爲病也，世界一切善舉，一切公益，無不賴一般富有金錢者之捐助，而此輩富有金錢之人，不必皆即崇拜金錢之人，故金錢有益於社會，而恆爲崇拜之人所壞。惟其崇拜之故，有金錢易以驕，無金錢易以諂，其爲人所鄙棄也宜矣。

吾人之獲金錢，不外二途，一曰受之於遺傳或饋贈者。一曰己以才力易之者。然無論如何，金錢既爲我有，則我之對於金錢，卽有神聖之責任。勿過於重視，以成吝嗇之風，亦勿過於輕擲，以啓奢華之習。彼紈袴子弟，不勞而獲，豪擲浪廢，視若泥沙，與夫市井鄙夫，一錢如命，黃白物外，他無所恤者，皆非用財之正義也。故用財之道，非出之以謹慎不可。數之大小不論，而於用途之當否，則必加以審察。人當少年時代，對於金錢，關係尙淺。其時費用甚簡，且無家室之累，故進款雖微，恆有餘裕，而養成儲蓄之習慣，卽在此際。假非然者，其後既有室家，需用浩繁，雖進款較大，亦必隨手費盡矣。須知吾人微數之儲蓄，與彼煤油大王支配數千萬之鉅款，比例相同。

吾人不慎此微數，而漫然輕費之，猶洛格非氏以數千萬金圓，遙擲於太平洋內，彼其一生，何能有致富之希望哉？吾見其必窮乏困苦，與紐約貧民窟中人等矣。

節用之要點，第一在於記帳。人第知記帳之用，普通僅屬兩途，一爲報告之於他人，一爲備後日之檢查。而不知二者以外，尤有一最有關係者，則記帳能使慎用其財是也。夫金脫手不問所之，卽屬糜費，亦懵不是覺。一經記帳，則觸手警心，多少有無間，不能不生計較，而慎重之習慣以成。且也人若記帳有恆，閱數年或十數年後，一閱其以前之帳目，則可了然於一己之境遇如何，德性如何，嗜好如何，藉此以勉勵，憬悟悔改，則記帳與作日記，有同樣之功用焉。又若一年之終，苟一計其全年之用度，則於是年之始，所定之計劃，究得實行與否，亦可灼知。而因以改良其下年之預算，而得較好之進步，皆記帳之功也。

若夫一年之預算既定，則當需用時，萬勿任其稍出範圍之外。尤必令於預算內，稍有盈餘。又如所購之物，宜使其必需品，具經久性質者，常較奢侈品而易於消耗者爲多。昔有一人，定每星期必購書一圓四角之預算，閱三十五年，其藏書室之書，遂值一萬五千圓之鉅。積少成多，

於此可見。如變爲消耗品，則娛一時之心意，倏忽之間，已不可復見矣。要之浪費金錢，不知節用，實爲吾人成功之大阻力。欲求圓滿之人生者，不可不於是加之意也。

### (五) 嚴抉擇

人之幼年，凡所動作，大都受父兄師長之指揮。及其既壯，則有完全之自由權，進退左右，靡不自主，則對於是非善惡，不能不自負其責任，於是而抉擇力尙焉。

然所謂是非善惡者，往往紛然雜糅，稍或不慎，而一生之成功失敗經之。故抉擇之間，就善就惡，就是就非，一視其主見之若何，他人弗日容過問。抉擇力而優，惟善與是之趨，則人格日益增高。而反之者，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，一失足之結果，將不可問矣。然則吾人於抉擇力之養成，不亦大可注意歟。

當世無抉擇力之人，其大繆點有二：一曰盲行。一曰盲從。盲行者，隨自己之意而莽進也。盲從者，聽他人之言而妄爲也。然此等盲行之徒，自己既無一定之目的，一定之主張，終亦必至盲從而後已。則以素性之茫昧，更加以倚賴之惡習慣，其前途之如何，有不忍言者矣。故人

貴自立，自立之基，尤貴堅持其抉擇力。從來偉大事業之成就，未有由於越俎代謀者，雖集思廣益，有時未嘗不可恃人，而抉擇斷在恃己，苟徒倚他人爲長城，一旦失之，則本來面目，必難免於實現。其爲失敗之歸也，豈有幸哉！

少年子弟，浮慕自由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。於斯時也，首當以抉擇力之鍊習，爲教育惟一要端。蓋異日成功失敗之兩途，其機卽分於此。有抉擇力，而後當前之誘引，無論可欣可羨，足以陷溺人性，而使之失足者，不難一例祛除，有自由而無危險矣。可知抉擇力之預備，卽所以爲圓滿自由之根本。彼旅行太平洋大西洋者，猝遇暴風，其遭沉沒之慘者，必其船之不甚堅固者也。

至於鋼甲巨艦，則乘風破浪而無所畏。抉擇力者，殆吾人涉世之鋼甲歟！

(十六) 謹交遊

人有象才，故其言動舉止，每易受同儕之感化，而不自知其所以然。此古人所云：「入芝蘭之室，久而弗聞其馨，入鮑魚之肆，則亦久而弗聞其臭也。」吾人之爲惡因緣，不必於其本性中發出，大都由於社會之薰習，朋友之紹介而成。迨至下流易溺，漸親漸近，遂居然如第二天性，而

不可解脫矣。故由友而獲益者，固不勝數，而比匪之傷，亦復至大，交友之道，不可弗慎也。

吾人莫不有樂羣之情，非資稟特異者，殆無不以與朋友周旋，爲人之快事，且非避居荒島，亦不能禁人之就我，而得塊然獨處也。既已與人相見矣，孰則吾善之，孰則吾不善之，友與非友之分別自明。而友焉者，遂於善之之中，發見其相悅之之態度。相悅則相效，故交友既訂，久而久之，兩人之性質氣味，至少有一部分之相似。惡者或能改善，善者亦能變惡。試歷憶吾人一生之經閱，知識行爲，得自學友嬉戲與閒譚間者，當多於得自父兄師長，聖賢經典。抑得自娛戲與閒譚間者，每能深印腦蒂，終身弗去。而父兄師長，聖賢經典，雖丁寧反覆，告誡周至，移時而輒忘，此則人人所同具之事實，不容或諱。則交友之宜慎，於此更可見矣。

雖然慎交之說，非消極之拒絕也，當爲積極之利用。不先問誰不可友，而先求誰爲可友，可友之人至，則不可友之人去，親君子則小人自遠，二者必不相容也。所當戒者，少年無抉擇之能力，誤認小人爲君子，而諂媚之徒，如脂如韋，其交際尤易於相暱，從此不旋踵間，卽入墮落之途，不可挽救。故交友之惟一要訣，在自處於守正不阿之地位，則邪僻之輩，且望望然而去之，而來與

吾握手者，大抵樂我之正，而彼亦正人之類矣。夫異類相觸如冰炭，同類相合如水乳，則慎交之本，固尤在於自修哉。

(七) 耐艱苦

安逸者人之同好也。顧其爲益於人，恆不逮艱苦。孟子謂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人多有因耽安逸，墮落而不可振拔者，惟艱苦則大有養成人才之效能。猶植物然，置暖室中，則根枝莖葉，習於和緩，遂致柔往不禁風霜，與彼危然高聳，常與烈風暴雨抵抗之松柏，程度相去遠矣。世界千萬事業，無一不可得勝利，而人願往往遭失敗者，勝利與艱苦爲同伴，無抵抗艱苦之能力，則一遇阻撓，弗能以毅力與之決鬪，而惟退避之是務，斯則勝利雖在目前，而早爲其敵安逸所障礙，豈能奏功哉？

有小學學生焉，於課程中，遇算術之難題，苟盡己力研究之，費數小時而亦解，惟稍艱苦耳。

亦願其旁有高材生，代之起草布算，則咄嗟立辦。安逸則安逸矣，而吾決是人之於算術，終身不復能入門。不但算術然，卽此畏難就易之影響，養成其偷惰之習慣，遇艱苦則避之，於安逸則趨



之，一生之人格，亦必從茲掃地也。自古英雄，皆由艱苦中磨鍊而出，艱苦如寶山，英雄如寶石，既入寶山，則纍纍者俯拾即是，而無如披靡者多，奮進者少，斯所以勝利之人，終如鳳毛麟角耳。

要知人生之前途，其終點爲勝利，固已。而中道之崎嶇不平，非歷盡艱辛，不可得而達也，因循苟安，半途而求休息，則功敗於垂成者，古今不乏其人。且人知艱苦之爲艱苦，而不知習於艱苦之人，實覺艱苦之無異安逸，毅然赴之，怡然樂之，以爲人生安逸，無逾於此，卽以世人之所謂安逸者與之，彼反視爲艱苦而不願受，則精神之強盛，已操一切勝利之權矣。彼鬪蒼之輩，遇一事則曰難難，馴至一舉手，一投足，而亦難之，噫，是亦何必虛生人世乎！

### (八) 善娛樂

娛樂者，所以養氣力，陶性情，一張一弛，理之自然，非無益之舉動也。苟無娛樂，則其道大戾於人生圓滿上，亦有重大之缺陷。惟娛樂一事，範圍甚廣，種類綦多，必別擇而取其正當者。否則毒害之來，將墮落其人格，而處於不堪設想之地位，斯非娛樂之誤，不善娛樂之誤也。

娛樂之於人，含有兩種作用，一曰休息。一曰怡情。人當勞力之後，不可不有娛樂以慰藉

之，使其身心獲適宜之境遇，而收休息與怡情之效益。然亦有數種娛樂，其為效益不敵其損害者，例如以觀劇為娛樂之一，既失其有定之睡眠時間，復吸入無量之污濁空氣，雖耳目暢適，而其所激刺，又每有不道德之低劣思想，俾印入腦蒂，而不可復忘，則損害可知。觀劇如此，其他下於觀劇者無論矣。然而社會歡迎，所謂娛樂者，不過此類，以外則同嚼蠟，是乃吾人之程度為之，風俗使然，有志者亟當有以改良之也。

故娛樂之為何事，可以規其人知識之高下，學問之淺深，志氣之強弱，以及其人將來事業之成敗。而一切娛樂之端，苟深入之，無不能成其習慣，漸覺不可以或去者。乘馬也，泅水也，踏冰也，行獵也，野遊也，為屬於身體上之娛樂。聽演說，赴音樂會，收集古玩，延攬風景，為屬於耳目前之娛樂。窮探物質，精思哲理，對友清談，與客競辨，為心腦間之娛樂。凡斯等等，不勝枚舉。嗜淺嗜深，各隨其人。要之不失娛樂之價值，與休息怡情之本旨，無所乖戾，則誠善娛樂者矣。

### 家庭圓滿之基礎

佩我

西哲有言曰：『家庭者，安置吾神聖生活之生體者也。』旨哉言乎！夫家庭為人生所不可

缺，固盡人知之。然家庭之善惡，非獨影響於個人，社會之安否隨之，一國之休戚係之，其關係之大，直非一言可以盡述。是故改善之而向上之，俾人人得組成一完全圓滿之家庭，正今日吾人之急務。爰將鄙見所及，拉雜述之。

(一)和氣 夫家庭之道，貴在和睦。古云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天倫樂事，誠爲吾人難得之遭逢。然往往有暴戾性成，終日勃谿不息，因父母兄弟之同居，轉以時啓其釁端者。則欲求家庭之有樂趣，當先求家庭之有和氣，更取乖戾之家庭，求其所以互相衝突之原因，一一從根本上改良之，則和氣可常保，而家庭之幸福，不致多所缺憾矣。

(二)貞操 論家庭者，必於家主與主婦之貞操，首爲注意。蓋家庭之平和，以夫婦互守貞操爲要。古來之所謂貞操者，專指女子之德行言之。故人之視貞操，大概爲女子所獨有而不可失者，抑知此在一夫多妻之時代，固可作如是解，在今日一夫一婦主義盛行之時，則貞操二字，當然爲男女共通之道德。爲婦者固不可不以貞操爲立身之本，爲夫者亦不可不以貞操爲自守之基。易曰：『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』其意卽兼男女而言之。夫一家

之墮落，由於其主人之操行不修，沉湎酒色，而遂致一敗塗地者，比比皆是。故席豐履厚，富有車馬衣服金玉錦繡之人，其家庭間之黑暗不可問，往往有什百倍於貧乏者。此無他，以其既有金錢，無論何事，無不可恣意而行也。然此等富而不仁之輩，大率不知家庭為何物，固不足論。若彼自詡文明，氣蓋一世，慨然引天下國家為己任者，及一視其家庭之內容，竟有慘霧愁雲，佈滿一室，令人不堪寓目者。嗟乎，志士治家如此，又何論乎國耶！

(三)愛情 愛情亦為組織圓滿家庭，所不可缺之要素。夫愛情者，可視為人與人相結合之一種吸力。國家與社會之所以能成為一種團體者，無非由此力為之，而家庭為國家與社會之基礎，愛情之尤宜注重，自不待言。故家庭中而無愛情，譬諸荒邈落寞之沙漠，由其精神上言之，已無復可稱為家庭矣。然今之人，其解釋愛情，以為唯男女之間有之，故一言愛情，即指為戀愛，一言戀愛，即指為肉慾，人之作如是解者，十人中殆居其半，吁可歎矣！

今就廣義之愛情以言，可大別為二，即肉的與靈的是也。肉的愛情者，情慾與物慾屬之。靈的愛情者，清淨純雅之心情是也。易言之，可謂為道義的愛情，亦可謂為人之至情。人無此

情，決不能望家庭之圓滿。如繼母之虐待嫡子，卽由靈的愛情缺乏之故也。蓋繼母多偏愛己子，而不愛嫡子，於是嫡子因其偏愛，而心中不免怨望，繼母因其怨望，而待之不免愈虐，家庭之不和，自此始矣。故家庭必以靈的愛情爲基，抑制情慾與物慾之肉的愛情，而極力避去之。更有進者，親之愛子，以及夫婦相愛，固爲理所當然。而萬不可稍涉於溺愛，爲父母者苟犯此弊，必不能使兒童得良好之家庭教育，夫婦之間，苟犯此弊，必致釀成種種禍害，爲組成完美家庭之障礙。夫家庭教育之善惡，不僅直接影響於一家，且間接關係於社會國家，不可不特別注意也。爰再論之如下。

（附論）家庭教育 今日之言教育者，大率以教育二字，專屬之於學校，是實大謬。蓋學校教育，不過教育之一部分耳。當吾人未生之先，有胎內教育之必要。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間，則除一面受學校教育以外，有家庭教育之必要。及至出而任事於社會之上，則有社會教育之必要。三者之中，尤以家庭教育，與學校教育並重，觀夫今日之爲父母者，往往以爲學校教育，已無所不備，凡已入學校者，不必別加以教育，故除以子女送入學校外，一切任之。不知兒童於學校中，聽

受諸科學之教授後，必再於家庭中復習之，有此復習之功，然後能熟練其日常之職務，密增其辦事之經驗，養成其常識及道德的修養與實踐。今之學校畢業者，所以昧然於世間之實情，及缺少社會之常識者，其故無非為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耳。而就中尤以女子與家庭教育之關係為更大。女子之教育，決不可一任諸學校，必於家庭中涵養其婦德，且練習家政上種種之實務，俾他日出而手造家庭時，能實地應用，得為完美之主婦。故女子在家庭中，別有所謂婦人之天職者在。必此天職克盡，而後家庭有圓滿之希望也。

(四)勤勉 所謂勤勉者，一家之中，無論何人，各能忠誠從事，克盡其職務是也。如男仔外務，女主家政，子女勤學不輟，如是而每逢休息，家人團聚之時，人人胸中，必怡然自得，天倫之樂，融洩可風。然人之習性，大率耽於安逸，而怠於勞作，苟衣食住三者，不致缺乏，每易荒惰成性，不以其職務為意。終至氣弛心驕，廢棄所業，而昨日之歡樂，不逾時而變為悲哀，若是者世間實不乏其人。此等人之毒害，非獨一家之悲慘隨之，且影響及於社會甚大，吾人所當力戒也。

(五)節儉 與勤勉並重者為節儉。節儉者，為屏去一切奢侈，用之有節，而不令浪費，非吝嗇之

謂也。今之社會，奢侈遊惰之風，日盛一日，中等之家，因之而家計困窮，至置名譽節操於不顧者，往往有之，其害何可勝言乎。且一家之貧富，關係於社會。蓋社會即合無數人家而成，人人既貧，社會又安得而富哉？

(六)健康 健康亦為圓滿家庭不可缺之要素。蓋家庭之中，無論如何美滿，苟疾病相連，纏繞不息，則一家之人，自陷於憂愁悲苦之境，必不能有融和歡樂之象。然此健康者，當用何法得之，全在得攝生之道而已。攝生之道維何？凡飲食情慾及其他種種嗜好，務極力遏制之。苟其不然，則害之所及，不僅於其一家一代而止，將由己及子，由子及孫，不惹起國家之大損害不止。然此猶僅指物質的一方面言也。就精神的一方面言之，則健全精神，較健全肉體為尤要。蓋精神苟不健全，一切攝生之道，胥歸無用，肉體亦斷不能有健全之一日。是故精神之健全，為健全一切之根源，小之一身一家，大之國家社會，莫不賴是以安矣。

(七)住居 此外有適當之住居，亦為最要之事。古之人對於住居一事，其欲望甚小，往往以僅得遮蔽風雨為足。如顏淵居陋巷，而不改其樂，其節約可風，洵不愧為賢者。然古今時勢不同，

加以貧賤富貴，家庭之境况不一，自不可一概而論。要之家庭爲人一日勤勞工作之後，退息休養之所。故所居之屋雖不必過於華美，過務奢侈。然如顏淵之窮苦陋巷，過於節約，亦未免矯情不合。要能相應於其身分，而不華不陋，斯爲至要。

(八)趣味 家庭中必須有趣味，此趣味由家庭一面言之，可謂之娛樂。由他一面言之，則謂之家風。趣味下劣之家庭，其家風從而卑。反之而在趣味高尚之家庭，其家風亦因之高大。人之必須有娛樂，猶小兒之必須有遊戲。無論貧富貴賤，不可不適應其身分，以設娛樂。且娛樂不可不有高尚之趣味，如園藝等美術的娛樂，不遑枚舉。但就是等之內，不可不應其身分與境遇，須選其力可及之最高尚最優美者，以慰藉其疲勞之心身，涵養其快活之氣概，則高尚之趣味以成，而有助於家庭之圓滿。然今之家庭，多不知此，非一意節儉，而涉於吝嗇，則專務娛樂，而不顧家政。兩者交失，其中不可不注意改良也。

以上所述諸點，不過爲鄙見所及，拉雜書之。可注意者，固不止此也。要之，家庭之善惡，與國家社會有大關係，其影響之鉅，非可言喻。彼不良與不健全之家庭，其子女之流毒於社會，實



較猛獸洪水爲尤甚，蔓延之後，決非一時所可收拾。當今之世，歐風所扇，吾人之舊道德，既日離其本位，而輸入之新道德，又未能驟然卽真。非惟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，卽豪傑之士，高譚愛國，亦無注意家庭之餘裕。於是家庭中墮落廢弛，腐敗之狀，不堪觸目者，殆十居其八九。吁，家庭雖爲社會文明之基礎，亦爲社會罪惡之根源，吾人可不加諸意哉？

少年弦章 家庭圓滿之基礎

## 快樂第五

### 吾人快樂之源

誦誨

人生斯世，將以何者爲其快樂之源乎？房屋之崇宏，衣飾之華侈，飲饌之精美，以及僕隸車馬，種種可以供便利，張聲威之具，無不兼備。若是者，可以即其享受之優越，而定其快樂之逾恆乎？進而察之，此種快樂之實踐，無論不能驟得，即得之，亦初無止境。蓋吾人之欲望無厭，究不克有滿足之一日，則其與憂忿日親，與快樂日遠，不難預決其必然矣。西哲卡拉爾有言：「吾人心中之不能無遺憾，如日中之有黑點。」雖集全歐美之富豪協力以供養一窶人子，而不能延長其快樂之心，至二三小時之久，則以時過境遷，而其欲望之所在，又有出於當前之外者，即以世界之半與之。未幾，將與據有世界之他半者爭，而深恨世界之相待，爲不合於公道也。

是故名譽，權位，資產，固有快樂在其中，亦足以妨礙快樂，而惹起其多少之憂慮。小說家哈魯耳著「人生之幻影」一書，歷敘某勳爵平日之忙迫，忽欲製一蜂箱，俾蜜蜂得房，可取其所釀之蜜。忽擬造一鼠夾，以捕羣鼠，俾不致亂竄於馬廐。忽又思造一衛馬足之具，使馬足不爲飛

蟲所嚙。忽又欲購一磁碟，以爲盛糖漿之具。計其終日之間，意念常如轆轤，遂致心力交瘁，此最足爲吾人心爲形役之寫真。瑣碎複雜，勞苦奔走，而日以求快樂，譬南轅而北其轍也。須知人類之生計，不過二種，一則謀得一餐，以求稍壓其食慾。一則謀壓食慾，而仍無以加於一餐。前者知足而適足，後者不知足而常不足，快樂與否之分源，殆在此矣！

且所謂快樂者，係於官體之感覺乎？係於心靈之感覺乎？從來宗教家，無不力斥官體之快樂，寧犧牲之，而提倡心靈上快樂之爲聖善。然深而言之，官體與心靈，無一定界限，不能確指某種快樂，屬於心靈方面，某種快樂，屬於官體方面，凡耳目間最精細之情感，無不與神經系有密切之相關。今者哲理愈昌明，更知人類之思慮意念，隨其身體之組織，爲天然之變化，則區別心靈與官體以言快樂者，殊非正當之論也。茲請取吾人快樂之源，分列三項如下。

(一) 健康爲快樂之源 健康之價值，人人知之，而不若已失健康者，知之尤切。譬若一機器，平時運動自如，未嘗究其妙用，忽有損壞阻滯，方驚歎其前此之敏捷，吾人亦然。非經歷不健康之悲苦，無以迴憶康健時之快樂，欲追悔而已不可復得。西哲約翰謂『疾病能使人鄙賤』，蓋以

羸弱之軀，決無堅忍之力，足以任重致遠，收充分之功效，其可鄙賤，孰甚於此。薛特納司密斯謂：『不建康人之身體，不足以蔽護其心神，遂致其智慧上，亦呈一不適當之現象。』故設當代人士，其身體均得有完全之發達，則其時文化之蒸進，必當遠過於今日，方今世界多數事業，非用甚大之心思才力，莫能勝任而愉快，則惟軀幹強壯之人，始足當之。若腦力昏迷，精神眩瞶，期不受天演之淘汰，庸可得哉？

次之健康亦有關係於人之德性。其在古史，固多以病夫之身，愈顯其道力之超越凡庸者。然不能謂其體力一強，即當道力日弱也。究之吾人身體中，纖維之疲弱，必傳其效於智慧德義之動作上，而影響於其修養之前程。敘利亞古時，有據高柱頂上而修道者，名曰柱聖，其行可謂艱苦矣。而諾爾待克評之曰：『凡人之肌膚，先其感覺者，其意念心靈，亦將與之同調。』須知病弱之人，所以能持躬者，此固不必待病弱而後能之。向使其人得享健康，所發德行之光輝，不更大於病弱乎。要之，人生完全之事業，惟健康者方能行之，方能成之。故吾人當以健康為快樂之第一大源也。

(二)工作爲快樂之源 心理學家有言，『快樂與吾人之生活力相連，』是知快樂者，表明吾人生活機能之正式運用，痛苦者表明吾人生活機能之內生滯滯。而快樂不可視爲純粹受動的，自外界激刺所得之滿足，於此可見矣。世常有困勉於工作，而心中得無限之快樂者，其斯爲真快樂乎？無如世人對於快樂之真諦，誤會甚多，遂至有厭世主義之發生。如希臘先哲常曰：『人非至死亡已臨，勿言人快樂，』直以此世界爲悲慘之世界。吾人生世，卽爲落於苦惱海中，於是欲減少悲愁，惟有淡然自忘，置一切工作於不顧，消磨其煩悶於醉夢之餘，古來文士與詩人，太率懷此謬見。實緣未知快樂之真源，乃內力之發展，非外緣之侵入也。吾人遇艱難困苦之來，誠能鼓其餘勇，戰勝而駕馭之，其爲快樂，當倍尋常，故精神之快樂，必與痛苦之境遇相磨礪而益出，是固有志者所可實驗而默喻者也。

工作而能以真誠注之者，其去大快樂也不遠。因快樂乃健全動作中之功用，初不必其所事之工作，與心意自然之傾向相合，而後以嗜好形其快樂也。蓋人於各等事業間，有特別之嗜好者，本居少數。普通工作，祇爲應時勢之適然耳。然果工作不懈，更或因其快樂，而養成其嗜

好，反而言之，人苟終年一無所事，閒散之極，轉覺有陰氣襲心，而快樂全行消滅者。故無方鍼之生活，爲人生之最不幸，謂失其生活之意味也。西哲卡拉愛爾有言曰：『正當之工作，爲治療圍困吾人之疾病煩苦，最佳之方劑。』彼以燕安逸樂爲幸福者，亦未思其人已爲失望之人耳。或曰，設或其工作繁劇過度必過用其精力，則亦未始非人生痛苦之一端。雖然，自其所以應此工作論之，必有一目的焉。或爲謀生方法，或爲展拓其權利起見，而以工作爲經過之手續，則勞碌之生涯，無不在希望之中，即無不在快樂之中矣。

(三)情誼爲快樂之源 情誼交通，爲人與人天然之活趣，無論家庭社會，莫不以情誼爲結合之具，而亦惟此最足慰藉人心，而使之有興味於人世焉。蓋吾人個體之生活，包含於人羣大生活之內，未嘗有孤立存在者，非惟時勢有所不能，抑亦人情有所不可也。故人生快樂，最大之機會，出於家庭，家庭生活之失當，將畢生陷於苦楚。父母妻子，兄弟姊妹，互相愛悅，天倫上真正之快樂，誠非其他所可比擬矣。其次則爲社會，社會之範圍，較家庭爲廣，文明之社會，其結合或以事業，或由氣類之相投，或因目的之契合，最足以培養吾人之同情，以及互相服務之機緣。蓋人類

天性，本含有一種胞與之感情，遇同志同道者，而自然流露，其快樂爲何如哉！

家庭之親誼，社會之友誼，皆能使人得有真實滿足之希望，而爲人生需要之端。大詩人莎士比亞述英皇亨利第五之言曰：『余等區區數人，其無上之快樂，在以兄弟之情，而結合爲一，』可知情誼者，所以練習吾人之忠誠，義氣，慈愛，公道，而卒以快樂爲償者也。此等快樂，不因人之地位而生階級。嘗有據高位，負重望之人，試叩其生平賞心得意之舉，乃與普通人卑微者相同，其可驚可愕之事功及名譽，而仍若處之淡如，無足留意。而所留連記憶弗忘者，恆在家庭細故，兒童嬉戲，或知己談心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此無他，情誼所在，即快樂所在，異常特出之事，能予人以真實之快樂者，殊不多觀也。

以上推求，吾人快樂之源，主要者三種，所可惜者，人生之遭際，決無一人可臻圓滿者。有時健康損害，而成爲病夫，有時工作辛勞，而等於苦役，有時家庭之內，或疾病死亡，或乖離隔絕，社會之間，或門戶水火，或衽席戈矛，於是樂事日去，悲哀相尋，此固人人之所不能免。故人必於眼前以外，求得一較高尙之境界，較穩固之蔭庇，以爲安身立命之地。而深悟現在之不留，當局之無



常，超然於此紛擾世俗之上，而天然之至樂存焉。夫財產可以與人快樂，而不能隨幾何級數遞進，例如財產增十倍，不能使快樂亦加十倍。近世哲學家，且謂快樂增進之率，與致樂媒介物之增進率，成反比例。享用愈高厚，則負擔愈重大，負擔愈重大，則所可樂於享用者愈減少。然則吾人欲利用快樂，不求諸掌握之中，而索諸雲霄之外者，其愚果孰甚乎？當前有完全之機會，視之不見，而夢想希冀，輒曰何日得償吾欲。古人謂『人日處幸福之宇下，而未見幸福之面』，如能確知人類真正之快樂，至平淡無奇，可於隨時隨地取得，則為人生造大幸福，無逾於此矣。尋求快樂者，盍有鑒於斯？

## 人生求樂之必要及方法

廬隱

（甲寅年十二月下旬杭州弘道女學校同學會講演）

論人生者，恆舉三大問題，以為研究之總綱。一曰吾人自何而來。二曰吾人以何者有歸宿。三曰吾人人生世之目的何事。從來哲學之士，每為此剴心鉅腎，以發揮此三項精意。各家各持一說，未肯相下。僕今日在此，非欲空談哲理也，就吾人淺近之眼光，而詢問人生之目的，果

屬何事？ 則吾當答之曰：『人生之目的，惟在求快樂而已。』 此言雖未足爲完全之答覆，然就

普通之人論之，其義固亦可稱爲概括矣。 茲請爲諸君略述之。

(一) 人生宜快樂之原因。 自古修德之士，每謂人身之罪戾，悉由嗜慾爲之禍根。 故求進德者，必以遏止其嗜慾爲首務。 馴至舉一切人生之快樂而盡斥棄之，視若鳩毒，避如蝮蛇，東方之苦修坐關，西方之學道辟世，均此意也。 卽近世之教會，如某某宗之初祖，以聖經爲立身之本者也。 其人持躬之高潔，固爲世所欽服，但其斥絕歌詩，廢除圖畫，以爲惑心之媒，是不亦矯枉過正者乎？ 按之人生之實情，決不能人人守此戒律者也。 (該宗之初代，嚴切異常，今則已變爲圓融矣。) 誠因人生以快樂爲必不可缺者也。

何以言之，一則上帝生人，欲其得正當之愉樂也。 吾人如不信，盍觀之宇宙乎？ 天地間儘多佳景，無非供人之娛樂，否則山川之明媚，花鳥之精神，三光之燦爛，雲霞之綺麗，形形色色，指不勝屈，何爲而滿我前乎？ 美國宣教師史多華氏嘗曰：『上帝造禽獸，欲人視之而得笑樂，如鸚鵡與猿猴二物，其尤著者也。 凡靜察其舉動者，未有不失笑者也。 余有友人，居卓支亞省，畜一鸚

鵝能效人言，性馴，出之籠外，亦不飛去。嘗踞椅背，與人談論，見人入室，則呼曰：「免冠，免冠，一日有黑人來，鳥呼曰：「免冠，其人大驚，四顧見鳥，謂之曰：「予意汝僅一鳥而已，而靈慧若是，予入室未除冠，今知過矣，衆皆爲之哄堂。」余又有友在華盛頓，曰藉德大佐者，畜一猴，善玩弄，嘗拔雄雞之尾羽，雞大鳴，主人見之，箠猴，戒勿復爲。次日，聞雞又鳴，往視之，則見猴乃以昨日所拔之羽，強裝之雞身也，主人爲之軒渠不已。」是故吾人苟澄心以觀察萬物，則皆足使吾人發愉快之情，而悟大造之意。路德馬丁嘗曰：「按余之意見，世界誠一極樂園也。」其語非洵然邪？且基督教之聖經喜樂之書也。故開卷卽言人居極樂之園，終卷乃言新天新地，亦一極樂世界，中間更有無數樂天之訓語，故吾人如能識透基督教之真旨趣，則真可知其爲樂天之教也。世界縱有千辛萬苦，無非爲吾人造福之資，而人生之究竟，乃以求樂爲之目的，此外非上帝生人之意也。羅馬古賢愛壁推德氏曰：「人生當快樂，如不快樂，則吾人自己之過耳。」因上天生人之本意，固願吾人快樂也。是語可謂人生之真相者矣。

一則吾人如不快樂，則必自促其生也。夫人生如不快樂，則其所經營者，皆徒然耳。以得

有愉樂，方足稱正當之人生也。英國文學士阿狄孫氏曰：『世無真人生，惟快樂之人生，乃爲真耳。』其言良有以也。世間返老還童之藥餌，無逾於愉樂。先正引俗諺曰：『笑一笑，少一少，』實包含一部治病之心理學。吾人試細察世間，最有精神最健康者，非兒童之時代乎？而兒童固爲最快樂者也。如兒童而不能快樂，則其精神煥發，肢體健康，必不能如是，而其人之壽算，亦必因之減折矣。反而言之，如一生能如兒童之愉樂，則老而不衰，其年可永矣。此中消息，至爲淺近，吾人試一思之，即可悟得延年益壽之握要方，即在常存歡喜心也。不第此也，幸而上帝生人，無論若何，恆有喜樂之趣味在，惟有多少之不同耳，終無全行絕滅之人也。非然者，世人不笑不樂，則皆攫癡狂之疾矣。世之因般憂而失心者，正以其驟遇可憂可驚之事，專心思，久而不解故也。美國有一瘋人院，養一小丑，專以諢話取笑，娛樂瘋人。嘗有一大漢來院，其致狂也，由於憂鬱，終日不露笑容，小丑日日打諢，衆人大笑，而其人獨不爲動。一日乃受其感，大笑不止，計十五分時，笑竟，暈眩倒地，迨醒，則狂疾瘳矣。此即可反證吾人之所以不至人人患瘋者，端賴有愉樂之懷，爲之救濟耳。不第此也，人苟不愉樂，則所進之食，亦不能消化矣。俄國有科學士某氏，

曾歷驗而知其然矣。其實驗之法，用犬若干頭，每次給食之後，用愛克司光及他種器械測驗之，而知食後如中心愉快，則胃與腸之消化作用，暢達無阻，而食品之養料，依次吸入血內。反之，如食後中心不快，則腸胃消化之功停滯，食品不能養人矣。是以謂人之能得生存者，全在乎性情之愉快，非過論也。樂天既爲生死壽天之關頭，吾人乃藐不以爲意，不亦重可悲乎！

三則吾人苟不愉快，則必無所成就也。蓋人心一存悲觀，則諸事俱不樂爲，在世更無生趣，有何事業之可言。惟心中充以喜樂，方能作前進之圖。喜樂者，世界成功之原動力也。猶太古賢尼希米曰：「上主之喜樂，爲汝曹之能力，誠有味乎其言也。嘗見今所號稱有識之士平居恆邑邑寡歡，無發揚蹈厲之態度，談及當世之社會，則嘆人心不古，風俗日下，以爲無復振興之機緣。即稱爲基督之徒者，亦往往昧於聖經之真旨，徒悲教會之不興。凡其耳目所接者，皆舍可喜之事，而注意於可悲之事，於是其心思終於不振，更有何事業之足云乎？是故營大事業，有大作爲者，皆愉快之人也。無問其所處之境地，有若何之缺陷，其心中一番樂天之胸襟，恆如烈火一團，足以燒盡外來之冰雪。所以轟轟烈烈，掀天動地者，全恃此樂天之精神，爲之後勁也。」

二人生快樂有高下之別。人之爲人，情分之可定，爲由身心靈三大部合成。其所享之快樂，亦可以此類別之。屬身之快樂，如安舒、健康、甘旨等是也。屬心之快樂，如知識、交誼、美麗、游覽等是也。屬靈之快樂，爲知足、善良、盡分、利濟、晤對上帝等是也。三種之快樂，均人生所不可缺。然不可因其卑者而舍其高者，時或當犧牲其小者，以期得其大者，此求樂之定例也。苟或背之，則縱慾敗度，貪一時之小餌，而忘終身之大計，終至盡失其樂而後已。此爲人生求樂之總訣，吾願一般少年，能於此處辨之極清，持之極堅，則庶幾免於晚年之悔恨歟！

三人生求樂之方法 愉樂既爲人生最重要之事，而吾人之心，又易偏於幽憂之中，有福而不知享，有樂而不知求。故當勉強習學求樂之方法，方可稍救其病。雖今日之學校，日臻於完善，賢師長方汲汲於科學，殆無暇以此項人生之大事，爲諸君告也。故僕請略言之，人生求安樂之方，果何在乎？

一曰盡力排除不快之思想。古人往往有重忌諱者，其人之前，不得言一死亡之字句。法國之君某氏，下令凡出殯之柩，不得經宮之左右前後，惟恐一見而觸起死亡之觀念也。凡若是

者，其僻陋固可笑，而亦含有多少之真理。真理謂何，即謂吾人心中，不宜存不快之念慮也。凡事當前，可爲者爲之，無可爲者，則盡分以俟命，決不可徒存一畏葸之念也。况未來之事，千變萬化，及其至前，或大改其實際，吾人正無容先作杞憂也。心中常立定一主見，以爲無論若何，吾不作煩惱想，恆存歡樂想，久久如此，心習爲變，而歡喜之精神，常在厥躬矣。接物亦然。常祛除一忿字，正如衛玠所謂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，非理相干，可以理遣，一經推解，便當釋然，固無所用其忿也。果能此道，則胸中常存一團太和元氣，非人生之最好景象乎？人情最易指摘他人之短處，以爲談柄，其實毫無利益，不但所談之人，受其損害，即在談者，時時道人之短，即使其心習覺社會之短處，人人皆多過誤，而悲觀之念，即不知不覺深植於胸中，故於論世度事之際，遂關受其害而不察也，是並宜戒絕之。是以吾人如能不煩惱，不忿怒，不評議，則人世所能增之快樂，殆無量也。

二曰，凡事採取其長處。昔西國有名牧師，訪某婦之病，視病室內，有月季花一盆，其花蕊恆對窗牖射入之光線，不以爲異，以語病婦。婦曰，我女時時轉移花盆，使花蕊背光，然不久花蕊即轉向光線，誰謂植物無靈，而能如是乎？吾人處世，當效此花蕊，勿自居於幽闇之中，乃當時本向

光明之方面，以自開其心懷而消其憂慮，庶乎可矣。昔有甲乙二人同行，經一小池，池水污濁，池旁堆松板若干，甲曰：「此地松木之香殊佳。」乙曰：「汝獨不覺池水之穢氣乎？」斯二人者，一得薰而一得瘴，純視其人之存心而已。若夫所遭之境地，固無二致也。賞善者自得其樂，採惡者徒受其苦，皆自取耳。吾人出遊田野，見奇花佳葩，則採之盈掬，攜歸插之，若毒草惡卉，則舍而不顧也，爲人不當如此耶？凡可愛可稱，有德有譽，真實善良，公義廉潔者，皆當時時念之。（腓立比書四章八節）

聖保羅之言，誠爲存心之大法也，聞我言者，或將曰：「子之言則然矣，但如所遇之事物，無可取之長，則又當奈何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西國先哲有言，凡事採取其光明之方面，如無光明之面，則汝當磨礪之，使成爲光明可也。」美國馬爾騰氏著成功寶訣一書，（此書已譯者爲節本，由青年會組合刊行）其第一章論道德之光，引一故事曰：「嘗有童子，問於其父曰：何謂樂天之士？」父曰：「此名詞之界說，汝當求之於詞典，余識字不多，不能語汝。」然其意義，則予能言之，汝有伯父，名亨利，其人蓋可謂樂天之士。在生之日，無時不作歡喜想，遇辛苦艱難，其愉快之態度不變。嘗憶幼時，偕之同鋤玉粟於烈日之下，頗以爲苦，時時作退惰之狀。亨



利輒語余曰：「弟歟！勿畏怯！吾儕盡此二行，更盡十八行，則全田已得其半。其措詞之安閑和易，足以感動聽者，喚起壯健之精神，而不覺鋤田之爲苦。吾父之田多爲荒基，土內盡係磚石，父於農工稍暇之日，輒令我兄弟拾取石磚，棄之隙地，此事較之鋤粟，益爲乏味。子輩小子，視爲最可惱之事，一日，余乘田事小休，理釣絲，掘蟲餌，思作一日之遊。父乃曰：「小子，今日且往田中拾石，毋得釣游。」余中心大忿，幾於出涕。兄乃謂余曰：弟且無悲，吾儕當作掘金之戲，乃導余至田中，以拾石爲遊戲，竟日不以爲苦。凡其能變化苦事爲樂，皆類此也。故余謂若吾兄者，足稱爲樂天之士矣。」吾人如能體味此意，則度生不患無安樂方也。昔有二人結伴旅行，止於鄉間之小客店，臥室多蚤，不能成寐。一人蹀躞室中，心殊忿忿，一人乃伏地上作觀察狀。友詰其何爲？答曰：「余正捕蚤若干頭，得其最巨者一方，量其體，可稱爲世界最大之蚤，陳之博物院中，亦一奇觀也。」以若此之襟度，而馭儻來之境遇，世間更無難事矣。

三曰：存知足心。吾人處世，無論境遇如何，不可存嫌怨之念。見自己有種種短處，勿遂抱恨，以爲吾如能如某某之才能地位，則當大有幸福。此念一發，則終身無安恬之日矣。要知各

人有各人之歉恨我之不能知他人，猶他人之不能知我也。使我果能易地以處者，不久將反羨原來之我矣，徒羨他人之境遇，而不知享用自己之境遇者，可謂大愚也。且境遇無論若何，舉不足以限人也。如心力能凌境遇而上之，則所成就者，或且足以震驚庸衆而有餘也。昔日英國嘗開賽盆花之會，賜爵爲之評判，及揭曉，則冠全場者，爲一貧家之小女。其人處貧民窟中，居室陋隘，無富家花房之培植也，既得一盆花，朝曬夕灌，用心勤劬，故其盆花之成績，遂能突出衆人之前。噫嘻！人詎可以境遇自域哉？愛壁推德曰：「余無時無事，不恬然自足，因知上帝爲我所選定者，較我自選爲勝多矣。」此誠達者之言也。

四曰，存感恩之念。夫吾人每日之間，所享用之小幸福小安閑，均不可以數計。吾人於此，不可不懷感謝之念。自古深思之士，始能參透此中消息，若庸衆人，則多忽之，此其所以不能愉樂也。明儒胡九韶先生每日晡，焚香謝天一日清福。其妻笑之曰：「盞粥三廚，何名清福？」

先生曰：「幸生太平之世，無兵禍，又幸一家樂業，無飢寒，又幸榻無病人，獄無囚人，非清福而何？」

（見明儒學案卷一） 若是之思想，誠高人一等矣。西國教會之傳言曰：「有老人某，爲教會

之執事，每屆禮拜三，作祈禱會。某必陳感謝之詞，其後年漸高，其家人一一凋謝，財產逐漸消亡，而其體氣亦日見頹唐矣。顧某於會中，猶感謝不已，或語之曰：「以君之老況，清苦如此，又何申謝之有？」老執事儼然答曰：「使余口中猶有上下二齒，可以吮物，余不當因此而感謝上帝乎？」嗚呼！此老之風度，固吾人所當奉爲師表者也。蓋感謝之念濃，則怨憤之意消，而愉快之福自在其中矣。

五曰，信賴上帝。夫吾人之所以多煩憂者，皆因胸無主見，妄事猜測，以爲世人之事理，皆顛倒錯亂，而無人爲之是正也。若深信上帝者則不然。蓋知此世自古迄今下逮以後之千百年，均在上帝布置之中，一局大棋，曆時千古，而包涵無數人物，看似溟亂不明而其中著著均有意義。盈虛倚伏，均爲不可少之步驟。世事人情，俱作步步之進益。吾人蝨於大地之上，有一定不易之義務焉，盡此義務，卽爲當前之第一事。行得一級，則其後一級，又繼之而至，吾人惟當殫忠竭智，以盡此連綿不絕之義務耳，此外則不必杞憂也。因上帝之大計畫，終必成就，而吾一己之本務，則不可放棄耳。昔人有遊蘇格蘭者，見牧人而與之談，偶詢以明日天氣如何？牧人曰：「

睛固佳，雨亦不惡，因凡上帝所喜者，我固無不喜也。」如此存心，斯可與之言度世之真方矣。是故人生不如意事，皆當由其佳者一方面，而窺見上帝之意旨。譬如教習見學生之不合規則，當思果之未熟，味雖生澀，及其成熟，則可甘美異常。父母見子女之不合希望，則當思少年之過，適爲其特長所在。吾人正無庸戚戚爲。又朋友之嗜好性情，或不能合我意，則當思世界必具各種人才，方成其爲世界，我之外決不能有第二之我。况我之爲我，每多不能慊心之事，則他人之舉措，與我不投，我又何庸怫然耶？要之，信上帝之意旨，宏大深遠世界之事態，千曲百折，皆以赴此一定之大方鍼。凡我之所不能爲者，皆我之所不當徒憂者也。則何不樂之有？

六曰，使人歡樂。此法爲得歡樂最效之方，而人多忽之。卽有知其然者，亦易於推諉，謂利濟之舉，惟有力者方可爲之，吾輩寒素，自顧猶不及，又安能濟人乎？不知以財物濟人，利濟之小焉者也。財物之外，尙有多事，可使人歡樂，吾人處處可以爲之，只在人之肯用心耳。僕今請言不費錢之使人安樂法數則，推而廣之，是在諸君。

（甲）不言人之惡處，可省無數風波，卽加人無量快樂。昔有一小女，臨寢，語其母曰：「兒今日

曾爲勸和平者矣。」母詢之曰：「何人失和，汝乃勸之使復初乎？」女曰：「否，兒未嘗爲此。然兒心知一事，今日苟言之，則可啓某某之爭。兒乃力遏不言，卽省此一場爭論，此兒所謂勸人之和平也。」此兒之言，洵有理哉！吾人如知他人之劣處，卻默而不言，其中可省卻之不快，殆不可量也。不第知人德行之劣點，不加指斥，卽人身體之不健康，亦不宜形之於口，以言之無益，徒使其人聞之而恐慌耳。人情見病人，輒論其肥瘠。其實肥滿可面譽之，而瘠弱則不宜指示。因肥瘠原無定量，甲視爲肥者，乙可視爲瘠也，又何定評之有。然使人屢聞瘦瘠之言，則其心因受暗示而必至惶惑，或將因心理之感觸，益增其病矣。此所以一概不快意之事，均不必形諸口也。

(乙)反之，則當常出愉快安慰之語，使人聞之而多愉樂。所羅門不言之乎？佳言如蜜，使人心快而骨健，形容可謂盡致矣。美國有富商曰萬乃美，（此君白手成家，以百貨店致富。曾捐北京青年會所之建築費，推爲美國商界十大王之列，其傳略見中華實業界。）每晨至店中，語店員曰「早安」而出之，以和藹熱心之態度。店員相謂曰：「聞萬氏之言，早安者，其人有七日

之愉快」是可見善言之入人深矣。清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曰：「與人相交，一言一事，皆須有益於人，便是善人。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，巷口見一人，遙呼曰：今日是忌辰，余急易之。雖不識其人，而心感之。」如此等事，在彼無絲毫之損，而於人爲有益云云，是亦以言語增人快樂之一法也。前年僕參預某處之學生夏令會，值會餐，庖人煮飯不熟，食者不免有怨言。僕則徐曰：「生米亦可食，不致傷人，反爲有益，此美國名醫葛樂克氏之說。同人聞之，氣爲稍平，亦此意也。要之，損人利人，俱在於口，惟在吾人之慎所施而已。」

(丙)努力盡分，使人歡樂。此指平日有關係之人而言之。譬如諸君尙在校中肄業，每日當立志，今日我宜肄習吾之功課，較前日更爲嫻熟，使教習不期之中，心大驚快！人人日日能存此意，則爲師者之樂，其有窮乎？又如在人籬下爲雇員者，苟能存此心，以爲我今日之執業，不僅了我本分而已，務求突出本分之外，出東主之不意，使之驚喜，果能如是，則世之爲東主者，豈不引爲快事，而賓主焉有不相投者乎？推而至於家人之間，均能以他人之歡心爲舉止之正鵠，則融融怡怡，樂園卽在人間矣。昔美國先哲富蘭克林者，好學深思之士也。嘗見其店旁附近，有築路之

夫役多人，其中一人，獨異於衆。其面恆含笑容，旦夕遇人則問安富氏心異之。因卽而與之語，詢之曰：「余察子之愉衆，勝於常人，果操何術而致此？」其人尋思片刻，答曰：「余亦不自覺也！至余之所以歡樂者，則因家中有一賢妻，整治家事，井井有條，余每晚工畢歸家，妻則挈兒，笑語相迎，入室則爐火已爇，滿屋生春，有安適之椅，以備余坐，有清潔之衣履，以備余更，廚中芬芳撲鼻，於常食之外，每日吾妻必製一新肴饌新餅餌，以增余之興味，是以余心每歡樂不已。故每日接物之時，亦自然流露之矣。」賢哉此工人之婦，實爲吾人處家之模範也。

(丁)現愉快之容態。夫吾人感人之能力，不必在言行，始能顯之，卽一舉動一丰采，亦可使接觸之者，受極濃烈之激刺也。昔英國貴爵何蘭德氏，人謂其每日入早餐室時，其面容之快樂，宛如已掘得藏寶然者，可謂善於刻畫者矣。嘗閱新報，記美國有人，因貿易折閱，一時無計可施，乃思自尋短見，遂乘電車，期至河中自沉。方其坐車中時，瞥見對坐一人，容貌壯健，觥觥佼佼，如覺世界無有灰心喪志之事者，其人不覺因之受感，乃變其志願，不復作懷沙之舉，而重營故業，晚境裕康。每謂一生之轉機，乃在電車中見彼人之一面，惜不知其姓氏，致無以面申感謝之忱云。

(戊)多唱歌詩。音樂爲正人心之要件，自古有識之士，莫不言之。惜今日之普通人士，猶未能明悉其重要耳！舊約全書記以色列王掃羅爲邪鬼所憑，賴大衛奏琴，得以驅之。今日社會中之愁雲悲霧，亦全恃吾人謳歌之聲，得以消除之耳。諸君在校中，皆習唱歌，若夫基督教之養心神歌，尤爲嫻熟，不問音技之高下，然有暇卽宜唱之。他日出校而入社會，尤宜多唱，以其可展自己之心懷，且足增添旁聞者之愉快也。吾人常聞其歌中有一曲曰日光者，諸君所諳也。其曲每節有和句曰，「汝照汝之一小區，我照我一隅，」其旨蓋謂人生各有當盡之本分，增進人世之幸福，如燈燭之光，雖不能普徧大地，然無不可燭附近之一小區也。美國有一家信徒也，其小女自校中學得此歌，因在餐室中詠之。鄰室一侍者，正在擦抹刀匙，聞此和句，中心受感曰：「余之一隅，余所能照，卽此刀匙，使之皎潔無污也。」因較往日分外努力以擦之，女庖人適過而見之，異其所爲，不如常日，詢其故。侍者且告以心中之意念，庖人亦爲所感。入廚下尋思，余之一隅，卽在善治羹湯，使主人食之，可心多愉樂也。於是竭其所能以治當日之餐，其風味遠出於平日之上，主人奇之。詢庖人以故，庖人具答之。主人口不言而心已大有所感觸矣。頃之本村教會之



牧師來，勸捐建築禮拜堂之款，主人本擬止捐十圓，以遮門面而已。今番受此激刺，因覺自己之義務，不可不盡，以期光照己所能及之一隅，乃助銀幣百圓。牧師素讚其爲人，大喜過望而去，逢人便述之。捐款大集，而堂克以成。吾人歌詠之功效，雖未必盡如此所述之奇偉，然其可以感人，則更無可疑。

以上使人歡樂之諸法，在坐諸君，盡可爲之，不費一文，而造大功德於世，吾人何可自棄乎？

世界如鑑，汝待人若何，人亦待人若何，致人於樂，未有自己不得其樂者也。求樂之道，莫踰於是矣。西國有乘汽車而旅行者，見車中一老婦，時向小囊探物，拋諸窗外路旁，異而問之。婦告之曰：「余之習慣，每乘汽車時，輒以花子散之路旁，待時而榮，則道旁皆錦繡矣。君不見彼花乎！皆余前年之所散播也。」是故隨處散射喜樂，乃吾人之大本務。較之徒以財產容貌，夸傲於人者，其虛實大不相侔矣。諸君未必人人能富與美，惟此助人愉樂之事業，則無人不可自任也。如之何不勉！

今日爲諸君同學會集，亦人生難得之事，樂固其分也。惟因今日之樂，而永期終身之樂，且

常致人同樂，此僕之所以有此一席之談，幸勿視爲尋常吉利語之類，斯可矣。

### 人生享福之新法

寄塵

享福乃人生當求之目的。生而爲有食色性之人，無不願享福者，無不斥現在之無福，而望將來之享福者，無不羨他人之有福可享，或且譏其有福不知享者。享福二字，誠一般人所最喜思量，最喜討論之問題矣。故福字綴於兒帽，福字黏於戶楣，乃至屋脊屏門，無處不寫福字，卽無時不望福來。福果可求乎？抑福果當求乎？

則將應之曰，享福者，固人生宜求之目的也。蓋人生首要之本分，卽爲立身正直，（求合天理，不背人情，古聖之所謂義也，忠也。）與人和好。（己心所欲，亦以施人，古聖之所謂仁也，恕也。）二者之外，則宅心恬靜，享受當前之娛樂，尙矣。誠以人靈之結構，固所以合乎享受福樂，頤略和氣者也。雖此世界，宛若一習練之學校，工作與憂鬱，勝利與失敗，交互並進，但終以福祿爲卒業之終點。人生之義務，固以犧牲爲最高貴，而尋求福樂卽次之。人靈之有樂趣，如花之有色，果之有香，鳥之有歌，人之有才藝也。見人之粗魯愚拙，卽知其心才之少有培植。見人之煩

惱無味，亦可證其靈魂之未受教育矣。夫中和之人生，固宜多快樂之志趣，現歡喜之容色者也。抑灰心與煩惱，足使人失其固有之權力，而敗其當成之事業。蓋自古以來，戰陣之英雄，製器之奇才，文壇之飛將，未有因憂鬱喪氣，而能成大功者。凡深翹立事業者，其心中必具熱烈之希望，異常之興味者也。是故遇艱難而不卻，歷憂危而不驚，卒能達其志願，非懷磊落之識見，抱宏偉之智量者，又何克此耶！

世人對於享福之誤解 享福爲人生同具之欲望，固也。然環觀當世，則悲觀主義之趨勢，日漸增進，他姑不論。試一考各國自殺者之統計，即可知其梗概。而日本一國人民之寡，每年間自殺者之數，乃達萬餘，彼中卓識之士，蓋深以爲慮焉。又東西各國，近出之議論書籍，以及小說，亦多發布悲觀主義，而稱人間爲苦惱世界，謂一生無斯須樂趣。考此趨向之由來，殆有三原：一因悲觀的哲學。一因無神論之流弊。一因事務之繁冗。返觀吾國，則此諸弊，初有見端，尙未深入人心。在普通之社會，惟因生計之短絀，（如因貧困而覓死），社交之失序，（如因家庭不和而萌短見），乃有作自殺之舉者。然其數由比較觀之，尙不爲多。而大多數之人民，皆持

樂觀主義，不肯輕離世界，而以享福爲惟一之目的。

夫以享福爲目的，固未可斥之爲非。但其所存福祿之界說，未能的當，於此點既失其正，則滿盤皆錯，而其求福之心，反足以釀成種種罪孽矣。下也者，妄祀鬼神，姦盜邪淫；上也者，狗苟蠅營，欺罔攘取，於是福不可享，終且得禍矣。吾人試一體察社會，所有之怪現象，何一不由享福求樂一念製造而成。此念一發，後來踵事增華，變幻莫測，其面目不可更得而窺。然如能澈底解剖之，則其原因無不可推得也。

古今來有心世道人心之士，見夫流俗日下，伊於胡底，因創爲矯正之運動。節食縮衣，簡居減從，思以感動時人之趨向，救正風俗之墮靡。考其用心良苦，存心極正，而其所存之理想，則猶未必合乎至當之理也。何則？蓋世人之患，不在求福樂，而在所求之未當，求法之不合。否則文明日進，智識日增，凡今日世界衆民，人人當有指揮利器，受用安閒之權利，豈能復返真還樸，如上古時代之居則土階茅茨，食則太羹元酒，躬耕得米，親織得衣乎？

今汎觀普世人民之大多數，其所求之福樂，果何物耶？簡而言之，則酒也色也，飲食服御也，

高堂大廈也，車馬煊赫也，堂上一言階下雷應也。若是者不外乎肉慾之樂而已。而世人心目，既爲欲所蔽，如猩見酒，如蚊見血，不顧我之大體要務，妄干逆求，不得不休。於是種種背常犯經之舉動，一齊皆來，而後人世之罪孽苦惱，山叢海積矣。嗚呼！彼獨不知此等屬身之外物，本非真樂之所在。苟得真福，則此等皆附屬品耳。有之不爲多，失之不爲少，居富貴或貧賤，無入而不自得矣。是故有中和之君子，處今日之世界，固不以菲衣薄食，爲最高之節行。惟當探真福之所在，詔之衆人，以期羣生有醒悟之機，庶世運由此大進乎？

享真福之法若何？然則真福果若何可得乎？吾人必達若何之地位，臻如何之景況，而後可脫略外物，與時皆宜，不縱慾而貽愆，不刻苦而損身，從容中道，超乎尋常之上乎？某雖不敏，請陳所聞於當世明哲者，以告初涉世之少年。

健康爲享福之基。洪範五福，康寧居首，此義申明已久，至近世而益大顯。夫殘廢痛苦，輾轉牀蓐，尋常固知其非福矣。但不知人身之中，血氣微有不足，腦力微有不充，於其人之心境，卽現種種不安之狀，（如遲鈍急燥易怒灰心昏悶等情皆可發露）面失其中和之樂，初無待於疾

病之實地臨身也。故置身於至善之地，完滿之境，爲求福之第一事。而今之人留意及此，惟日莘莘者，果有若干人乎？

福不由於外至。求福者又當如我心身以外之境遇，與吾衷懷之安樂，並無一定之聯屬。彼物之產於地也，限於寒暑之不齊，山川之高下，而有定域。如麥茂於北，禾茂於南，其界不能相越也。惟人之心靈則不然，不拘拘於外物之感應，故火不能燃，水不能溺，雖有巨力，不能使之合并。是以職業雖有清濁之分，處境雖有窮通之別，外界則甚不相宜，試誘則至乎其極。然吾心之靈明，俱可超而勝之，不沾不玷，皎然如珍珠之出於沙，森然如星宿之燦於天，人苟明夫此義，而後求真福之道，思過半矣！

信賴天命爲安樂之方。人心又必信仰上帝，對吾施其至仁慈之覆庇，而後中心始可安定，遇寵辱而不驚。自古聖賢，所以能進退守中，威武不屈者，俱此依賴天命一念，爲之主腦也。尋常之人，昧於此義，胸中漫無定見，得則喜而失則憂，日夕沾沾於一己之命運，而後占易星相，種種迷信，鑽營打點，多方要求，卒致自陷於罪戾。不知天地之間，物有定例，事有定謀，而選物大主，更

在其上，指揮吾人之際遇。富貴之來非苟也，所以假汝以濟世利民之權力。貧賤之至非偶也，所以煉汝成渾金璞玉之人才。平生之蹭蹬，世路之險夷，無非爲玉成吾人之要圖，此君子所以居易以俟命，行素不妄求，較之常人之心多希冀，患得患失者，其苦樂爲何如哉！

順受天命盡己義務。與上節之意相表裏，爲求福之要圖者，卽人當順受造物所賦之才幹，而不起怨望之念，思遷之心也。夫人生於世，階級無數，才藝不同，常人之見，每藐視一己所處之地，所有之才爲不足齒數，而歆羨他人所立之地位，企慕他人所負之事業，以爲吾能如是，則必可稱心滿意。不知天之生人，各有不同，卽各有當盡之義務。吾生之未有者，必天主之不我與也，吾身之已有者，造物欲我善培之也。且宇宙之大，事功之盛，固不徒藉大人以成之。其有需於細人者，乃反更亟，積沙礫而成邱陵，匯涓滴而成江河，宇宙內事，匹夫與有責焉，吾又安可以位卑力微，自拘怨望，致廢一己分內之義務耶。吾果能盡吾之本分，則處此世不爲虛度，而上天記功之籍，且當榮列吾名，而終不失其懋賞。蓋上帝之冊籍，非爲世上之汗青，祇錄王公將相之氏族，而沒羣衆之生平也。

在世不作悲觀，享福之又一法，卽遭遇萬事，常注意其可喜之方面，而不留心於可惱之方面。因凡事臨前，無不有此二方面，如存心得樂，則果得樂矣。如存心覓苦，則果受苦矣。是苦樂之係於事物者少，而視乎吾心者實多也。昔聞一著名科學家，每次入園觀花，必於千紅萬綠之中，尋得一二謝落之英，以爲美中之不足，惜哉！世之衆人，多效斯人之所爲，萬事吹毛求疵，略瑜攻瑕，積久而成悲觀之習慣，於是終其人之身，永無享福之日，而常叱咤怨歎，以爲天不厚我。不知造物與之機緣，與餘衆等，彼特自不能享用耳，又當誰怨乎？

綜之人生最要之四端，曰致身健康也。曰信賴天命也。曰隨遇而安也。曰常抱樂觀也。果能習而行之，則於享福之道，已得要領，而後口腹之享，耳目之娛，軀體之泰，宮室之安，有之不爲多，無之不爲少，居富貴不效公孫宏之布服飾儉，居貧賤不慕何曾之日食萬錢，不汲汲於求名，不營營於圖利，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。苟能如此，具沖淡之思致，抱宏廓之襟懷，雖欲不謂之福人，不可得也。

## 立身之技術與快樂

芳擢



立身之技術者，即教人以立身處世之方，非是不能爲世間最快樂之人也。快樂之事，或得之於家庭，或得之於交際，或得之游憩之間，或得於美術之中。苟有不適吾意者，無論事之大小，一概置之度外，惟盡吾力之所能，以求其達於最快樂之一點。設吾人一動一靜，能常存此心，不論地位如何，學問如何，經濟如何，無往不可自尋其快樂也。

夫寶石乃人間至寶，世人每有用畢生精力，終不能得一希世奇珍者，而快極則非如寶石之難得也，吾人於庸言庸行之間，每以爲瑣事，而不屑措意。不知實事求是，忠於職務，雖自謂一生勤苦，而無窮之快樂，已寓乎其中。譬有二人於此，同耕一田，或同營一業。甲則日間盡力於職務，以爲仰事俯畜之資，有餘暇閱書報以消遣，其行之有常，樂陶陶也。乙則每月所得，雖與甲同，然牢愁抑鬱，憂心如擣，思出其位，神志浮越，其子女又復游蕩通衢，無暇教育，即己身之於報章書籍，亦例不寓目，皇皇終日，徒增苦况。於是甲之爲人，親友見之，無不敬愛。家庭樂其平和，社會引爲模楷。而乙則苟遇狷潔之人，必且避之若浼，而其家庭之詬誶時聞，更無論矣。夫同是人焉，其境遇同，其地位同，其快樂則截然不同。此無他，甲知立身之技術，而乙不知故也。故甲能

自樂其樂，以與人同樂。而乙則日困愁城，放棄天職，不知所以快樂之方，以至家人朋友，亦爲之不樂也。由此以觀，人生斯世，不得不研究之方法，立身之技術精，而後雖遇困苦之事，亦不足稍減其快樂。蓋世界本樂土，生此土者，宜常體此意，吾人腦海中，時存一快樂思想，常自檢點，於所圖謀，力求精進，究亦何患有失意事哉。

家庭間之快樂 立身之技術，於家居之時，最易見之。居家之最要者爲安逸，一家之中，使常有憂愁之事，怨恨之聲，污穢堆積，器用不潔，其家未有能安康者。若男子日間在外謀事，勞苦終朝，則歸家之時，自必略求休息。爲主婦者，他姑勿論。整飭婢僕，灑掃庭除，使一家之中，如春日融融，同得和煦之象，庭前栽花木數株，壁間懸畫圖數幅，屋中用具，雖不貴重，然宜求適用，飲食雖非珍饈，然足以適口而果腹，如此則男子歸來，自能適意滿志，不復有其他之妄念矣。夫世間最苦者，爲無室家之人。使有室家而不安樂，則與無室家何異。然欲得安樂，非僅恃財產也，有貧者於此，苟能善於處理家務，其日得之工資，不稍耗費，又有殷勤儉約之主婦，爲其內助，家庭之福，無過於斯。反是，則雖富有資財，因揮霍無度之故，常憂不給，又以不正之行爲，致令勃谿之聲，

達於戶外，若此者，又何安樂之有。可知家中之安樂與否，不在財產之多少，在乎調度之得當與否而已。

夫安樂之境，至無定者也。今西國最賤最下之工人，其所享之幸福，與數百年前，最尊貴最奢華之貴族相較，恐猶居其上。於英王威廉第一之時，窗間猶不知用玻璃，依利沙伯皇后，爲著絲襪之第一人，可知外境無常，苦樂之階級，不啻千層萬累，人能隨遇而安，無往不可享安樂之福。固不必起居若何舒泰，裝飾若何靡麗也。且儉約亦人之美德，一家之中，習爲儉約，則鄰里亦將薰其德而善良。是以金珠雖貴，不如衣履之可以禦寒也。

家事之整理與否，視乎婦女。西哲有言曰：「男子之命運，女子造成之。故女子爲日，而男子乃地球，向之旋轉不已者也。」又曰：「男子不振作，惟婦女允許之。」故女子爲一家之主，一家之安逸與快樂，全恃主者之品行性情及才能之善良與否爲斷。而於一家之興衰，亦大有影響。是以男子無論如何節儉，使女子不與同心，其家未有能昌者。有男子於此，每日所得資財，有賢婦爲之調度，則歸家之時，自覺忻慰無窮。女子如此，非獨足爲一家之則，卽鄉里之中，亦

將視爲模範。而况一家之內，習慣已成，則他日子女之習慣隨之，蓋父母之一舉一動，最易映入小兒之腦海，模範教育，較之空言而鮮實際者，獲益良多也。

女子品性中之最要者，又在善用其手指。一家之女子，不能手理其家務，則一家之安逸，已去其半。德國教育家攀斯脫路綏有言曰：「吾由考驗所得，知女子教育，半由於手指得來，」女子之手指，有德行智慧存焉。然女子不獨能善用其手指，且作事縝密，又善用其腦。凡已受高等教育之女子，其於家務所缺者條理耳。此種缺點，彌補極易。蓋女子往往不知時之可貴，作事鮮有定時，詎知一日之間，苟有應作之事，必先預定次序，按時行之，既可惜光陰，又可省精力。即就飲食一端言之，設家有六七人，或早或晚，不能同時起身，於是早起者早餐已畢，晚起者方繼之，早餐既冷，則復令熱，僕人既奔走不遑，經濟又暗受虧損，使時間能預定，則六時而炊，七時可食，八時而廚下收拾清楚矣。如是則再營他事，家務又安有叢脞之虞哉？或疑事有定時，則夜寐夙興，不便孰甚，此大誤也。人之舒暢與否，在乎習慣。使人常處器用物件秩序井然之室，易居他屋，必不稱意。素日凌亂者則反是，無他，慣習與否也。不獨起居飲食爲然，即小至洗濯灑掃，

亦不可無定時，今日應爲之事，不必俟至明日。明日可爲之事，又不必俟至後日。使託爲不慣而不預定時間，則家事不理，且將妨礙他人之時間，事恆敗壞於冥冥中矣。

恆心亦爲婦女治家最要之一端。既作始一事，必抱此方鍼以行，設無意外，萬不能改變，不達目的不止，如此則事無不成矣。

交際上之快樂 以上所論，限於家庭一方面者也。於家庭之外，又在約束其一己之性情和以接物，謙以臨人。如此非獨己身足以享快樂，他人亦受其賜矣。

然有謙和之性情，又當講求謙和之禮貌。禮貌者，足以增進其品行者也。故人能自重自愛，待人以誠，又必加之以禮貌，而後敬人愛人之心，發於中而形於外。西哲有言曰：「容顏映麗，不如身材玲瓏。而有禮儀，則更超勝一切。」故禮儀爲人之裝飾品，無之，卽喪失其人格也。然此乃發於心之誠摯，不可強求。有被難之人於此，吾人欲與以錢，亦必和顏悅色，庶受之者心知感激。若呵叱蹴踏而與之，彼將有乞人不屑之慨矣。行慈善事業尙如此，矧其他乎！

人每謂禮貌當責諸富貴人耳，斯言大謬。貧者賤者，亦有禮貌以相交。歐洲各國，工人與

工人遇，必脫帽握手，互行敬禮，蓋禮貌固道德上之不可缺者。不分人類，皆有禮貌，以表示其和厚謙順之意。即交際場中，亦足增其樂利。世界中之最謙和者，莫如法國。其待人也，一以謙恭和藹為主。而教育子女，則尤以逞一己私欲，妨害他人之公德爲戒。是以法人非獨待人謙和，即他人之物，亦必竭力保護，而兒童亦能遵奉父母教誡，鮮有蕩檢踰閑之事，從未有擅動他人之物者。蓋重視其物，即所以重視其人也。非獨兒童爲然；即以微賤之工人論，於工廠或家庭中，一舉一動，必以禮貌。推其意，以爲待人以禮，不特受施者中心安適，即己身亦因之而愉快，蓋敬人即以敬己也。

工人之不可無禮貌，尤於工人之交際見之，蓋工人非如富貴者之可以擇交也。苟不以禮貌接人，人將棄之，必至徒增困苦矣。昔福蘭克令之作工人也，以改革工人之不良習慣爲己任，而尊重禮貌，亦其改良中之一端也。

游憩中之快樂 人於一日間，飲食睡眠外，當有游憩之時，以舒暢其心神，解除其愁悶，彼以爲虛廢光陰，無裨身體者，意實大誤。蓋游憩所以運動身體，即強身之一端。若學生然，終日危

坐，不稍休息，久之疾病叢生，廢時失業矣。英之學者有曰：「今日學生，無暇休息，他日必有暇臥病，」亦以人生皆有活潑之天機，必不可以強制。故助人及時行樂，以舒息其腦力，較之勸人為善功德更無量也。且人不得正當之消遣，往往誤入歧途，以強尋樂趣，烏可不預為之防哉？

美術上之快樂 吾人最足遣興之事，約有二端。一音樂。二圖畫是也。

(一)音樂 音樂為適性怡情之具。一家之中，常聞音樂之聲，即有活潑氣象。交際場中，若有音樂，自能發人清興，鼓人雅趣。然音樂者，非獨能助人快樂，於道德上亦有莫大之關係。英之愛爾蘭，有提倡戒酒會者，其法先組織音樂隊，使到處歌唱，誠以勸人戒酒，易令枯寂無生趣，故藉音樂代之。可見造物至仁，特預備此陶情之物，惜研究者少，不能享受此快樂耳。德人教小兒，最注意於音樂。入其國者，家絃戶誦，洋洋盈耳。故人能隨時作工，隨時唱歌，既可悅耳，兼能娛心，快樂之道，無過於此。

(二)圖畫 人類普通之性質，多喜華麗。然此幸福，非獨富者能享受也，貧者亦得享受之。如栽植花草，懸掛圖畫，既可美觀，又能怡養人之性情，正不必多費資財，為種種華麗之觀也。人有

少年 弦 韋 立身之技術與快樂

一二六

不愛小兒，不喜花卉者，必爲反乎常情之人。花卉爲吾人之良友，相對則意趣盎然。更於壁間懸畫幅，或肖像，價不論貴賤，物不論精粗，對古昔聖哲之遺範，則令人生景仰之心，觀偉人名士之摹影，則令人油然而起敬慕之思，懸山水之圖，又令人悠然神往，不啻臥遊，而徧歷名山大川也。蓋音樂之感人固深，而圖畫亦足漸摩人之性情，使入於善良之域，其功效爲至速也。



# 實行第六

## 吾人之奮鬥主義

誦誨

哲學家言，「萬物競爭，優勝劣敗。」吾人既處此競爭之世界，而欲爲優勝，不爲劣敗，自非奮鬥不可。請言奮鬥。

其一曰，生活上之奮鬥。天下無如喫飯難，此吾人之恆言，西人亦有之，惟飯字易以麵包耳。顧無論飯，無論麵包，得之者生，弗得則死，而奮鬥於是託始矣，人生幼而讀書，長而習業，其宗旨維何？求以所學所業，得金錢，易飯糧，購麵包也。而附此以存者，若衣食，若房屋，若器具，若妻孥，若親戚朋友，若名譽位號，若玩好遊戲，又必一一皆有，而吾人生活上之四周乃具。故人生碌碌，無日不在務欲完全其生活之中。而是生活之必需品，又非常矜貴，斷無有不求而自獲者。非惟不能不求而自獲也，更稍縱而卽逝，機會一失，永無再來之日。自古聖賢英傑，每以進德修業之及時，勗勵後學，而吾人橫覽斯世，其所爲馳騫飛揚，疾走而迅馳者，何一不爲生活所迫，萬不得已而出此耶。生活有高下之差，自乞丐以至於富豪，其必須奮鬥而後得，則一也。雖然，生活上

之奮鬥，奮鬥之最粗者也。試進而言之。

其二曰，事業上之奮鬥。稚子幼而入學，其稍有長進者，即知與他學生比較，而不願落於人後，此童年好勝心，學堂恆利用之。一學期之試驗，分數與其獎勵，遂得操學生勤勉與懶惰之權。至中學以上，更趨於實地之競賽，其成其敗，不啻爲是一生結果之關係。每見從前發奮有爲之學生，其後日從事於職業也，亦能各就其成材之大小，而爲社會有用之人。若夫無志者流，當在學堂時代，已萎縮而不前。入世之後，因循畏葸，必無可觀。故學問者，以奮鬥而得成。事業者，以奮鬥而得立，其道一也。吾人每豔羨歐美物質文明之盛，試一觀其今日之現狀，工業上之奮鬥若何，商業上之奮鬥若何，農業上之奮鬥若何。大發明家以其發明而奮鬥，大製造家以其製造而奮鬥，輪船因奮鬥而愈造愈大，鐵路以奮鬥而愈設愈長，飛艇以奮鬥而愈飛愈高，愈遠愈速愈穩。開全世界爲奮鬥之場，組全民族爲奮鬥之隊。然則歐美今日之文明，皆由其事業上之奮鬥而來也。於此潮流間，其有懦怯退縮者，則墮落衰頹，豈有幸哉？故生活上不奮鬥，則個人之生命絕，事業上不奮鬥，則一民族之生命絕。而事業上不奮鬥，即有生活上之奮鬥，亦不

能有遠大之規畫，終至無以自救。吾國人於一己之生活，奮鬥至烈，弱肉強食，靡所不爲。惜其所爭祇此六尺之地，半銖之算，而未嘗放寬其心眼，一神遊乎二十世紀之大局也。

願事業奮鬥，猶就其外而言之。奮鬥之形色，非奮鬥之精神也。請言精神奮鬥之類，一爲知識。一爲道德。

其三曰，知識上之奮鬥。吾國之人，所以不能奮鬥者，奮鬥有奮鬥之器械，知識是也。苟無器械，而徒張空拳，則自取滅亡，何益之有？故其人之智識幾何，即其所操之勝算幾何，此無可逃之公理也。欲與一人奮鬥，必有與此一人平衡之知識。欲與世界奮鬥，亦必有與此世界平衡之知識。而究之非吾欲與之爲敵也。彼一人，彼世界，實乃相逼而來，則吾人之預備知識，譬若臨陣，厲兵秣馬，更無一日之可忽，一日之可懈矣。且知識者，可以量度之物也。我出人上，則人敗我勝，人出我上，則我敗人勝，有不待交綏，而無難預決者。悲夫！以愚國人之知識，比於智國，猶以弱國之海陸軍，比於列強也。弱國海陸軍，其訓練設備，尙未至可以一戰之日，則試諸戰而必敗，人人知之，人人認之，豈愚國人之知識，而獨可貿然一戰乎哉？不可以戰，而以近世紀奮鬥主

義之驅使，又不能免於戰，則奈何其以身嘗試，以國嘗試也。是故歐美諸國，至於今日，尚猶興學校，崇教育，謀普及，以冀知識之灌輸於人民，一如海陸軍之造船廠，昕夕不遑，務俾人民之知識，有以勝他國而上之。即其國盛強之地位，有以勝他國而上之。彼第一等國第二等國之記號，何謂耶？無他，即此奮鬪之結果而已矣。

其四曰，道德上之奮鬪。人有知識以爲器械，足以奮鬪矣。然無道德，則器械雖多且巨，而無氣力以運用之，則亦委之於地斯已耳。吾人中儘有學問淹通，才具幹練之輩，而因道德之不刻勵，遂失信用於社會。無論公德私德，稍一怠荒，恆足以致失敗。古之君子，所謂朝乾夕惕，臨深履薄，實非陳腐之空談，皆奮鬪之精神，有以策鞭之於不容已也。且平生之劣習慣，與社會之惡風俗，欲剷除其根株，非經一番之大懲創，斷無容易奏功之事實。吾國聖賢，多生叔季，其饑溺之志，與易之心，墨突孔席，栖栖皇皇，無一不以奮鬪出之。至於宗教家，以犧牲救世爲唯一宗旨者，更無論矣。故道德者，修之於己，非奮鬪不能成立，播之於人，非奮鬪無以擴充。世有以道德爲無關個人之榮悴，一國之興亡者，則吾不欲有言。自非然者，其亦憤發自勉，勿忘此無形之奮

鬪也。

嗟嗟！吾同胞！當此二十周之世界，吾人類飛騰跋扈之秋，而怛怛視視，不敢奮鬪者，是無勇也。謹諉譁，不思奮鬪者，是無智也。突梯滑稽，不願奮鬪者，是不仁也。其亦讀我奮鬪主義而一興起乎？

## 人生之預備

任夫

歐戰風雲，漫天際地，而挺生其間者，有一非常人焉。其功績爲人類所震驚，其事業爲歷史所創見。伊何人乎？則防禦凡爾頓礮台之丕登將軍是也。將軍成功之訣，不外二字，曰預備而已。觀其生平所行，吾人任事之精神，將不期而爲之振作焉。

自同盟國與協約國開戰以來，兩軍肉薄相持，其兵力之厚，武器之猛，死亡率之多，莫如德人攻凡爾頓一役。然法人已扼守兩月餘，根據地兀然不動，當世欽法人之神勇。然千萬法人，所以能盡力者，其關鍵皆在丕登一人。夫丕登初涉軍界，不過一尋常日兵，乃至今日，已一躍爲世界著名凡爾頓之英雄，能成他人所不能成之功，爲法國軍人所崇拜。欲鑄像事之者，非因其爲

成功之不登，乃因其爲先事預備之不發也。在凡爾頓大戰以前，丕登已有四十年之預備，迨年六十，機會果至，得自顯其超世無雙之偉績。或曰：假如丕登年未六十，遇此戰役，則將何以應付之。然此一問題，丕登固未嘗存諸心者，彼知有預備耳。事機之相值與否，所不計也。

吾人已屆四十五十之年，雖機緣未至，亦無所愠。所當自勉者，惟鞏固己之實力，待有可乘之機，善爲運用之而已。溯凡爾頓開始攻擊時，有多數軍弁，皆居丕登之上，丕登絕不自誇其才，惟日孜孜者，於不見不聞之地，磨礪以須，以求穎脫而出。當是時，居高位之將帥，操縱失宜，防御無術，有喪師失地之虞。而丕登伏居下位，默然無所議論，惟一意預備，努力己之前程，此外非所問也。然儕輩急於展布，或侈言軍略，或競談時務，對於在上位者之過謬，不肯借助他山，規正自己之行爲，而惟好爲批評，注心力於無用之地，當前優勝之機會，反盡失之。丕登不然。有所規畫，輒見之於實行，無一以空談了事者，及既成功，亦無心計較他人之毀譽，此丕登所以爲不可及也。返觀吾人，或在學校，在商店，在各等事務所，每日所接觀者，大抵多用口辯，而不事力行。詎知人之多言，未有能得他人之重視者也。

觀於丕登六十年之生涯，殆闔澹無華，無所表異於庸衆。制服上之銅鈕，泛作黝色，鬚鬢亦無暇修刷，其足迹從不入於照相之門，報館訪事，亦從不與之接晤，蓋一切炫飾與酬應，皆不屑一顧也。凡事喜率真，惡浮文，貴勤樸，賤虛偽，自來大戰勝家，決不以修飾邊幅，養尊處優，爲其職志所存，固不僅丕登一人然也。丕登惟以古名將自期，而今日者，人亦遂以榮譽之勳章，懸於其胸前矣。

丕登之特長，在任舉一事，皆不惜精力，繼續不輟，至造極始止。此種特性，方諸當代負大名之愛狄生等，未遑多讓焉。其在凡爾頓戰時以前，所往來於意中者，就戰略上之緊要地點，善爲防堵，以制敵人。工竣之後，無論德軍如何精銳，皆不能抵隙蹈瑕，使凡爾頓之形勢，能制敵而不制於敵耳。吾人觀於凡爾頓防守之嚴密，而悟人生涉世，亦無異立於戰鬪之場。商業也，社交也，家庭經濟也，個人生活也，在在有危機之發生，能如丕登之安閒鎮定，措注裕如乎？抑此等危機，層出不窮，能一一制勝於無形中乎？夫丕登之謹小慎微，人每以其爲夢想家而目笑之，然丕登亦自認爲夢想家也。彼以爲凡屬軍人，皆當有此事前希望之心理，以夢想爲之預備，否則臨

時張皇，鮮不覆敗者。然則吾人今日，譬若廁足戎行，而無深識慧眼，以預度軍情，聞丕登之風，能無愧乎？

丕登又有一良習慣，每見他人爲勞苦事，常樂爲之助。他人以爲不能成而卻步者，丕登奮力爲之，務底於成。是以戰地有統將某，因失機潰敗，疑若一蹶不振矣。而丕登用其前定之計畫，號召敗卒，鼓其勇氣，使之轉敗爲功，如是者屢矣。日者德人築一壘，以困法人，法將計無所施，乃請丕登以三日之限試擊之。丕登應命，僅三小時，德人之壘已平。人於是欽丕登之獨出冠時焉。吾人試一自忖，於職務上有非常困難之問題，上級人欲吾於短時間解決之，吾能照行乎？推之同僚中，有未竟之業，吾將袖手聽之乎？抑奮袂疾進，如丕登之未遑就食乎？

丕登以一介武夫，而終爲國民之領袖者，非他，得力於其自儆之口令也。如『忍耐』、『堅信』、『獨立』、『奮進』、『敏捷』、『整備』，皆是。凡此諸德，不但課諸實行，并激勵屬下之人，造成其任務之性格，故吾人不欲爲丕登則已，假曰欲之，當於智德體三育有完全之修養，三者皆能戛戛獨造，則任遇何事，必能應付之，此非外界之金錢勢力，所能翊助有成也。因人生之德操，藏諸內心，



惟確見爲已有而堅持之斯無往而不制勝矣。夫制勝之道，必先具此理想，而後犧牲精神才力以副之，不達目的而不已。蓋吾人之真生命，即在自視有大於軀體之事業，而願效死爲之也。苟不以事功爲重，生命爲輕，則庸庸碌碌，沒世無成。雖爲丕登執鞭，亦覺不配。由是知事業無大小，若軍事，若教育，若宗教，若文學，近而治家，細而製履，苟欲以專門名家，卽不當愛惜生命，遲徊不前，此常人與非常人之分也。彼丕登用其畢生精力，治其防禦上之職務，故雖遇德國二三十萬精銳之軍，仍屹然不爲所動，惟見敵軍紛紛倒斃於界外耳。雖德軍二三十萬噸之鋼彈，亦於防地無損，惟沉沒於土堆中耳。丕登建此不世之奇勳，使歐陸空前之大戰隊，不能越雷池一步，豈有詭謀術數，玩敵人於掌上哉！祇能先事預備，於他人所易忽者，善爲布置而已。然則預備者，名譽幸福之母也。預備愈早，則成就愈大，而世界對於能預備之人，惟有俯首屈膝，聽其指揮已耳。

上述丕登之爲人，及其功績，爲自有歷史以來之第一人。蓋古來未有以一人之智力，而能制伏最大多數之凡爾頓敵軍也。吾人崇敬其人，亦欲奉之爲模範，對於社會國家，作種種應有

之預備，苟無預備，而徒憂己弱敵強，已貧敵富，欲求免於失敗，烏可得哉？返觀吾國自上及下，幾不知預備二字，當作何解。故外交則喪失利權，內政則腐敗黑闇，實業怠棄，而奢侈品輸入愈多，衛生不講，而少壯者天死不救，故雖擁有廣博之土地，最多數之人民，而日陷於貧弱，教育不興，工廠絕少，道路不修，國防弛緩，敵國外患，相逼而至，於此時也，促我預備之呼聲，已環繞吾前，若不幸而爲戰事所波及，則雖欲補救而已無及矣。可不先事警覺歟？

雖然，吾人以新國民自期，必當有堅志，有定力，壹意振興，庶可於戰局紛擾，政治改革之時期，立國於天壤間。因國家乃人民所組合，人民皆有預備之良習慣，自個人以逮家庭，自社會以暨國家，隨事有預備之實力，則自強之道在是矣，此事固不必求諸遠也。但各個人切責己身，以強固體魄，增益智識，增養道德爲己任，則雖有非常事變之臨乎吾前，夫何至進退失據哉。

人生預備之方有二：一爲防禍。一爲造福。特是禍之至也，語其實，亦卽福之兆端。故西諺有之：『勁敵爲良友所裝演者，』故吾人處憂患之中，當求有以攻破之，且得其助益焉。如不登之身處戰地，先注視敵軍之陣脚，其優點何在，將於何時何所，開始攻擊，既了然於胸，然後擇要地，

置重兵扼守之。以此制敵，固不僅以智勇見長，其氣度深沈，亦有遠過乎常人者。夫常人心理之弱點，卽畏怯是。畏怯爲人生墮落之門，故常常自省察，吾於抑塞貧困，內憂外侮，乃至疾病衰老死亡，是否有所畏怯乎？畏怯則無預備，對於磨鍊人生之境遇，不善用其精力光陰，爲先事之圖維，一旦災及其身，而徒歸咎於命運，其失敗也宜哉！夫命運無定，果能濟之以人事，則不幸之中，未始無至幸存焉。雖有艱難險阻之臨吾前，安能阻吾之成功歟？至預備之可以造福，此理至淺，可勿贅述矣。

且人生不啻一小戰場也。戰術亦不外攻守二事，處置同盟國及敵國，當使其兩勢相均，彼與吾爲仇者，無非憂傷失敗衰弱病死諸端，吾將何以抵抗之，要惟聯絡吾所親愛者，如睿智貞靜堅毅動作皆是。恃此以敵彼，而又恐非短時間所能勝也。則繼續與之力爭，雖失望至二十次爲不悔，經歷已三十年而未止，及其成功，則偉大之人物，果不屬之他人矣。由是以思，常人因失望而志短，非常人因失望而氣壯，失望愈多，歷練愈熟，而預備之法亦愈善。當屢經敗績之時，宜自省己之弱點何在，以何法補足之，手續既完，讎敵必望而卻步矣。且夫成大事者，必有過人之耐

力，設遇不測之變，如良朋殞謝，財產喪失，名譽破裂，能不發生厭世之心，而自墮其志業乎。尤可慮者，則爲疾病，或伏於內臟，或發於肢體，因是而憂傷憔悴，自甘廢棄者比比。惟有志者，爲能亟治其本，改正飲食起居之習慣，使本體之防禦力益固，則疾病不足爲我害矣。顧疾病可預防，而衰老不可幸免。年華老大，待食於人，寄生廢日，興味索然，則何如先自爲計乎？故吾人年未六十，應於生計上謀完全之獨立，對於事功，仍宜赴以全力，不欲諉責於他人，如是則年齒雖增，而志氣不衰也。顧至終之預備，則爲死亡，此當明生理與心理學之作用，以灼知死亡之來因與去果。當世科學家與哲學家，對於人生之死亡，有所論評，亦宜泛觀博察，由是而藉一己之睿智，判決人之靈性，不隨死而俱死，永生之真理，自不可滅，如是則死不足畏，雖當絕命之頃，猶能坦然無慮，確有見地，有宗旨，身雖化而精神依然存在焉。苟非善自預備，曷克言此。

上節從消極方面言之。然人生之真價值，在乎進取，即奮鬪以闢前途是也。既得則乘機利用之，以企得轉移一世之能力。世界最大公司之總理某，曾爲其友言曰：「有薪給萬金之地位，而苦無人肯就，雖相需甚殷，而相遇終疏。環顧當代人才，大都以數十百圓自滿者，或猶不能

徧得焉。」吾人試一自問，爲何等人才乎。如逆計將來之價格，不能數倍於今，則當自愧預備之實有未至，於此而有所缺憾，則雖有極佳之機會，亦聽其修逝。如攝影鏡然，方入照時，應光線未歸一，不能成像，迨時過境遷，雖欲追蹤，亦未由矣。故人生所患，不在處境之困乏，而患無脫離困乏之預備。夫預備最要之法，析言之有五。雖曰常談，亦無一可忽置者。列之如下：

(一) 振作 凡人涉世，以昏惰爲最可恥，則當常自振作，俟機緣之至，而爲擔任大事業之起始。夫作事如種樹然，枝條繁茂，則結果必多，生氣僅存者，結果必甚少，故當常求有所發展，不宜以默守成規爲自足。

(二) 節儉 凡人遇可爲之事業，每有因無數千或數百之成本，而遂致束手者。苟預設此心，就日常進款中，提一分爲積儲計，則久而有成，可圖自立。己無經驗，則請益於老於經商之富人，以謀致營業上之利益。

(三) 勤敏 凡人作工，當求更多更佳更速之法，以爲上進之階級。尤須欣赴事功，不待規定時間之既至，視業務爲心之所嗜，如遊戲然，則佳境不期而自至矣。苟視工作爲畏途，且怨所

作之工，賞識無人，報酬太薄，因而快快退後者，此即爲上進之大阻力。須知現在之勞苦，爲將來幸福之代價，苟須受人鞭策而始進步，斯亦卑不足道矣。

(四)練習 人生皆在學業之中，一有餘暇，即爲修學之好時機。是以衣袋中宜常儲小冊，取當前所接觀，有益身心者，筆記之。次宜訪得函授學校，求學問上之進益，更當於本業集會時，加入其間，以得領袖人之知識與閱歷。此外關於本業之書報，宜加瀏覽，同事之學識，宜資挹取，如好爲娛樂與運動然。而最要者，即常自省察。以旁觀批評之態度，對於一己不稍寬假，庶幾漸能寡過矣。

(五)服務 人生最終之目的，惟有爲人類服務而已。蓋生命至貴，流光易逝，倘爲一己之私利，而竟殉其身，豈智者所宜爲哉？夫所稱爲智者，能爲大多數人類企得幸福，願犧牲一己以成全之，至於報酬，則非所計也。蓋凡事之能永留紀念於人心者，視其能否以服役爲重，報酬爲輕之一念而定，而人品之居於何等，即繫於此矣。

綜上五則，括以簡言，則凡立志爲非常人者，當以現在之地位之時間，爲最寶貴，即預備吾生

是也。如臨軍然，整其甲冑，銳其戎器，嚴其步伐，壯其志氣，庶不取敗於人生之戰場。苟其機會倖值，則以戰勝一己者，戰勝世界最大之強敵。及既爲世人所贊美崇拜，如不登之名震寰宇，則人生所得之真報酬，詎有過此哉？

下列人生預備之試驗表，以資當代有志於此者一省覽焉。

- (一) 吾人是否預備六十歲後，仍作最有用之事功乎？
- (二) 依現在儲蓄之數爲比例，至六十歲後，能否成經濟上之獨立？
- (三) 若遇大不幸事，是否有應付煩難之方鍼？
- (四) 能否依預定之條件，戰勝身心上之弱點乎？
- (五) 能否使各種失敗與障礙，化爲上進之階石乎？
- (六) 欲於年老時保持壯往不衰之氣，己能確有把握乎？
- (七) 是否有獲得機會之真學問？
- (八) 自審每年所作之工，是否更多更佳，有更大之價值乎？

(九)爲抱持一種主義作戰，是否具有最大能力乎？

(十)是否能及不登之作戰，一身具有各種預備之優點乎？

學生依此十條，常自勘問，以爲合者，於問句下加一十字，否則畫一圈。疑而未定者，綴自一至十分之數於下，末則爲一總結，以自明己之預備，已達何程度。即人生得失勝敗之數，可於此決之矣。

## 犧牲主義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

美國赫立斯原著

亞光

犧牲主義者，在獨棄一己所有，使他人受其益，而已不必居其功。古之人爲自由捨命，爲正義亡身，要皆實行此主義者也。世界自有此輩，而後有非常之功業，震動當時，照耀百世之下，歷史乃有真價值之可言。否則紀事之筆，黯澹無華，安在其人類之足貴乎？西哲瑪志尼曰：『死義與成功之神，爲昆季行，各展其雙翼，以掩護吾人未來生命之搖牀。』蓋非犧牲不能有進步，無進步則人生之樂利何在？



嘗有爲道殉身之志士，振臂一呼，響應而起者，不獨在一時，互數百年而不止焉。不獨在一鄉，普及全國而未已焉。此無他，英毅之氣，豪俠之行，足以激發人心者，雖相距久遠，而其效力會不稍減。縱其人遭逢困厄，不能及身有所成就，甚者其姓字亦湮沒不彰。雖然，真理一經鼓吹，暗幕終須揭破。卽如吾儕今日，脫去專制，獲享共和之幸福者，皆有賴於當日豪傑之士，割棄一切，爲吾儕預爲之交換耳。吾儕今日，旣躬食其利，不復爲奴制所束縛矣，亦能勉爲豪傑之行，以造福公衆自任乎？抑將躊躇却顧，沾沾於肉體所附繫者，斬而不予乎？倘僅能割棄其小部分，而遽望其有滿意之結果，則萬萬無是理也。

今夫科學家所發明之社會原理，由各分子相切磨，使團體日臻於鞏固，此社會成立之要則也。雖然使各分子無犧牲於團體之決心，則社會且失其進步之原動力。可見此原動力者非他，卽爲吾人所流赤血之蛻形耳。試思今者社會演進，人人得沐文化之潮流，而更有前途之希望。假令無願爲犧牲之古人，奮鬪不懈以爭得之，豈別有幸致之道哉。明乎此，則法律之美備，風俗之純良，被其澤者，皆須付以相當之代價，否則天縱仁慈，不加以不勞之惠也。

從來思想家實行家，以其耐苦與克己心所構造之公衆幸福，視尋常施濟之功爲尤巨，無待言矣。卽施財濟人一事，亦必以多年之辛勤節儉，爲其先導，而後可成其志願，志願成而應得之權利，非我有矣。譬諸布帛織成而麻縷廢，器用製成而林木盡，室中生熟，鑛煤告罄，機器榨油，菜子變形，惟其有所毀，乃克有所成也。今有人於此，未嘗刻意道德，而望其身之脩，未嘗勵志學問，而望其才之博。是猶草木然，不經培植灌溉，而欲其挺秀結實，非至愚者不出此。彼愚者怠於播種，祇求逸穫，震於社會之文化日高，又焉知並世之志士仁人，方含辛茹苦，爲後人造莫大之運命也。

且損此則益彼者，萬物公有之性也。故天演進化之理，亦曰生命發育。後者資前者之廢滅，以得生存。觀田禾之成熟，賴日球之光力，田禾所得者，卽日球所失，雖一穗，一葉，一花，一莖，無不需日球上千萬噸之炭質。不第此也，地方之消耗，亦以助植物之長成，土脈腴美，則生產蕃衍，近山嶺者，茂盛尤甚。究其精華所自出，則山嶺之損失，已屬不貲。假無山嶺之分潤，則彼法蘭西及意大利之原壤，安得有佳禾滿目，芳樹盈前之新氣象乎？蓋地面之有山嶺，不啻爲肥料極

大之產場。因其所蘊蓄者，既受風霜寒燠之侵，凡花岡石質，能漸失其凝固之力，復由雨水消解之，使成細粉，此即肥美之鑛物質，順水性之下注，散佈平疇間，使成膏土焉。然有山嶺之功用，不在其形勢之崔巍，而在其能捨棄所有，以滋潤田土，使谿谷有鬱葱之氣，原隰滿金黃之色焉。設令鑛物不死，焉能望植物之有生機哉？又如遊於南洋者，其中島嶼羅列，滿望皆櫻欄之樹，人民之下宅其中者，樂其果實之繁熟，幾不知天壤間有苦境。然試問此諸島嶼何自而成？則以億兆數之珊瑚蟲，蟬蛻以死，遂有此突出海中之樂土。設令珊瑚蟲不死，又焉得有此可愛之境界哉？更若於煤產最旺之地，知上古之世，有極大之森林，相繼湮沒於土中，以供今日工廠及鑪竈之需。推之石腐而生苔蘚，苔蘚腐而生荆棘，荆棘腐而大樹資之以生，樹葉凋落，而後結實纍纍，以供人類之食品。此外五穀百蔬，要皆廢棄無量數之物力，始足供人生之需要。需要既足，然後商業、政治、學問、道德、興焉。嗚呼，世界文化之遞進，其耗費於有形無形中者，誠有不可思議者歟。

有造新式海軍用之礮者，每尊造價，需十萬金，每燃放一次，需一千金。彼人心之毒，爲此殺

人之器具，不惜巨費，而所能殺者幾何人，其事至可驚訝！然自物理言之，丁達耳 Tyndall 嘗曰：「每滴雨水中，所含之電，足裝十萬電瓶，而其力足以毀美國最大之議院。」法拉兌 Faraday 亦曰：「產生楊梅一顆，初必分解日光。收其鮮紅之色，又必鍊成糖質之味。其所供給之熱力，足令火車一乘，自利物浦以行抵倫敦。」可驚訝又何如乎？惟化工至妙，窺測未由。故吾人以其爲日用飲食之細，於造物所費之工力，無不淡焉相忘耳。

觀夫學術思想之進步，益足證此理之真確。無論文章家、歌曲家，其博得時人之贊賞，罔非由作者殫精竭慮，嘔心鏤腦，而後能得此，萬難望其無因而弋獲也。若夫科學家所發明裨益人生之事業，哲學家所倡導提高思想之學理，更莫不矢其捐除一切之心，以蘄奢願之克償，而令吾人得安享其利。卽有爲之而不成者，亦足令後世知所警勉。如最初航行新大陸之舟，有觸礁而沉沒者，然惟其有此失事，而後來人知趨避，船舶之因以保全者，不可勝數。旅行家某取道密林，遂致失其蹤跡，後人卽避此而由他道，所謂前車之覆，後車之鑑者此也。且也爲人之所不敢爲，乃能成人之所不能成。曩於數百年前，思想言論之自由，尙無萌蘖。平民有敢議論上位者，

則籍沒其財產，詆毀教皇者下獄，誹謗君主者受死刑。今則情勢一變，思想言論之權利，爲與生俱來，但行吾心之所安，不須有所顧忌。然此最高之權利，豈易得哉？時經三紀，所歷戰場，數逾二千矣。非大犧牲，烏能致此？

中古意大利之地，疫癘盛行，民不聊生。直至百年前，始收廓清之效，此何故歟？則以哈華德乘染疫之船，自康士坦丁那下至非尼士入檢疫所，勘察疫病之來源，而求所以防遏之。故至今居意境者，稱道其功弗衰，南洋羣島，食人之蠻族所居也。今則阡陌開墾，美洲西部製造之農器，皆輸入其境，此何故歟？則以貝德生奮身探險，蹈危境而志不稍退，竟爲土人擊斃故也。蓋貝氏雖死，而其行誼感動多數土人之心，激發其天良，遂能收轉移風氣之大效耳。

數十年前，歐美五大國之代表，會商廢止南非洲鬻奴一案。是後黑幕漸開，歐洲文化，遂緣非洲海岸，而徧及其內地，問誰居其首功，則李逢士敦其人也。李抱救世主義來非洲，病死，移葬威斯明斯德寺。葬之日，英之名公鉅卿咸集焉。時則有李之忠徒黑二人，侍柩側，歷述李在非洲之事蹟，謂彼不從史登來之請，決欲以第九次溯尋尼羅河之源，發見蓄賣奴隸之根據地。不意

勞瘁傷身，死於林野，臨終強作數語曰：『余今寂寞而死，尙何言乎？惟望上天垂鑒，啓迪後來之人，以救此銜悲負屈之衆生，爲其職志，有能體天心而行道者，則錫以永久之福祚。』味此易簧時之數語，何其感人之深也！故李氏逝世後不數年，非洲卽有淳新氣象，迥逾於前十年者，則以人皆知有蘇格蘭之義人，爲道捐軀之力也。嗟夫，卽因究果，功不可掩，古之人遺澤孔長，傳至于百世，而人心猶爲之嚮往者，類皆以一往無前之氣，有以建功於不朽耳。

顧造福人類之英雄，其姓字未必震耀世人之耳目也。大多數皆屈於下位，爲上之人掠其名以去，然其利澤及人，固自有不可磨滅者。希臘大哲西西羅有鑒於此，故特爲其僕建立石像。蓋僕亦希臘人，日爲其主朗誦名作，筆記其談話，彙錄其演說，而西西羅得爲絕世之雄辯家，蓋非一人之力所能也。推之今日政商各界，而益信無名之英雄，爲至不可少，一事業之擴張，領袖者祇居少數，而參末議，效馳驅者，爲數至衆。迨夫功業大定，徒知崇拜少數人，而餘子碌碌，曾不齒及焉。他日者，天道無私，論功計賞，行見疇昔所奉爲偉人者，將減滅其聲價，而常情以爲碌碌者流，則轉有殊榮於最後之判決矣。

即以一家論，爲慈父賢母者，以幼失教育之機，而其愛慕學問也，如饑渴之思食飲，顧已不可復得矣，乃悉力爲其子女謀教育，雖以勉籌學費，而至節衣縮食，佇苦停辛，亦曾不少慊。則彼子女之厲志成材，孰不出於兩親之所賜乎？更觀一鄉一邑間，田疇屋宇，工廠園林，暨夫智識界之產業，如藏書樓，美術館，博物院，學校，公廨之類，皆由創業之先民，闢草萊，啓溝洫，不避艱難，不惜日力，層累遞進，以有今茲。後人之得享其成，目所接觸，身所遭值者，皆先民所夢想及之，而未獲及身享受焉。吾人飲水思源，未忍忍置，然對於他人，亦有涓埃之報稱否耶！

自然界之作用，大之如山嶽江河，小之如蟲魚草木，其興廢消長迭相更代也，如氣候之不失其序。且後者之構成，何莫非前者所留貽？推之人事，凡能以一言一行，裨益於人者，雖人往風微，而其留貽之紀念品，深篆於吾人之腦府，令吾人回想其音容，有高山仰止之思焉。是以經典所詔告，史冊所昭垂，其力足以勸善懲惡，廉頑立懦者，皆如其平素所犧牲之量，而不能稍溢也。

故於一方面見爲進步者，卽於他方面有所割捨。此理既徵諸事實而不謬，由是而悟大造之綱維百物，務劑其平，而不任一物之獨占優勝，故因果相尋，施報不爽，其機悉出自然，此正造化

之妙用，亦人羣莫逃之公例也。彼父母之於愛子，或能體其愚弱，宥其過失；獨至天然界之法律，則有犯必懲，無所用其姑息。如有少年而戕害其腦，傷壞其消化器，則疾病夭折，不期而自至；如火之炙手，硫酸之蝕衣，冷熱之漲縮，爲物理之無可變更者。而昧者猶欲以一人之私見，淆亂是非，甚至以他人爲犧牲，以達其私己之目的；雖或暫時能償厥願，未爲人世法律所制裁，而良知呵責，陰騭章明，有莫可倖免者。又況社會有此等人，其所受無形之斲喪，不已多乎！

彼馬克倍司以身犯殺戒，心大驚惶；雖無人發覺其罪，而其抱痛負疚，不啻地獄之火繚繞其身，而莫能避也。（事見莎士比詩）彼大衛既害烏利亞而奪其妻，乃痛自追悔，至於腐心切齒，而不能自解。（事見舊約撒母耳後書）嗚呼，人之陷於罪，果孰得而赦宥之乎。必有最大之犧牲，如基督之十字架，方能爲之滌除罪惡焉。大哉犧牲主義！社會之智識與生活，既以是而進化，而人類之道德，尤不可無此。宗教之實際乎，文明之大源乎，一以貫之而已矣。

## 實行家之報酬

## 任夫

處今之世，足以操縱一切者，其維實行家乎？實行家之於世，猶生命之於身，凡世界之種種，



悉惟由實行家產出之。而吾人之所當崇拜者，亦非實行家莫屬。實行家能以其堅毅之能力，克勝艱鉅；而所謂機會運命歷史等，罔不由實行家手造之。自古所稱大人物，按其實無非實行家，雖成功各不相同，而有相同之一點：則見有可行立即實行之是也。現象何若，成例何若，實行家悉非所問。僅就其心所是者，勇往直前，不達其目的不已。故實行家者，必具有勇敢、敏捷、信仰，以及遠識、毅力、熱心、聚精會神，於一定時期內，行其一定之程途，初無紛馳與旁騖者也。

實行家之價值，非常人所可企及，而世界之報酬之，亦特別優豐。非特物質界之幸福也，彼蒼蒼者天，亦錫以靈性上之百祿。吾人誠欣羨之乎？則自省其於實行上有所慚遜否，有所缺憾否？亟謀而改良之，斯無不可矣。試分述實行家所得之報酬如下：

一曰健康。健康者，人生之根本也。人非健康，則萬事停頓而不能進行，雖有智慧無所用之；故凡希望成功者，其第一要點，在致健康。顧健康之致，惟實行家能之。語有之曰：「流水不腐，戶樞不朽」所以然者，動也。而實行家之活潑，即為健康之原因。夫人惟偷惰，則百病隨之；肌體織質，為病菌之窟穴，日以供其饜饕，非死不止；而勤動者則否：血液流行，外患無由侵入，即內

部永無阻滯，其健康也有出於自然而然者。夫腸熱，肺結核，痛風，涎膜炎諸證；原其始，無非一極微點病菌之滋生耳，而此一極微點滋生之由，無非因其血液有停頓之時，是則當自咎其不慎面得此，不能怨病菌之何爲來也。至於病菌既來，其已病之道，仍宜求己：如減少食物也，增加運動也，作深長之呼吸也，清潔其身之內外，以去毒質也；而藥物之投，則爲其末，不但功用至渺，有時且貽絕大之隱患。是故求健康者，當認明生理之本旨，而破除風俗習慣上之一切謬誤，第於工作娛樂二者，循環力行之，不必防疾病，而疾病自遠之矣。要須知健康原理非他，亦曰順乎天然而鞏固之。人本無病，有之皆其自取。惟能實行其意志者，必能開拓其心胸，活潑其肢體，流行其血液，堅強其性靈，敏銳其目光，充盈其臉力，恬適其容貌，光明其心地；雖欲不健康，烏可得乎！此實行家之第一種報酬也。

二曰智慧。人謂智慧出於書籍，誤也。智慧乃源於實行，故大教育家之施教，往往令學生於實行上爲書籍之証明；而世誤視人之腦，等於一記憶之箱篋，而不以爲力原之「馬達」；坐是乖謬百出，殊可悲也。夫當代偉人，初不在其頭腦之特優，第以其進取之勇，克造宏深，卒獲成功。

之幸福，故智慧未有不從實行而出者。或曰：專務實行，得無虞其失敗乎？然一度失敗，即增長一事智慧。譬如嬰兒，扶牀學步，必幾經傾跌而後行走之技乃成；其不傾跌之知識，由於傾跌而來。人之一生，所行世途，何莫不然，誤則改之，雖百折而不撓。世界一切文化，初不賴乎他道，亦曰由屢蹶屢起中，得真確之智慧，因成就其鞏固之建設而已矣。

三曰希望。希望者，實行家之所專有也。實行家以其強毅進取之自由，而希望歸之；畏首畏尾之輩，圖苟簡安逸而已足，詎復有何希望哉！夫雞鶩逐食，固不足與於鴻鵠之志，而亦由鴻鵠之希望，不與雞鶩同其卑劣耳。實行家者，鴻鵠也，非雞鶩也，健翮摩空，有扶搖九萬里之思想，斷無畏慮、憂慮、孤癡、困苦、恐怖，足以籠其四周，而阻其當前；故希望非難，巽懦自棄，則其所以難也。世界有何危險。危險一字，卑劣者自戕之利刃，而非所施於實行家，必危險去，而希望來矣。

四曰快樂。實行之中，祇有快樂，初無憂傷。而理想家則多抱悲觀，且往往與相終始；以其無活潑之能力，於坦平之前途，懷疑膽怯，輾轉以自縛故也。設一旦反之，毅然決然，掉臂而前行，則知天地間本無荆棘蕭瑟之氣象，倏變而為和煦，其一生尙未解決之問題，立即冰消理順，而光

明燦爛之境，自然湧現於心目，其快樂爲何如乎！故快樂如鑽鑿然，努力深鑿則得；安坐而但作冥想者，不能致也。是乃天所以報酬實行家而已矣。

五曰能力。能力由實行而出，愈實行則能力愈多；據最新之實驗心理學，考得常人腦力，其施諸實行者，僅其小部分，約自十之一乃至三之一，而其大部分，均被禁錮而廢棄。夫世人恆患腦力之不足，而何以有禁錮廢棄之事實，則可見怠惰依賴之處，固尙多也。有怠惰依賴，減少其利用一己之思想，不能爲建造腦質細胞之要素，則發達安得充分？每見有發明家，製造家，商業家，美術家中之偉人，造就獨能遠大，名譽隆起於一時，以爲彼等之得天獨厚，而不悟己之能力，實亦未嘗稍遜，特以不經振奮之功，日形萎縮而已。夫人腦者，極大之電池也，以造物爲其力原，希望爲其電線，而所以聯之者，則賴乎實行。實行之結果，不必其立即成功，而要已增若干能力；蓋一次實行，其腦中已深印一痕，續續爲之，此痕必愈深愈廣，而終則達成功之域。世有以能力薄弱自諉者，盍以實行爲對證之藥也。

六曰進步。有實行而後有進步。有高心而無實行者，心之所造，盡屬虛幻，非能與事實比

也。夫心境開展，則規畫遠大，誠與實行有密切之關係，然而如彼畫家，有畫架，有畫具，有粉本，或寫真，而不以腕力實現之，則畫之優劣，無從懸揣也。持惟心主義者，雖陳義甚高，現世界碌碌，咸不值一哂，而不以勞力爲需要，則其結果必陷於自欺；故人之求進步，舍實行其意志外，無他道。不觀輓近驚歎之飛行事業乎；方其初，一般學者競尙空譚：孰合理，孰不合理；孰有效，孰必無效；紛紛擾擾，聚訟多年，曾何進步之可言；迨賴脫昆季，從事實驗，於是乃節節改良，有今日之成績。則世界一切文明，其實現也，孰不自實行中來哉；進步者，實行之報酬也。

七曰名譽。古哲恆言，名譽無益；一經得之，副之實難。世每有竭全力以求之者，抑惑已！雖然；其爲物也，在一般人之眼光中，亦自有其價值；而欲得之，亦非實行不可。觀彼著名當代之人，如發明留聲機及電器事業之愛迭生氏，發明無線電之馬可尼氏，北極探險之辟萊氏，商業家之華那美克氏，政治家之羅斯福氏，所以名震環球者，卽名其所實行之事業而已。有實行，則能人所不能之成績顯於人前，卽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。以虛詭爲沽名釣譽之祕訣，一朝破露，萬事墮毀；故名譽乃實行之回聲，有沒世而名不彰者，必非孳孳矻矻辛苦力行之人，可無疑也。

八曰金錢。世界權力之原，必賴金錢。顧所以得之，亦當惟實行。當世擁鉅資者，如阿史脫文特畢，洛克格弗，其起家也，莫不由其有過人之見識，知社會之大需要，而有實力以應付之。故金錢之所積，恆存於社會需要之地，惜吾人非待已經顯明，茫然莫曉其所在；例如電報，電話，縫紉機，自動車，今日已人人知爲應用而不可缺之物，而方其未發現時，皆安常習故，莫或作出位之思者。一旦有人創作，犯苦難而實行之，於是金錢之歸，爲吾人所豔羨，庸知其爲唯一的實行家之報酬耶。

九曰運命。運命二字，爲實行家所不信，亦爲實行家所自造。蓋人之成功，偶有爲徼倖者；顧苟非其實力足以副之，輒圖徼倖於運命，此不可得之數也。其人於實行既有大過人之處，而運命自隨之而轉移；如彼特羅斯基，天然之音樂家也，然如良材然，而不施以雕鏤之工，不能成器，彼氏既有天資，又有其堅忍不拔之志，願於一字一音上費無數次之調和，而後博萬人之稱賞。又如愛迭生，有天生工藝上之長才固已，然其一切驚人事業，無不一出於力作。佐愛氏者某，謂其於一物之發明，每廢寢忘食者數晝夜，則愛氏所以自造運命者，爲力作可知也。然則人患實

行之無功，若有天空之運命，以爲之梗者，運命固不任其咎，而還當自咎無造運命之實行，可矣。

十曰不朽。古之稱不朽者三：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皆實行之所有也。從來偉人欲成其不朽之事業，無不以實行爲前提；卽降至匹夫匹婦，一節之美，一行之善，亦舍實行外，必無以自見。近者歐美間郵船鐵塔尼之沉沒也，有阿史脫者，非無逃生之機會，而以讓諸婦人孺子，故卒葬身魚腹。然其人雖死，而其名則已不朽；舍生成仁，死而猶生矣。又有司德洛史夫人者，遇險將沉，因其夫之故，不忍獨生，應去不去，竟與夫同盡；故人相與崇拜之，爭懸其像。此二人者，能實行其意志，用己力以自致不朽於將來；所謂求生者反得死，求死者反得生也。然世人不朽之事，不必皆殺身而後可；實行家之勇往，雖殺身而有所不懼，擲生命以勵其實行之力，則不朽將安往乎！要之英雄，豪傑，聖賢，人人可爲，亦復人人能爲；所以碌碌然無所聞，究爲庸衆以沒世者，非上帝之不吾佑，吾自未嘗以實行者，上通乎天國永樂之源也。吁，可悲已！

以下請將實行之條目，略舉於下：

勿尙空譚。苟非利於人已者，緘口爲佳。

勿憂將來。誠於當前之事，規畫盡善，其結果自有造物者操縱之。

勿作空希望。苟有所欲，須徑以實力敗之；徘徊又徘徊者，懦夫也。

勿事閒評。閒評者耗費光陰、體力，而毫無補益者也。非大愚不爲。

勿懷疑。欲知一事之結果，放膽而前，則自知之。譬如欲明水底爲何物，必奮身入水而後見；

徒踟躕猜度於水畔者，有何用乎？

勿模擬。一粒真寶石，與一枚人造之金鋼鑽，形式雖似，其價值相去遠甚。

勿愉惰。人生世上，以工作爲天職；無所事事者，廢材也。卽休息暇晷，亦宜有裨進境。

勿躁急。腦欲其活動，心欲其恬靜。

宜坐端而行正。與人接構，務取自尊態度，惟勿致於驕可也。

宜洞闢牖戶，作深長之呼吸；同時直其肢體，使清潔血液，得流行於全身。每悶坐頭痛時，尤宜

行此。

宜讀有奮興性之書籍。如古今名人傳記，悉具有激發志意之功用，多讀即可克肖其人；故欲



觀其人之人格，視其所讀之書而可知。

宜謝絕怠逸之人，勿與爲友。

宜溺身於工作中。無論何種職務，至宜早去，宜遲；其有暇晷，利用以求工作上之進步。同事

中有能高於我者，宜請教而研究焉。

宜分析一日之光陰，而知其耗費者若干時，工作者若干時，尤宜注意於工作以外之光陰。蓋此光陰，屬於己者，價值較大，尤宜珍惜也。

宜徧縣世界名人之小像於四壁，以收潛移默化之功。

宜有堅持到底之致力。失敗之原因，大抵在於餒怯。

宜注意於未來。已往之境，除所含少許之教訓外，宜概行舍棄。

宜力成最難之工作。勿事遷延規避。最難者成，則其餘皆易，是卽眞能力。

宜助孤弱者。任其所不能任，復獎掖之，使成有爲之人物；此雖爲益於人，然亦有影響於己也。

少年弦章

實行家之報酬

一六〇

# 能力第七

## 自力爲成功之基

谷音

天生蒸民，莫不具有獨立自營之性能；然而充分發達其性能，而無求於人者，比較的甚屬寥寥。蓋爲一事而倚賴他人，與全恃己力，成則俱成，而難易有不可同日語者。况夫人情莫不趨逸避勞，去難就易；以故芸芸衆庶，不倚戚友爲長城，卽恃閥閱爲護符；等而下之，至於飾貌章身，亦爲應世之具；求其自力充足，錚錚佼佼於庸衆之表，特立獨行，不爲搖奪者，有幾人哉！彼夫不能自立之人，於世無足重輕，增之不見多，減之豈見少乎！

事之經營伊始，人每樂於倚賴他人，而自卸艱鉅。及其究也，在己無纖毫之能力，有悟夫與以倚賴之人，實剝削其與生俱來天賦之權利，卽不得不發憤以圖挽回。譬如童年肄習一業，苟其長上反復指示之，不使心力有勞，必無快意自足之態；及其自出心裁，通過百難，實底於有成，則其欣快之情，勃發於不自知；蓋自信其有成功之實力，則始而自慰，繼而自尊，而自力因以愈充矣。

美著名演說家皮邱嘗自述其幼年就學，悟得一自立之法。其言曰：余一日上課，先生命余

至黑板前，默寫所讀之課，余逡巡而往，苦不能記憶，因飾言求免；先生若弗聞也者，作色語余曰：「今惟欲爾所習課程，無有差忒，此外瑣事，不暇顧也。」余復曰：「此課研習，已費二小時矣；先生曰：爾費幾許時刻，亦勿暇較，但爾如樂於攻讀，則習十小時亦可，不樂於誦習，則全棄之亦無不可，惟須有以對我耳。」其詞甚厲，其容甚嚴。余大窘，慚而退，自是以後，大自淬勵，而肄習時獨立不羈之概，亦自然流露矣。一日余隨班上課，先生向余設問，索余置答，余答之。先生搖首曰：「謬甚。」余重答之。先生仍曰：「否。」命坐余之次者作答。余忸怩不自安。繼聞坐余次者所答亦未善，順序而下，至末坐之生，先生乃點首曰：「然。」顧其所答，與余初無二致。余心不服，默念適聞余之答語，與此正同，先生何爲擯斥之。先生已知余意，詔之曰：「子所答固無誤，然子盍始終堅持；余曰：非，子奚不曰：是。蓋學問之道，但知之猶病不足，必自信所知不大，而後乃爲真知；若出心尙有所猶豫，則謂之爲無所心得焉可也。」

人生最大之謬見，無過於冀幸永受他人之覆翼；蓋人之有倚賴性，則其沈著之力，勇毅之氣，俱消斷於烏有；而欲振奮此方與氣，必由自立自助之一念得之。余所遇英毅不凡之少年衆矣，

然未見有不自振奮，而常待人之援助者，可大有所成也。善夫愛滿生之言曰：「凡假息於優閑之牀蓐者，必入夢鄉；有志男兒，不可不猛省！」

自立自助，人生之美德也；而與此美德爲讎者，莫如受助於人。受助於人者，自覺無需勞困，他人已爲我成之，而我遂倖獲一時之安也。然世界最無價值者，惟此一事；蓋以昂藏七尺之軀，精力非不充足也，百體非不健康也，而志卑力弛，委靡不堪任事，又手鵠立以乞助於人，曾賢者而肯爲之乎？

宇宙間含生負氣之倫，行事常有所待者，爲數甚多；然其所待者何，間亦不自知之，而旁皇希冀之神情，不可爲諱也。推原其意，本無一定方鍼；或望快心之遭遇，或期意外之幸福，處心積慮，惟在乘可伺之機，得他山之助，庶幾可以不學無術之身，無需預備，不煩操作，而逕獲優勝之地位。譬如爲人子者，祇知有祖父之庇蔭，與人交者，但欲得友朋之惠助；更有迷惘性成者，則日夕祝望蹇運之速去，而致身於青雲；此情可憫而又可笑。然以余所見，凡屬此類人，從未能成出類拔萃之事業者。

善能勝敵者，必先有破釜沈舟之志；善能經商者，必先有操奇計贏之權，蓋惟自恃己力，爲成功之鎖鑰，亦爲立德之機緘；而環顧吾黨，其有堅毅之力，不仰助於外界者，曾有幾人！此誠足令人驚且憂也！夫天下無不納代價而可獲得之物；彼望助於人者，不特終無所得，且必全失其自信力，而人格亦幾不復存。

某大公司之總理，嘗與余言，彼有一子，擬爲擇業，俾之受他人之指揮，不欲其子在彼部下，所以絕其倚賴心，使與艱難奮鬪，而克自立也。若是教養其子，可謂智矣。顧世之爲父母者，十九皆放縱其子女，不忍以嚴法縛束之；赴公任事，無一定之時刻，其不能有強固之氣，成理煩治劇之才，勢所必至也。故凡人懈於自修，寬於自責，其一身所有建樹之能力，必至萎縮消磨，無復發展之餘地；不見兒童依父母之宇下時，罕能成事，及至離家獨立，不旋踵而表現驚人之才幹乎？無他，獨立則勢迫；成敗利鈍，其樞機在一身，自不得不奮勉也。

吾今正言以語一般少年：汝果決去此倚賴之惡根性，則一舉手一投足，皆爲成功之通徑；而不然者，希冀外來之助力，一時雖蒙其便利，終必有實害隨至；故以金贈汝者，非良友也；良友爲誰，

卽督勵汝，勉強汝，使汝能卓然自立之人也。

世不乏髦年病廢之人，以能奮力故，常不恃人爲生活；顧以少壯之子，百體完好，富有工作之力，而反望助於人可乎？故凡不能自立者，不得謂之成人；必其所肩任之事，完全自立，而後其本能始見；本能也者，儲藏最深，迨夫責任觀念既經發生，則此本能無以自祕。習見有代人作業者，積年累月，無所表見；一昆自爲營造，頓覺天才展拓，非忠於己，而懈於人也，其中蓋有不可思議之力，迫之使然，而爲人作嫁，則無之也。此不可思議之力，卽特殊之志望與熱力，爲其行爲之主動是也。

且夫處境極窘，才力乃能擴充盡分；處境安閒者反是，無進步，無品格，終成一廢人而已。彼恃金錢爲護法之少年，以爲金錢萬能；有之則學堂考試，可以槍替，畢業文憑，可以賄致；一身蘊有之才幹，尙有發達之望乎？以視彼苦學生之焚膏繼晷，孜孜兀兀，不忍輕縱片刻之光陰者，於發達自身之道，孰得孰失，不待智者決矣。

志存必死，則得生；地處絕境，則反安；何也？人所不自知之最大魄力，往往以此時而發展故

也。故事前所不可勝之重任，至危急之時，竟能力舉；如失火之家，以懦夫而踰重垣，痺病之母，見其子瀕險，亦能奮力赴救。若平時責以此事，其難不啻登天矣。更進論之，人不經生計界之奮鬪，則如獸族之不能進化。何以故？從來民智濬發，而促其進行之有力者，莫若此養欲給求之一事。藝師操術求售，所志不遂，繼見其家人子女，饑寒交迫，情勢日絀，憂危之下，妙想頓開，而前此所不能成者，於是竟成。嗚呼，迫不得已之爲用，其神奇誠有不可思議者！吾人懷抱利器，平時冥然罔覺，猝覲眉睫之禍，乃應機立發，回想優閑自適之時，何嘗肯深入以求之，迨至萬不能淺嘗，心力自能交奮矣。

一童子語其父曰，適在田間，見一鴨緣木而登。其父叱之曰，毋作譚言，安見有鴨能緣木者？童子執前言，謂其被一獵犬所追逐，四出無路，不得不緣樹而登也。其父默然。觀乎此，吾人誠處萬不得已之地位，復何事之不可成。

官階門第，財產聲氣，皆人所憑恃者也。然遠不若自力之真可恃。夫人能歷艱辛，去障礙，就事功，非有他道也，自助而已。能自助者，其膽識必超卓，其智謀必遠大，世人莫不愛而敬之。



吾亦欲爲人所愛敬乎？則先以立身之方鍼，表示於人，自顯其赤膽忠忱，將盡其一身之天職，以裨益於世人；誠能如是，則其身受之刺激力，於其行爲上，必以磨礱而益見光晶。蓋以人生志趣，一經發表之後，則睽睽萬目，皆督察於其旁，使之不敢不自慎；是無異自立繩墨，求其器之必底於成而後已。吾人誠體此意以存立乎世，則其生活行動之氣概，足以振刷庸俗人之心理矣。

### 志力與事功

寓公

天下惟何如人爲能成功立業乎？必其人注目一的，堅信自身有遠的之能力，不稍搖惑者，乃足以語於此也。夫能提刷一己之精神，使應合乎成功之標準，確知當前之事，無不能勝任之理，因以自恃其尊榮，而益勇於進取焉，則其所成就者，誠哉其不可限量矣。

今有人焉，爲一事而一再受挫折，遂陷落而不復振，此何故歟？推其心若曰，值此時乖運蹇，強爲之亦必無益也。嗚呼，其自限若此，何怪其終於無成哉！且人之大患，不在處境之順逆，而在神志之強弱；誠使其心力雄厚，氣魄堅毅，雖動與願違，至於事業失敗，財產蕩盡，亦不難恢復舊觀。惟心志墮落者不然，偶遭拂逆之事，卽有類於槁木寒灰。質言之，凡人膽力既喪，於理卽

無成功之可期。如登山然，貴能攀援而升，浸假失其所據，詎能復有達巔之望乎？更設一喻，凡逆流而上者，惟活力充足之魚能之；若夫垂死之魚乎，則惟有逐流而下耳。

夫功業何爲而不能成也？試爲探究其原因，則其由於失卻自信力者，較之由於失卻財產者，尤居多數焉。故吾人一身之創痛，苟大於失卻自信力；既經失卻之後，立業之根基盡墮，無復建設之餘地。以此自信力者，譬猶人身之脊骨也；去其脊骨，而望其能直立也，望其克勝重負也，能乎不能？

人而具有剛決勇爲之心，萬無不可成之功；雖有摧殘壓抑之者，庸何傷乎？其或加之以禁錮，而天才愈不可掩，史遷入獄而作史記，屈原幽囚而賦離騷，且空前之奇書，天路歷程亦成於狴狴中焉。更或斲傷其體魄，然失樂園之傑作，乃成於無目之人，左氏以失明而傳春秋，孫子以絕膺而著兵法，艱難苦厄中，曾何足尼其進修者。深矣哉！自信力，可以使人入德無限量！偉矣哉！自信力，可以使人策勳於永久！

(一) 勿以希望鮮少而退步。凡人行事之初，必有所期望達到之一境；當此境之猶未達到也，不

可自以爲此境萬難達到。蓋欲爲成功之人者，其思想與態度，皆須有以相副；約言之，無論何事，必須以成功者自待，而以不成功自恥，庶幾其行爲大有進步也。準是以談，善覘人者，可於最初之時，決定其人之成敗焉。其人而能出頭地也，動靜語默之間，皆可察見之，有獨立不羈之概，有規行矩步之情，其自信將來之必成也，流露於聲容之間，令人一望而知其爲成功之人。反是而不能成功者，識別之亦甚易，其行爲則遲延莫決，其心思則疑慮百端，推而至於一步一趨，一顰一笑，以及飲食服御之微，無不足顯其爲巽懦卑弱之人。嘻，尙何望其有成哉！凡勤敏任事之人才，其一舉動間，皆有蓬勃氣象，如春筍之怒茁，如蟄雷之初起，有積極而無消極，有勇進而無餒退，心中目中惟見有所能，而不見有所不能，不待刺激而動，不望外助而進，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，然其出言未嘗自誇也，天下惟不自誇者，乃有赴事之實力耳。美大將葛倫脫秉性沉靜，然凡與相接至五分時者，莫不覺其品性之英英露爽也。美雄辯家韋勃司脫舌掃千軍，時人莫不驚服，然其言語之力，猶遠不逮其內藏之力之雄偉也。彼夫志氣萎靡者，既全不足自信矣，曾何內力之足云！但聆其音而覩其面，已可辨其爲被驅而動者，枝梧踟蹰之情狀，蓋歷歷可繪也。

人苟無自信力，不足以振起全副之精神才幹，而擔當宇宙間事業也。彼夫天縱之才，挺然出乎常人者，假無此力爲之支配，終不能收充分之效果也。蓋其天姿與人爲，歧出而不和同，無以成一致之進行也。

人生斯世，欲有所建樹，才具固甚重要，而自信力爲尤不可少。夫自信力非人所盡有也，亦視乎其人欲得與否耳。而得之之道，固非甚難；視爲既備，斯既備矣。於是出入社會之中，喜氣盎然；不特他人信任之，卽己亦自覺異於恆流矣。

今夫食力商場者，當其營業衰落，存貨滯積，支出甚鉅，而收入無幾，情勢岌岌，不可終日之時，而遽失其常度，喪其素守，面現不愉之色，口出無理之言，遇事輒厭，見人生怨，牢騷抑鬱之氣，咄咄逼人，則其人猶未能知立身行事之法程，亦終至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已矣。夫處境順遂，而心神愉快，其措事也甚易，若動遭拂逆，環列艱難險阻，仍復心境坦蕩，不露纖芥之憂戚，此則非有過人之魄力者莫辦。蓋其所眷愛所寶貴之事業，一旦傾跌，財產與名譽，竟隨洪波而俱去，縱其有志於恢復舊觀，而無如歲月之不我待矣；言念及此，則當挫敗之日，能以鎮靜持之，詎非難事耶？

雖然，大企業家之所以優異於人者，正惟此耳。其處境無論如何杌隉，其宅心之恬安，不因是而稍改。自來轉危爲安之大商店大公司亦衆矣，蓋皆由此堅決心，慰勉心，爲之保障也。向使其臨難稍懷疑懼，而一切章法隨而錯亂，詎復可望其出險哉！

(二)勿以事勢窳難而卸責。凡人常以難之一字作口頭禪者，必不能有所成立。吾人慎勿從阻難上著想，因而灰心短氣焉。縱有時市情動搖，時勢危殆，亦當抱定樂觀主義，脫然不爲所累。常見人任職商界，或擔任社會事務，自朝至暮，怨尤之聲，不絕於耳，明於責人，闇於責己，致若一身常罹厄運，爲天所故意磨難者然。嗚呼，若而人者，距成功之途，何其遠也！吾固不謂逆境爲烏有之事也，特吾人當有超過逆境之智識，制勝一切障礙之能量，常就光明中求生理，勿從晦闇中尋煩惱，庶幾可以驅逐失望之魔乎。蓋失望譬猶瘟疫，能使人精神彫敝，元氣剝喪，爲害人之最大勁敵，不可不出全力以除滅之。

抑人情之所樂與晉接者，容色泰然，語言多風趣之人也。其愁眉蹙額，常以災患告人者，人往往不樂就之。此如逃陰霾而就祥光，亦屬情勢之常也。則樂易之心理，不特在己有益，且足

以感發人矣。敢以淺言持贈曰：凡欲身入凱旋門者，其容貌詞氣，必時時顯有必勝之象，而人之視其自信力之堅毅，亦必歎服之信賴之矣。至彼心旌未定，託成敗於機緣；身律無存，諉窮通於運命；事既鮮克有成，人亦羣相鄙薄。信夫，惟勇進不撓者，爲能成事，爲能引起他人之熱力與厚望。嗟我同志，可以興矣！

## 人身之感化力

公明

宇宙之內，萬物並育，有精神之內蘊，卽有氣象之外宣。故日球發光，地心散熱，山輝川媚，草茁花香，其表露於本體以外者，皆由其中之所有，爲自然之發現，而足以與有情之類，切感於無形者也。是謂感化力。Influence 萬物如是，惟人亦然。

凡人之動靜語默，大都因習慣而出之以無心，然正惟無心之中，恆有一種隱藏之勢力，盤旋於其一舉身一啓口之周圍，使對我者之耳目心思，於不知覺間，爲所攝取，以物例之，名曰人身之感化力。此感化力之包圍人身，比於科學家所稱力磁圈，及圖畫師所繪佛頂上之圓光，差足相擬。而其及人之深，則可於昔人論雄辯家各塞斯 *Kossuth* 見之。各塞斯之雄辯，具絕大魄力，

能使萬衆傾倒。史家論其人，有曰：吾人欲知各塞斯誠人之力量，界限若何，一若自其軀體所在之點，愈展愈大，成不可思議之範圍，瀰漫於一般空氣之中。是真善於形容感化力者矣。他若本仁約翰之評亞波倫，謂其鼻孔冒火，愛佛來脫贊韋勃斯脫之演說，謂其吐屬之際，疑有火星發射，皆是也。

豈第少數人有然，推之芸芸之衆，無不發洩一種之能力，自本身而感及於他人，雖當前不自覺察，然勢之所靡，萬不能免。歡樂所感，喜氣闐溢，憂愁所感，慘象環生，見心地光明者，無往而不睹光明之境，反是而爲黑暗，斯無往而不爲黑暗之鄉，以至愛心摯感，則遇之者感其溫存；意所不屬，則當之者覺其冷淡；故或造福人民，或流毒社會，皆此人身感化力之所變現也。吾人仰觀大宇，三辰之燦列，四序之推遷，而識其無不隨星氣以旋轉，詎知人類衆生間，乃以一身之微，而感生萬象，將視星氣爲更奇。雖謂吾人之身，譬若日球，能以光與熱，普被儔類，而使之同化，豈過語哉！證諸西史，益可見古來之聖賢豪傑，皆有辟易千人之奇異感化力，能奪一世之氣，而馴服之於殼中。不觀掃羅者，非猶太開國之雄主乎？願以殘暴故，爲當時賢者所指斥，於是怒不可遏，

特遣從卒，馳赴賢者之宅，將縛之以獻。從卒既至，見賢者道貌凜然，竟不復憶其所受之命，而反請爲賢者之衛士。掃羅見從卒不返，更遣一卒去，亦如前。掃羅疑忿交并，離座躍出，若猛獅之奔柔羊，將手刃此獠焉。及抵其處，賢者方安坐講道，神態悠然，不禁心爲之懼，氣爲之斂，身顫而股慄，前此憤盈之氣，消沮退縮，乃伏地認過焉。賢者何人？先知撒母耳是也。又巴黎當一八一四年大革命時，暴徒厲集，橫行街市，政府於衝繁之處，徧設礮位，守以兵士，而猶不能稍示鎮壓。暴徒遂擁前進，殺人無算，莫之能禁，忽聞黨魁大呼曰：國民止步，譚拉友 Deja Enhe 在我之前，將有言告我。卒聽其勸，而稍斂迹焉。嗚呼。譚以六十年高尚純潔之生涯，遂能使巨礮所不能抵制之暴徒，一頹然老翁竟戢服之而有餘，此豈常情所能測乎。西哲孟退 Wontefigne 曾述羅馬帝該撒幼年之軼事：該撒出巡，爲海盜所俘，被鎖於划槳房，操奴隸之役。顧該撒被鎖時，講古說今，滔滔不絕，時或高歌朗吟，歡笑自若，令人生愛。斯時也，鐵鍊縛該撒之身，而該撒轉縛海盜之心矣。是晚，海盜釋其縛，與共飲食，翌日，復與縱談故事，該撒乃爲述航海必具之知識，以及貨舶出沒之路徑，言之甚津津有味。海盜大喜，命爲一等駕駛員。旋該撒說降全船水夫，共擊



海盜而繫之。一反手之間，該撒已爲全船之主人，而駕船泊於羅馬之口岸，若爲其戰利品者然。距被縛時，前後不過四日耳。該撒才敏過人，誠古來所罕有，然非其一身之感力，能深入人心，則言語之間，又烏能奏若斯之奇績乎？此偉大人物之所以爲偉大也。

然進而言之，吾人個人品性，莫非爲種種奇妙力所結合而成。其行動於社會間善惡邪正之分，彰彰不可揜者，究其發源之始，則甚細微。方其初受感化也，爲目不可見之種子，久之而發芽挺枝，遂一成而不變。人惟易爲外界所感化，故哲學家之論品性，以爲是乃諸感所集成；諸感者，卽人人之感化力，相與糅和之謂也。譬諸丸泥，入陶人之手，長短方圓，任其意匠，而造出不相等之各形。人生而受外界之感化，以成最後之品性，殆同斯例；則感化力之吸受與灌輸，烏可不慎哉。

吾人處此紛紜擾攘之世，千端萬緒，咸集於一身，故佔地雖小，而天地之廣，無在非爲吾人腦思所達到。非若有知覺之動物，走於墟，翔於林，所得於宇宙之真趣，不過一瞬，故後僅自罅隙中望見一線天光耳。人則若居處於玻璃之屋，上下左右之世界，罔不接近其眼簾，外境之事物

物，如電流之紛集，以耳司聲，以目司視，理性司辨別，良知司是非，有信仰心以司靈界之事業，其精神意象所貫注所構造者，至無限量。自幼而壯，而老，所感受者，不可勝計；所感化於人者，不可勝計；蓋有非巧歷之所能算者矣。

感化感受之多且巨，既若是；則吾人立身處世，當如何儆惕乎！分時片刻之微，安見不有絕大關係，足以定一生之運命者。先入爲主，後悔莫及，譬鍊鐵然，當其紅熱時所鑄定者，既冷則無能改之。善夫羅斯金之言曰，「玻璃瓶新出於鑪，而散布糝糠於其上，及其轉冷，可回復其晶瑩之面。」然吾人勿謂此理同於天真爛漫之兒童也，兒童既染惡習，終其一生，難以回復天然之美質。甚矣以身涉世，觸處皆爲危險，不可不悚然自警耳。

夫環吾人四周之空氣，稀薄已甚，顧每方寸有四十鎊重之壓力，而嬌弱之嬰兒處於其中，不之覺也。呼吸自然，亦不覺其悶損也。此無他，以壓力四面均等而已。有道德者之化，人也亦然，其溫仁和靄之氣，被其熏陶者，轉移其性情，而毫不自覺。且化人之要術，不僅繫於思想之超卓，學術之淹博，職業之崇高也；蓋德性之充實光大，自有本源，固不以資望地位而殊也。

是以窮村僻壤，亦有孜孜樂善之人，如明珠之藏於尋常貝殼者然。試即以倫敦某婦之事爲證。婦以售果爲業，處境窘困，忍飢耐寒，破屋一椽，僅蔽風雨。然常以他姓之孤兒，臥於其旁；婦竭力撫養，體恤備至，如是盡瘁者四十二年，而孤兒輩之撫育成人者，共二十人。衣而食之，盡所知以教育之，或助之以得普通之商業知識，或爲籌畫遠赴加拿大及美國之計。彼婦貌本不揚，而其臨死時所現之笑容，雖天使亦將妬其美麗矣。生平雖伏處於陋屋之中，而榮光燦爛；過其居者，崇敬其人，不啻倫敦城中福星之舍。凡社會改良之運動，受其提撕之力頗不少。噫，彼婦貧困之身世，宛同殘破之甑，而其內蘊之馨澤，芬芳四溢，歷久猶能不滅，則善氣之入人者深也。

昔希臘詩人，嘗作神女賦，以發抒玄妙之理想，略謂神女降臨，其足迹所經，必有祥光瑞氣，令人尋蹤可得；且神女之來，非在滾滾洋海，茫茫雪地也，其所屐止者，必爲葱鬱之園林；苟有曾遭雷擊之樹，焦灼無生氣，得神女駐足須臾，卽有長春之藤，浮然挺秀，縈繞樹身，使之復見青葱之色；神女所至，爲死水之池，則有奇泉湧出，爲枯朽之木，則有奇花怒放焉。美哉此言，爲二千年文學家之佳話，亦越至今，乃驗之於倫敦售果婦之身；蓋援人於苦海，而登之衽席，婦之功德，寧有量歟。

若夫地位與資財，苟爲有德者所據有，則其利人濟世之功，所及者愈遠。英之勳爵沙士勃來，卽其人也。沙嘗語人曰：「歲不吾與，鬢髮班矣，然蒿目斯世之瘡痍，而余竟袖手去之，余有所不忍也。」沙之居心如是，故當其生時，英國社會間之邪風惡俗，次第革除；奸佞誕妄之徒，俱爲斂迹。不第此也，英國勞動生活之改良，慈善事業之提倡，皆以沙爲中堅。鑛地及工廠中勞動之兒童，則爲之釋放；貧民窟中恐怖之內容，則爲之揭破；又設貧民工藝學校十二處，棲貧所若干處，當議院開閉期間，沙每於中夜出巡街衢，見有路旁橋側之無賴漢，必令其入所中度夜，每夜收納二十餘人爲常。沙之好行其德若斯，故遠近以慈父稱之。及其逝世，運柩赴韋斯明斯德寺環送者多至數萬人。時則有負販團公製一旗，題曰：「我病於獄，微公孰依！」復有送殯之苦學生，亦揭櫟一語曰：「我裸體而飢，微公孰衣食我！」沙之死也，誦其德者徧於全英，至今銅像巍然，亦固其宜。銅像之下，鏤誌數語，曰：「本世紀內英國種種事業之改良，沙公之力居多。」蓋記實也。

然人身感化力，其不善者之遺毒，亦與上帝之造福，有同等之比例。古來城郭荒蕪，國家淪

亡者，不可勝數；所以成此廢滅之現象者，非時會爲之，乃人力爲之也。故都市化爲邱墟，富人夷爲乞丐，究其禍始，必由人心之煽亂，遂成此非常可怖之惡果也。若謂興亡盛衰，乃世運自然之變遷，而不由於人爲，則誤矣。美術史專家某君有言：『古今美術品之興廢，不由世運操其權。試思希臘之神像與神廟，何等莊嚴！羅馬之城垣道路，何等廓大！中世紀之雕琢物，何等恢奇！苟非人類以惡魔之心爲心，發爲暴蠻之舉動，蹂躪而粉碎之，則延傳至今，豈非無價之瓌寶哉！而惜乎蠹蟲與烈火，颺發於人心，伊可畏哉！』不僅此也，更觀各國之藏書樓，及名都大城，皆以人心之毒饑，而化爲灰燼，徒令後之人憑弔無窮；欲復觀瑋麗之宮殿，繁華之城市，祇當覓諸殘磚零瓦間矣。故有人謂惡人之勢力，不啻世界之瘟疫，信然信然！幸也善人之力，終以比較而得優勝；譬諸取糠一斗，與穀一粒，同時撒播，曾幾何日，糠滅其迹，惟一粒之種子，能發榮滋長焉，此則差堪爲世界慰耳。

抑人類之相爲感化，不僅由己及人也；卽己身亦還受其影響。譬若御者揚鞭而驅，己亦隨之而進，朋友之相切相磋，卽同此理。推之父母多方誘迪其子女，名師百計規勸其學徒，良將設

法鼓勵其從卒，所及於人者，卽己亦不啻爲其中之一。惟然而談話，演說，文字，所以成物者，莫非所以成己，己也，物也，一以貫之而已矣。

勿謂藐茲一身，無與於世界之大也。人類感化力之神，則有以單辭片語，而爲大改良大革命之源者。儲能在一身，而程效在全社會之廣，數百年之久；若此類者，歷史上固數見不鮮也。其斡旋之大力，有如鐵路交換之軌，能使望北極之軍，改轍而走南極焉。

風氣之轉移，發端祇在幾微；及其成也，有排江決海，莫或能禦之勢。不見夫史得拉頓 Sit

fon 以一席語，感化酒徒迦胡 J. B. ConPa 爲戒酒會之先鋒乎？不見夫馬法脫 Woffat 以

寥寥數語，感化織工李溫士頓爲非洲之救主乎？又不見夫加立波的以一呼而化意大利暴軍爲常勝隊乎？諸若此類，其改造社會國家之能力，旣速且鉅，非水火風雷所能彷彿其萬一；故無論算術若何精進，於人生之心意腦才，與其感化同儕之勢力，決不能測知其限量也。

人之四射其感化力也，實爲自然之結果。世界各種能力之原，其普徧之工夫，恆由自然中發生。若日光之蒸海水而上騰，乃絲毫無所造作於其間也；然成效之鉅，視勞心積慮，矯情矜意

而爲之者，大相徑庭。自然則真，不自然則僞；而人身感化力，本有真而無僞也。故一人之品性，以自然推及於人人。苟其人而器量褊隘，性多疑忌，則其家庭與社會，皆爲之岌岌不安！更如悲觀失望者，易使人之熱血轉冷；作威弄權者，易激起反抗，而召永久之紛亂；此乃如影隨形，例無可逃者也。反之而爲道高行潔之人，其芳躅所止，有如春風暖日；凡與之相接者，莫不受其善德之栽培，向上之提撕焉。若此人者，爲世界文化之中堅，亦卽爲家庭社會之福星；世有是人，則從善之途，益顯爲坦蕩易行矣。

尤奇者，一切身外物，俱隨人而存亡；惟此感化力，則不與身俱逝；此可名爲冥漠之生命，亦曰社會保存之原力；蓋其人格之全部，已化而爲書籍，爲文章，爲學校，爲器械，其人雖死，其精神且歷久而永生焉。試觀於汽船汽車之疾駛，而歎史底文生與瓦特，猶在人間。觀於海電之功用，而恍然如見費爾特焉。此卽精氣不滅之說。譬有大企業家，其人逝矣，而其姓字與才藝，則深印於後人之腦蒂，何也？以其能爲芸芸之衆，開生活之徑路也。昔有古宮園丁某者，年既髦，欲有所利於後人，乃於路側種植橡榆；越至於今，園丁謝世已久，而於槃槃大樹之下，鬚髯見之。長夏

永晝，其蔭庇行人之功，猶嘖嘖於人口。此卽所謂身死而有不死者存也。推類言之，築路以闢草莽，造橋以濟勞人，建巨廈以庇窮乏，此皆爲不朽之業；他若爲國流血之志士，爲自由殉身之豪傑，發見新地之探險家，開通民智，救濟民困之仁人，雖時過境遷，不得聞其聲歎；而其遺業在天壤間，其流澤貫於全羣之內，雖無聲臭，自爾不可磨滅已。自來有非常之感化力者，尤莫如各教之教主，若基督若釋迦若宣尼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有迴出於智慧學問，言思擬議外者；祥光照人，不可逼視。故蘭姆 GharlasLamp 曰：『今使莎士比爾入我之室，吾人僅能免冠離座以致敬。然彼拿撒勒人耶穌若來，吾人將不覺首之自俯，而膝之自屈焉。』故崇拜在人，而感化在我；使人觀摩做法，爲最上德行之輔助，則人生莫大之責也。



## 箴砭第八

### 青年二字砭

盧隱

少年者，國人所期望也。望之殷，故期之深，期之深，故責之重。近代少年之優點，諸君子自知之，社會亦歡迎之，無庸不佞列舉而稱揚之也。至於少年之劣點，則亦在人耳目，不可諱飾；知而能救，學者之事也。茲舉三字，以爲針砭；雖未得爲盡言，而諸君則固善人之儔也，聞吾之語，逆耳苦口，吾知其必無忤矣。

第一字曰實。務實之義，人盡知之。古今賢哲發揮此義甚詳且備，殆成爲一種口頭禪矣。然於今日尤爲對症之藥，不得以其陳舊而藐忽之。蓋今日之習俗，趨於虛夸之勢，亦已甚矣。如開一學校也，不問其基本之強弱，課程之高下，動以大學二字綴於其名之下，以爲非此不足以動人也。海上業辯護士者，數多似鱗，不論資格如何，或祇數月之法政畢業生，而其所懸之牌，必特書曰大律師，似非此不足以歆衆也。嘗遇留學遄返之士，相與聚談，謂今日在外國肄業諸少年，羣以哲學博士爲最高之目的，不得此頭銜，則不以爲榮；若文學士等學位，則輕視之，似惟高

等學位，方可爲學問之代表也。（余爲此言，並非輕薄哲學博士，亦非謂求學者不當求高等學

位，乃謂學者如徒以此頭銜爲自炫之計，則已陷於虛夸之病，而背求學之本心矣。至於學者因

浮慕哲學博士虛名，而受實際之損害，美國某雜誌，登某君之論痛言之，又非余之獨見也。）近

有某君者，畢業美國大學，著一書發揮孔子教義，言過其實，爲評論者斥爲虛妄；此又意欲勝人，而

反自失其地位矣。友人語余，某省會中黨派林立，凡入者類有徽章或金或銀，懸諸襟上，以爲銜

耀，一人有多至五方者，於是人稱之曰徽章世界。此何爲者，無非博一虛名心之代表也。學界

中人，又中遊學之狂熱，千方百計，惟求遊學外國，以爲唯一之目的，於自身學問之淺深，身家之境

遇，不之問也。因此而發生種種弊竇，如某學校之收預備留學生，徇情而去取不公；某處考送學

生出洋，乃濫列小學堂學生在內；凡此皆見報章而播人口，故有遊學爲科舉變相之痛言。（見壬

子十一月初五日民立報）皆虛榮心之爲害也。（嘗有某君遠道寄余書，商酌出洋留學之事，

余審其境遇，勸以不必前往，就其資格，勵志專門之學，即在本國，亦可有成。又有某友者，英文未

精而急於遊美，向人求助；余勸以即往美，亦無大益，不必因此負債，即就其現任之事業做去，足可

遂其效力社會之志願。然聞者必大不願，以爲余之阻其前進也，知言固非易事也。以上略舉耳目所及之事實數端，以證近日志士（惟稱爲志士者，乃犯此病，爲尤可惜；若尋常知識未開之愚夫，以不知而妄自矜夸，務逐虛榮，固不足奇）多陷於虛夸之惡習。凡事不務其實，而務其名，以爲震世取榮之途，是世道人心之大憂也。觀微察勢之君子，不憚大聲疾呼，以儆告方來之少年，諸君亦留意一察乎。

吾嘗推論不務實之病根，大旨不外三端。一則因於社會之缺少別擇力，凡見一事一物，惟震於表面之名稱與裝飾，不能就其真實之底蘊，以作好惡去取之準則；於是淺見躁進之徒，遂不禁逢迎此劣心理，而冀僥倖之成功矣。二則由於人心之卑鄙，有意用欺人手段，以圖己之私利；此爲小人行徑，吾知當世之少年中，尙不多見。三則由於無識之虛慕，因爲習俗所移，遂於不知不覺之中，立身行事，流入求名不務實之病。少年犯此甚多，吾言卽爲此輩而發，期其萬一覺悟，憬然於虛僞之爲惡德，而惟誠實之是求。他日身入社會，立定脚跟，有獨立自尊之氣象，不爲世俗之惡旋渦所同化，皆以今日一席話爲之樞機，未可知也。

且古今之成大事立大功者，皆務實之君子也。從未有盜名攘譽之小人，而能有成者也。

歷史上之實例，吾不一一引，請言近世之數事，以爲諸君勗。美國施嘎哥市有步漢氏者，一衙署之書記生也。每日服勤八小時，以爲事畜之計，少未學問，亦一尋常人耳。年三十歲時，偶於舊書攤中，見一天文書，以廉值購得之，閱後即起研究天文學之念，乃繼續攻讀此門專籍不已，每日公餘之時間，幾盡用於此一途；既而儲資，買一遠鏡，徑止六英寸，每夜登屋頂窺天，四十年不倦，專攻雙星一科，（恆星中有雙星一種，最有趣味，語詳天文揭要等書）共發明新雙星一千三百副。按世界天文家共考得雙星一萬四千副，而步氏所得，已幾居十分之一，其用力之勤，亦可見矣。且當世天文家所用之遠鏡，悉係精美之巨器，其鏡徑率三四十英寸，今步氏所用之鏡，止六英寸，則其難易又不可以道里計矣。步氏既以其所得，時時寄登於天文學會雜誌，於是其名遂大振於天文界中，此邑人殊未知之。嘗有法國學者來施嘎哥市，慕氏之名，欲造訪之，而訊之於人，無知其里居者。久之乃訪得之於委巷之中，見其無特構之台宇，無精美之儀器，而所用遠境，又爲甚小者，因大詫異，以爲伊古以來未有之奇。而氏安之若素，從未以己之所學驕人，嘗著一書，

歷三十六年乃成。迨年六十五歲，始得施嘎哥大學之俸給，而後告退書記生之役，其前則未嘗一日曠職也。嗚呼，天學所造如是，而甘守故轍，不以些須自矜，其誠實敦篤，過人遠矣。（聞南匯賈君步緯，少失學業，賈嗜天文，每夜登屋頂窺天不已；後爲製造局所聘，修訂航海通書。今其子孫尙能世其學，其事頗與步氏彷彿。）

美國南北之戰役，北軍終得勝利者，統帥格蘭德之調度有方，有以速之也。方格氏之往華盛頓受副元帥簡任，（美制大元帥自總統任之，故副元帥爲武員之最高級）途經辛那第市，距其家不遠，因歸省其父。父得訊，卽遣御者以馬車迓之。御者不識氏，以爲赫赫副元帥，必服軍服，佩肩章，不難一見而知之，乃徧覽車中，竟無若此之武員；卽以爲格氏失期，不復來矣。駕空車徑返，至家，則格早已手挈革囊抵家矣。其不肯張皇如是。故迨南北統一之後，國人崇拜氏如神明，作大歡迎之儀式，羣情歡忭，一國若狂；氏當行禮之日，雖爲大體所關，不容引避，而禮成之後，不禁喟然曰：「此等徒事外觀之事，使余意味索然矣。」

德國名將毛奇，破法軍，擒法王拿破崙第三世，名振宇內。功成之日，德皇親行抱迎之禮語

之曰：德國之興，卿之功也。任之爲大元帥，封之以伯爵，國中都會無不贈以本城之公民自由。

（邑人贈自由，爲西國尊偉人之禮）

銅像高轟，舉國皆是，歡迎之會，沿途銜接。毛氏乃夷然

曰：余惟盡余之分，與士卒無異，君等何獨以殊榮歸之於吾乎？

且戰勝之屬我國，終當歸其功於

上帝，又豈人力之所可爲耶！余對此等光景，厭倦甚矣，急欲歸我故里，種玫瑰花爲樂耳。其風

度之高遠，令人欽服，與趙清獻之受驛吏斥逐，曹彬之旗書句當江南公事而回，同一恬曠之襟懷也。

抑務實不第爲高尚之德性，而亦爲有用之處世法。何則？蓋徒驚虛名者，無非求一己之快

意而已。但人心真滿足，視實事而不在虛名。苟其自審，學也行也，不足以副其名，則此心欲然，

終無可意之一日。且戰戰焉惟懼事故之至，敗其久竊之名，於是其胸中遂益多事。惟務實則

實至而名歸，安之如素，而終身亦更無墮名之恐。此務實之有益於安心，其效用一也。社會之

情，率不願人之得享大名，恆樂於排擠之，古人所謂，名者，禍之門，非虛語也。况無其實而攘其名，

則益爲衆所怨惡。一旦有隙可乘，則羣起而攻之矣。祇務實者，本未求名，而其所享之名，亦爲

人所翕服，則自可免種種風波矣。此務實之有益於免禍，其效用二也。樸誠之士，撝謙爲度，所至可得人之欽仰，而激發其向上之志願，最有感動社會之能力。盜虛聲之士，初交或震其名，而有敬意；迨見透其實行，不副所聞，則有興盡而去耳。此務實之有益於感人，其效用三也。（今夏一友人語余曰：吾見閭閻之中，小有名者，類皆高自位置，有不可一世之氣概。曩日至某會，見一人風神和藹，無一毫倨傲之態，余數見之不之奇也；偶問之同人，則卽平素所信仰之某某也。因其不作矜持之態，與余向所見之名士者迥異，不禁使余折服；而後知凡百有爲之人，必不裝模作樣也。余於此得持身術，且悟觀人法云云。此可爲余言之證。）是故吾人宜乘少年習慣未堅之日，亟學務實之美德。不必言其他，止就吾輩爲學生者言之，則一切衣服用具，俱不宜求外觀之眩耀，惟以實用爲主。爲學則惟考一己之才具，察時勢之要求，以定選棄之準則。不因世人羣重某學某科，遂隨之而靡也。凡此小節，俱彰人品，吾曹於此，不可不慎。若夫誠之大原，則必由乎上帝。『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』誠之至也，務實之至也。耶穌曰：我乃真實。吾人而求務實之極致，則以皈依耶穌同其至德，爲不可少也。

第二字曰退。聞余之言者，必曰：烏是何言也。今日之時代，世界惟知有進步。上至道德，下及藝工，無不以孟晉爲口號，而子乃拈一退字，以爲少年勸，其亦可以休乎。余應之曰：否，不然，修學進德，固無用退之道；然立身處世，確有退字之妙用。惟因當世人士之急於進步，昧於恬退，吾尤不得不提出此一字訣，以作熱鬧場中之清涼散也。夫處世之退，果當作何解乎？按鄙見宜爲之下定義曰：所謂恬退者，自守其真，不以外物而變其本色是也。故稱之曰退，亦祇爲比較的說法耳。其實：在其自己並未退後，但較之他人之得志，卽趾高氣揚者，則相形之下，似覺其人爲退矣。故恬退與務實二者，不啻一好兄弟也。

前日偶展閱大西洋雜誌（美國著名月刊）見其中有論文一首，述法國學人恬退之風，使吾五體投地。請轉述之，以風有志。其言略謂：法國科學界山斗毛巧德氏，精於推算，著作等身，曾造一機，收取太陽之熱，如售之則可得百萬金，然氏以爲學問乃爲學問計，非爲金錢計，故不願因此致富。一千九百零七年間，氏已得壽九十，正苦思力索，期於未死之前，成一高深之算學書，作一生事業之冠冕，乃收稅吏忽來室中，沒取其家具，以其無力付額稅也。方吏收索什物時，此



高年之學士，尚不以爲意，迨吏欲取其書籍，乃不禁潸然涕下而哀曰：此諸冊籍，余之老友也，乞子免之。吏亦爲此老所動，因從其請，寬免之。

邱佛路氏者，化學名家也。發明司替阿里尼之一種功用。如請專利，可致巨富。然氏卒不一言之，公諸製造家，終身未嘗多財，而氏處之宴如也。

發明銳電安（一名銳）新原質之古星氏，其盛名煊赫於寰球；然氏之生活，固一簡易端肅之生活也。居附郭，每日往返城中之實驗室，家貧無力付車賃，乃日乘自行車疾馳，不以爲苦。嘗有巨富，知其蓄有銳電安，向購數分，許酬以五十萬法蘭克。古氏不許，以爲實驗需此，不得輕售也；其重學輕利如是。

裴式樂氏者，法國之代議士，大學之教員，科學會之書記也。三項之俸入，年可萬二千圓。衣履樸素，常鞠躬行市上；不知者誤以爲商店一夥耳。然於科學甚精，所發明者甚夥，從未請一專利。有子女六人，不以金錢擾其心，多財善賈者，輒欲羅致之，列名本店中，以爲招搖計，止求允列其名，則酬勞且鉅萬。裴氏絕不一應。嘗有糖業公會，合詞請氏發明採取葡萄糖新法，事成

則許酬以年金二十五萬法蘭克。裴氏答曰：諸君所言之期望，余以爲必可成就，使糖業之成本，不可因而減少；余敢許諸君，即日將研索此事，以期早日成功；有得則將公之諸君，而不索一文之報酬，蓋吾法蘭西之實驗室，祇爲名譽而勞動，不爲金錢也。以上所述法國學界之風氣，真足令鄙夫廉，而薄夫敦，可爲今日急進之少年作一良劑。

美國史洛森博士，調查各國大學，寄稿於獨立雜誌，謂英國大學中之教授，持躬謙和，全無高傲氣象，爲美國所不及。如維多利亞大學之蘭賽教授，固化學界之山斗也。嘗發明氫氫等新原質，近又發明金類交換性之奇理，以此名動天下，乃觀其實驗室，則在最下之地室中，容積褊窄，精美之器械，至無處可位置，充塞室隅，蘭教授蹀躞其中，實驗不輟，世間所震驚之新發明，卽由卑小之實驗室所送出也。其在實驗室也，百忙之中，雖初級生亦可來而請問之，其不肯高自位置如此。史博士曰：吾美國大學教授資格，雖不及蘭氏者，已聲價自高，萬不甘就此等實驗室而作教師也。

凡此者，皆強於求真正學問之觀念。窮理致知，無所爲而爲，故富貴功名之觀念消。惟其

無所爲而爲，故克有真正之學問，而成非常之事功。（此說取之諸賢蔣氏之養心用心論）豈彼淺見之徒，日以富貴功名橫其心，巧取謀奪，患得患失者，所可同年而語者耶。

嘗閱雜誌，言美國之遠方佈道會，有一少年來求考試，以應外國布教之職。會中董事長，適獨在。因語之曰：子求考乎？吾先考汝。汝通國文否？答曰：然。曰：試將 *cut* 一字切音。少年答曰：C 音 F，音 F 音切。又問曰：汝知算學歟？答曰：然。曰：二乘二得若干？答曰：四。董事長遂語之曰：子姑退，待吾報之董事會，當有覆音。其人既去，董事會始集，董事長報告曰：某求試，余已驗之，知其人謙退異常，余試以不堪之境遇，而彼處之夷然。具此衷懷，何處不可往，何人不可化，以之往外國宣教，足勝任而無疑。此事雖似屬奇聞，（述之者言確有此事）而有至理；蓋世界成功之士多矣，而惟恬退者乃卓出衆人之上。何者？以其無所爲而爲也。不挾才，不挾位，以之任事，其過人也自然遠矣。

竊觀古今名人，其能退者，如吾國之張良、李泌、郭子儀、美國之華盛頓（華之名望資格，可作美國總統以畢世；然其六年二任之後，決不肯蟬聯，翩然解職，躬耕山莊，高風凜然，史冊罕覩）林

根（林根貴爲大總統，而別莊不多蓄僕隸。一日有畫師爲之傳神，欲得其手之姿勢，因令其手執短木一段，徧索室中無之。林根卽起，欲往場屋中自鋸之。畫師止之曰，何不使僕輩爲之，何容親手。林根且行且笑曰，君當知在此無主僕之分別也。徑自鋸木一段而至，此等真正平民之態度，令人羨煞，愛煞）等，不但功垂竹帛，千古流芳，卽其持躬之風，高潔恬退，自己享多少受用，他人得無窮感化，方不負宇內偉人之稱也。反之，如亞力山大，如拿破崙大帝，如該撒，如張居正，其人之才之美，亦爲曠世之豪傑也。徒以知進而不知退，立功而不能謙遜，故九仞之功虧於一簣，身受其禍，而使後人悲嘆於不已。古人曰，天下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，有真學者必不誇學，諸君子有才學而不免矜誇，終非吾人所當稱爲全才者也。

今世之人，犯不能退者之病，何其多耶？試觀國中紛紛擾擾之亂狀，何由而至乎？探其病根所在，詎不以豪傑之士，知進而不知退，故遂起爭奪之事乎？使吾國之所謂領袖人物，俱能以恬退爲懷，不戀位，不爭功；（此中固有恬退之士，然爲至少至少之數，故舉全體言之，則直可言無有）則勳位也，年金也，各府之顧問也，及夫一切羈縻籠絡之手段，俱可一掃而空，而奪權干法，相

忌相嫉之惡果，俱不至於發生。文明徧及疆內，和氣充乎國中，東方之中華何難與西方之合衆先後媲美乎？無如新起之人才，德量不足以及此，而後社會現象，乃日卽於悲觀。噫，任其咎者誰乎？雖然，相爭相奪，爲一時之害尙小；而造成一功利之風氣，使後進少年，俱出此途，而以爭攘爲事，則所遺後世之害實爲無窮。此有心人所以觀於社會而益多惻惻之悲也。少年英俊，不以凡人自域，吾敢以習學恬退之理，進規於諸君，庶幾幼而習之，而後壯而行之，挽頽風而振陋俗，惟諸君子是賴焉。其語不贅，惟以三事爲約。一曰學宜深博，凡人於學問深造有得，則自不敢虛矯。何則？以所見者遠，自覺飲河鼷鼠，不過一腹，不敢作矜傲之態也。昔英士奈端非天文物理算學界中之泰斗乎？但其晚年則自謂於宇宙妙理，所窺甚微，譬之大洋無際，已則如小子拾取沙中小石丸以爲玩樂耳。蓋其學問之功旣深，則自然不敢倨傲自滿也。一曰時省己過，夫世之高自期許者，大抵省克之功不嚴所致，如此時查核本身，則百孔千瘡，誠有愧慙汗下之心境，又何敢以區區外物之得失，以爲己之榮耶。一曰步武基督，世之聖賢多矣，而謙退之至者，獨推基督。聖經有云，彼本配乎上帝，乃虛己爲人，承奴隸之狀，且受賤惡之慘死。稱其退之至也。

今讀四福音書，見其有位而不炫世，有權而不濫用，以恬退爲德者，莫之尙矣。是故一般少年，如能體其心思，沐其德化，則於矜字之罪，所犯蓋可寡矣。

第三字曰耐。古人曰，美成在久。又曰，欲速則不達。皆表耐之功用也。今日世界之趨向，凡事日求其速，帆船而變爲汽車，氣球而變爲飛機，真有縮地回天之聲勢。且少年之性質祇求敏捷，不願延遲，而鄙人獨以一耐字作消極之說法，誠深有見夫欲速之害人也。

試觀古今成功之偉人，皆抱大毅力，而能忍耐者也。胸中有大理想，大謀畫，足以濟世利民，而苦於人之不知，雖勉強而干之，亦不見用，宜懷怨望矣，廢然返矣，如屈原、賈生之所爲矣，古聖人獨不然。如太公望者，其抱負爲何如，終其身無人通問，迨年八十，始得文王之聘用，與師滅商，而其才具始得一展；其耐字功夫可謂深矣。伊尹五就湯，五就桀，以冀其一悟，則革命之師，可以不起，而夏之爲夏，亦可不止於六百載；是伊尹亦一耐心人也。以是觀之，則真才必能耐；其不能者，才未至，或德不足以濟之也。卽觀之孔子大聖，有王者氣象，然亦忍耐異常，歷干諸國，不惜車轍馬迹，徧見諸侯，無非秉其仁者之用心，思一朝柄用，可以拯民於溝壑，而登之衽席也。迨年老而

終不得志，猶思以道傳之門人，冀萬一有能任之者，則尙有道及於民之望也。彼號稱西方聖人蘇格底氏者，非一極忍耐之人乎？其妻石氏，悍惡異常，待氏之無人道，出於意外；此蘇氏處之冥然，未嘗反之以厲色惡聲；故其受邑人之迫害而受甑毒之杯也，亦怡然不以爲意，蓋養之於平日者深矣。近世如華盛頓者，亦於耐字有工夫者也。氏之秉性頗剛烈，自知其過，故學爲強制，百鍊鋼竟化爲繞指柔，說者謂其屢受夫人之詬斥，而此統數萬雄師敢抗世界第一強國之軍人，乃順受之而不動聲色，亦可見養到功深矣。林根閒居四十一年，始得游昇之機緣，與其政敵杜克拉氏一番雄辯，其聲名遂振乎全國，而本黨公推之爲議員爲總統矣。方其未遇之四十一年中，蟄居小城市中，作律師之生涯，一無懷才不遇之歎，其胸襟之曠達爲何如耶？達爾文之成功，純恃其耐性之特長；其試蚯蚓之運土也，散石灰於地中，迨二十七年之後，乃挖掘而驗看之，以定其效果。其名著於物種由來、人種由來等書，俱用積年累月之功，取千百人之記錄，一一排比而疏通之，以證實其所理想。故一書出而學界翕然宗之，卽有反對者亦未嘗不服其用功之勤也。美國近有小說名家曰辛克勒氏者，自述第一書成後，寄之報館凡二十七次，而後始有人願取而刊

行之。中間爲時之久，亦可想見。是故科學文學之名家，皆以耐字爲第一種工夫也。探險家，發明家，製造家，無一不以耐字成其功。諸君子讀書論世，時時遇之，不必鄙人之繁稱也。西語有曰：凡人能待萬事可成；誠有味乎其言之也。

吾人如不法人，曷法天乎？造物之耐亦至矣：獸中之象，三十年而後長足；樹中之橡，百年而後成材；黃楊厄閏，其長亦遲矣，而天然不厭其緩。是故上帝之待吾人也，其耐甚矣；身體之長，非二十載不可；德器之成，非數十年不爲功；盤根錯節，幾經迴曲而始達其目的。世有惡人，上帝不遽加刑罰也，寬之耐之，期其悔過而改行；世界之進步，屢前而屢卻，由俗眼觀之，其迂緩亦甚矣。上帝則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順其自然，成其計畫，千年萬年，不以爲遲。此理頗微，吾人如能見到，則杞憂可除，而鬱悶可消矣。

耶穌基督者，上帝之代表也。其諸德性之中，以耐爲特奇。彼以天然之才智，而乃三十年中自封於鄉僻之小鎮，操作養家，不以爲勞，未嘗有焦急之意也。及其出而傳道也，無論社會不明其宗旨，卽家人兄弟亦不知之。無論家人不知，卽其所特選以傳道之門人，亦不之知。耶穌



耐之，三年有餘，如一日也。及至身擢困厄，橫遭凌辱，而其手中實具雷動電走之膂力，天震地旋之功能，有十二營之天使，供其呼喚；而乃寂不作聲，鎮定不稍動，惟發大慈悲，哀此衆人之妄作妄爲，自貽伊戚。嗚呼，基督之耐德，至矣，尙矣，無以復加矣。吾人皈依之，庶幾日近其聖德歟。

諸君子求立身處世之方乎？則耐之一字，決不可鄙棄者也。蓋修德有需於耐也。吾人有志向上，方深自克治，努力琢磨，以期德之可成；不知習性非一日所可建造，亦非一日所能改移，志雖堅，心雖誠，而宇宙之定例固猶在也。故挫折失敗，自所不免，不明此中消息者，則立志求道之後，自期立地成聖，而乃不旋踵而不如意事卽至；因此不免灰心頽志，以爲成德入道，終不可幾也。因此而反而縱慾者，有之；不願再接再厲者，亦有之；此皆未諳耐字訣之過也。耐之耐之，百折不回，則德必可成而道必可至，豈可以少許之頓挫，而自改其志趣乎！

處事有需於耐也。宋賢有云：天下多少事，被一急字害了。又曰：急事緩行，皆深有閱歷之言也。美國文明之邦也，而有私刑之俗，爲其玷污。（私刑者，犯罪之人，觸動衆怒，不待官刑，遽自處死也；此風於待黑人尤甚。）嘗有一邑之人，執一黑人縊之，以彼爲凶暴之惡人也。其人

至死，稱冤不絕口，越數日而真犯斯得，則受枉者已死，莫可挽回，此可作治事之戒。（瑞士等國廢死刑，以終身幽囚代之，亦本此意。）步而氏，美國最著名之偵探也，其處事最耐心，嘗謂作惡之徒，無不留有痕跡，吾輩只消細心耐久以攷察之，終有線索之可尋也。此可作治事之法。

待人有需於耐也。夫天之生人，不一其形態，即不一其性質。世界之中，終無第二個我；人之不能如我意，亦何足怪。待之之法，惟當守一耐字訣，善以導之，婉以勸之，則可使其人奔向於我之目的。如不能然，而徒持以躁急，不惟壞自己之品德，亦且敗其人之學問矣。此理於馭僕傭，教子弟，交友朋，極有關係；吾人窺見之，則可省卻無限煩惱，且易助人為善矣。

成功有需乎耐也。夫人生於世，有事畜之分；顧稍儲蓄以備不虞，亦固其所。然積財生財，必度之以義，揆之以理，方可持久。如昔年上海橡皮公司之股份，人人貪其致富之驟，於是迷其常識，盲投巨資，至終則身家破裂者，不乏其人；而盡喪所積蓄者，猶以為幸事矣。此皆求速富一念為之害也。其他名譽祿位，本易為陷人之坑，苟躁進急營，則其為禍更烈。即如學問之成功，亦必按級漸進，緩以時日，而後所成者美。否則必有種種之不快，伴之而至，後雖追悔，已無及矣。

是耐字者，成功之一要，不可不早講也。

興國有需乎耐也。吾人見夫民國已立，以爲萬事必將更新；自此以後，社會將享優美之幸福。及見惡習猶在，積染難除，不能如吾所希望，則又悻然怒，怫然忿，而悲觀之念作矣。不知國之進退，非一日之功，吾人急起而追，爲之不倦，則終有成功之一日。不容以目前之不如我意，而以爲此世之社會，終無可救藥也。吾觀時人之論調，墮入悲觀者，十中而八九，其亦未達耐字之義也乎。

吾人習耐，亦可從小事作起。譬如青年之習氣，每喜辨論；聞人言不如我意者，輒嗷嗷不已，欲折服之而後快。見前人所著書籍，偶有小不合，卽任意鈎勒，或加以評語；論時人時事，輒下過刻之斷語；凡此皆豪氣之過也。習耐則當時時留意，柔化此習；以爲彼爲此言，或亦有一是非；彼作此事，或別存一用意；吾輩且小待，觀其成效，聽其結果可也。果由此道，不但褊急可祛，而知識亦益增矣。又每次遇不如意事，視爲增益我忍耐之佳會，不肯空過。如天寒而我仍早起；看書不易解，而益努力；小痛小苦，用力支持；小艱小阻，不肯放手；（奈爾遜幼時不因天雨而不往宜往

之地，卽此意也。計議一事，必觀其二方面，不肯單就一面遽下斷決，則可免許多過失。凡此諸細事，實足以養成忍耐之習慣，終身受用不盡，毋以其淺近而忽之。

實也，退也，耐也，皆消極之善德，吾國古人頗知講究而注重之。今之論者，或以爲不足取法，不知時會萬變，而立身處世之道，則千古不移。有志者慎無忱於科學之進步，而忘此受用之要德也。

### 吾人處世之六戒

蟄庵

一曰忍耐。人立世上，當以忍耐爲第一要義。無論欲以何事，能以此二字銘諸心者，吾未見有不成者也。蒼溜之滴於階石也，經久而成窪；蝸牛之登於竹竿也，以漸達其巔；世之英雄豪傑無論矣，卽略具一材一藝者，其平日學習之功，亦非一暴十寒所得而倖幾也。故忍耐者，可謂成功之基礎。

昔人有言曰：心常勞動，則雖苦不苦；又曰：忍耐之內，卽天國；又曰：耐甘雖苦，然結果則甘；又曰：萬事之成與謂其力量之大，不如謂其忍耐之功；又曰：堅慾不拔，功業之第一要件也；是故人之

生，如負重荷而行遠道，心不可急，步不可促，徐徐赴之，不厭勞苦，無論如何，終必有到達之一日。

二曰親愛。古來有完全之人格者，如孔子如釋迦如耶穌，人人所仰望，而以為修之最難者。簡言之，不過能與人互相親愛而已。各教經典，洋洋數百萬言之解釋，無出於親愛二字之外者，故欲養我人格之最上，非先由此入手不可。

西哲有言曰，上帝者，仁而已矣。親愛為吾人唯一之生命，即所受之於天者也。是人類，無論異種或同族，以及社會中長幼老少，皆宜以互相親愛為主。推之以此親愛，用諸事業，則事業繁昌；用諸交遊，則交遊廣闊；而吾人一生之榮幸，亦因之而日進矣。

諺曰，一滴之水，可集成大海；一粒之砂，可集為五洲；一片親愛之心，可集人生為天國；旨哉言乎！然則吾人能不以此親愛二字，存諸心中，而務充其量哉！

三曰謙讓。人以高慢之態對我，我以柔巽之態還之；是謂懦弱，非謙讓者。謙讓者，虛心下氣，凡事不自滿之謂耳。自滿之人，學問與經驗，必不能有進步。故耶穌之登山寶訓有曰，謙讓之人，其幸福無窮。天國者，為謙讓者之故鄉，必非自滿者可得而想見焉，信矣！

四曰恭敬。無論對物對人，能持一種恭敬之態度，則可爲吾人一生榮譽之基。輕忽者恭敬之反對。對於錢財而輕忽，則終身必至貧乏；對於身體而輕忽，則疾病必至叢生。人誰不樂

安逸而厭勞動？然人人皆不勞動，則衣食住何由而得？故勞動者，質言之，卽安樂之代價也。

因是對於勞動而輕忽者，必致終身失業而困迫；惟恭敬則反是。曲禮言無不敬之意，蓋如此。

五曰寬恕。寬恕者，凡事不苛求於人，勿動輒忿怒是也。蓋忿怒之後，一以意氣從事，無區別是非之暇裕。種種失敗，皆基於此。一生之不幸，亦往往悉本於此。關係之大，殊非一言可盡也。故古人有遏怒之方，其法曰：每逢欲怒之時，則先鎮靜其氣，調息默數，自一至百，循環數次，則氣自靜而心自平矣。宋儒有言：世間無事不從怒中錯了。不可不戒也。

六曰無我。無我之語，頗費說解。非謂不存我相，如禪家之所謂也。卽無論爲自己之事，爲他人之事，概當盡心竭力，不存一爲己之見解，此之謂無我耳。如軍人出戰場時，將自己一切苦痛煩惱，悉行忘卻，是卽無我之實證。吾人知夫此，則其中具有靈妙不思議之能力。一切之事業，可因此而進；人類之幸福，可由此而得；故無我二字，換言之，卽爲勇往直前，百折不撓之性情；

而徒云存心之公而不私，則尙非滿意之解釋也。

## 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

大可

人類萬殊，必經鍛鍊，而後人格以尊。雖自入二十世紀以來，人之學問智識，與歲月而俱新，然本原所在，今不異乎昔所云。蓋凡係已經鍛鍊之人，有必不可少之各種條件。倘於斯而有所缺陷，則其所受之教育，既不完備，其人格必不高尙。故學者品德所由成，端賴有學校植其根基，課其進境，而於培養人格之各種條件，不可不兼營並進，以蘄造乎純全之域。所謂條件者，維何？條述如次：

一曰審事。凡練達之士，其審事必甚明決。夫審事必從閱歷得來，而閱歷實與年齡俱進，固已。然閱歷僅屬外界，而尤貴於心地之清明，庶於事之是非曲折，無所遁形；則矜心之功，無論何人，皆不可缺。設有二人於此，一能審事，一則不能；能審事者措施各當，不能者舉動胥乖，相去奚翅倍蓰。故學校之造就人才，卽造就此審事之才而已。譬之人之五官，必先耳聰目明，而後手足有所措也。

二曰相恤。人生於社會中，情誼雖分親疏，皆當有互相體恤之心；而人格之高下，即視此心之廣狹爲準。夫困厄疾病之來，人生不能預料，苟爲我力所能救，敢憚一舉手之勞乎？學生入校，即與人酬酢，團體互結之起點，必有相恤之心，他日乃能推行於社會。故操教育權者，貴有以激發之也。

三曰泛愛。人苟周歷環球，觀全球各國與各民族之現象，可忻慕者十三四，可悲歎者十五六。雖種類有高卑，風俗有文野，而皆足激起人之愛心。蓋同方同術者，固宜相卹；推之異教異族，亦無不當汎愛之。凡學校之少年，萬不可存國種之界限，以窄其一視同仁之量也。

四曰自立。學校中大都爲能自立之人。但他人之與我交接，具何思想，我亦當設身處地，與表同情；勿因自立，而抹煞他人之意見。聞人之善言，更宜虛心聽受，雖自立者胸有成竹，非欲捨己以徇人；然若自信其能立，而於人之言行，一概不屑措意，亦未免偏執矣。吾人自立，但須不被人之引誘，致失其真我；而於涉世之道，要仍不可盡廢，所當衡量彼此之間，而適得其中也。

五曰謙遜。品學高尚之人，往往過於自信。在自由共和之國，尤易蹈此弊。學生亦然，其智識



與思想無不求加人一等，而於謙遜一道，則非惟有媿或反以爲浮文而可省。豈知志不可不尚，心亦不可自滿，二者宜並行而不相悖也。况學本求益，而謙遜乃受益之要道乎？余觀於美國之學校，無論爲官立，爲私立，學生程度，無論深淺，皆於此有缺點。其故在操教育之權者，未嘗討論及此，而爲學生提倡也。

六曰察理。今世文化日進，人人欲求得真理；於是真理之寶貴，乃覺無其倫比。學生之研究哲學及其他科學，卽所以求真理之所在，而施諸實行也。故察理爲教育之要點。

七曰裁制。人之言行，苟不自知其分量，以爲裁制，則必終於無成。每見人遇事鋪張，言過其實；雖其所求達之目的，初無疵繆，而已不免於逾分。例如陳述某地方之風景，或某名人之行爲，以其出諸口者，核諸實在，每覺不能脗合。褒者如此，貶者可知。此等習慣，最爲吾人所當戒。在美國近二百年，此風尤甚，不可無以補救之。昔愛姆生謂人生最可恥者，莫如言之過度。觀報章雜誌，以及戲曲小說，必於描摹酷肖之中，作加倍之形容，以冀得人之歡迎。其實則言語虛浮，安望其爲人之正確耶。此學校於學生之文詞言語，不可貪一時之激刺，而失其裁

制也。

八曰溫柔。於應事接物之時，而不將之以和，則其人之歷練，猶未深也。雖丈夫立身，不貴巽懦；然事事剛強，而無溫柔以調劑之，則大禍猝至，以至身敗名裂者，實繁有徒矣。故與人相接，與其用我剛，而令人慄然難犯，毋寧用我柔，而令人藹然相親。至於如脂如韋，賤豎無骨氣之徒，祇可謂之諂媚，固不得謂之溫柔也。

九曰進取。吾人須知教育之功用，不僅以少年中年爲限。人生之學問無窮，學校最足以誤入者，卽以畢業爲止境之謂也。人苟誤以畢業爲止境者，則此生遂無成就之一日。夫人之進德也，確知斯理之無盡藏，故積日累年，研究學業，以漸臻乎佳境，而不於中途自畫。彼不求深造之人，以爲畢業出校，則此生之操脩已盡，泛應世事而無難；此言也，有志之士，無不目笑存之。而執教育之權者，應使學生曉然於校中畢業，並非學足之期，乃爲涉世之初步，卽研究世務之起點也。

曩時教育界中人，以爲學生品德之造就，在乎個人之自脩，非由團體中切磋而來。斯言也，

殊不中理。蓋學生之品德，多出於師友之觀摩，互相汲引而始有成，未聞閉戶潛修，即能見效也。明乎獨居潛修之不足以有成，則人生不能不入學校以親師取友也信矣。夫學校之設立，原以栽培學生，應他日社會之用；非欲令其遁迹空山，長爲獨往之人，而無所任務也。既當任務於社會，即不能不啓發其樂羣之心理，於學生時期萌芽而繁殖之。况從來學生品德之所以日臻於純粹，由於師長之陶鎔者十之三四，由於學友之互相攻錯而始覺得力者，十之七八也。不聞英國政治家格蘭斯登之言乎？格氏在伊頓及牛津大學肄習時，大受同學摯友海勒姆之感化，其所建蓋世之功勳，推原本始，實海氏之力居多。由此觀之，可知人生獨學則寡聞，合羣則獲益，學校外決無培養人才之地；而所培養者，似當於智德體三育外，不可不加以羣育也。

今世教育界，對於學校，多所疑懼。謂學校注重科學與哲學耳。而於道德問題不免於拋荒。且於宗教一端，亦每有反對之者。然觀德國學者，曾發一通告，簽名者，有文學家，哲學家，美術家，約三十餘人。其大意則云，德國於近五十年中，學校教育，按之宗教中溫柔，公誼，自由，博愛，和平，仁愛等旨，不能一一符合；然其所造就者，不得謂之非人才。於是一般講教育者，幾欲廢棄

宗教，剷除舊道德，不知新學雖適用於一時；譬之無根之木，不能維持於不敝。吾人須知今與昔時移勢易；今日之教育，固不必如十年以前，示以一定之模型，迫之使必從，如舊道德及舊宗教家所爲。願無論何種學術，苟能引起學者高尚之思想，改良其品格，皆可爲完美之教育，即可謂不背乎宗教與道德云云。夫人生之準鵠，本非形式的，而爲精神的。德人所以育成優秀之國民者，不囿於一格，而要以品德爲歸，固無異於以宗教之原理爲歸也。

余嘗謂每種科學，皆當含有道德性質。今復推廣斯意，爲諸君告。蓋新教育之詮解道德，其切中肯綮，較之舊教育無不及。今各國對於新舊二教育，辨論紛紜。第一疑問，謂新道德果能從新科學中研究而得乎？第二疑問，謂以之比較舊道德，其優劣究爲如何？此二疑問之解決，雖非簡單之語所能了，而一方崇古，一方維新，有並行而不悖之理。舊道德已往，新道德必能驟來以補其缺，所希望於學校者，能以科學之理想，闡發新道德之精神。無論何種學術，苟不從學生品德上注意，卽不可謂之完全。就余目光所及，現行之新教育，與已往之舊教育，於品德上實不見有衝突之必要。而世有守舊之輩，乃欲痛黜新教育，而使之強從舊教育，然後於心方快。

初不料其勢之有所不能也。蓋開闢新途，實循由舊徑之進步而已矣。

余昨自紐約乘車來此，車中坐客擁擠。忽有一少年起立，讓余坐，并授報紙，請余寓目。俟有他客離車，少年乃坐余傍，謂余曰：「某十年前在腓立比學校中，嘗聞君演講，余大受感觸。畢業出校後，抱定受感時之志向，欲爲宣教師，不果。適有友以商界相當之位置授余，忽亦已六七年，然余所抱之宗旨，仍無毫髮異。常從商業中灌輸實益於同人，不啻廣布福音也。自今以往，永抱君演說之宗旨，至死不渝，今幸相逢，敢布腹心。」其實此等人在美國學校中，志願相同者，正復不少。此卽新教育造成品德之明證，而其價值，實與舊道德並重。今日教育界中人，既知舊道德之不合時尙，亟宜以新道德灌輸於學者，勿使將來出校之人，有不如前人之歎，斯則余所深望者耳。

少年弦章

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

## 他山石語

范 誨 著

是冊彙集論文十三篇，皆對於現代之青年痛下鍼砭，兼引導其向上性，使之與新文化潮流相應合，獲得相當之智識，於身心靈社交各方面，皆有充分之修養，青年學子讀之，大有裨益。

紙面平裝 每冊實價三角八分  
布面洋裝 每冊實價三角八分

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

## 人格與修養

胡 貽 著

是書蒐集胡貽穀君歷年來論人格修養之創作若干篇，輯為一編，內容豐富，思想新穎，對於人格修養一層，尤為闡發靡遺，立論復鍼對時病而發，絕無泛而不切之弊，凡有志建立人格者，不可不讀此書。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

## 成功寶訣

馬爾騰 著 奚若 譯

是編內容，分辛勤、誠實、習慣、慎微、窒礙、勇敢、自修、決斷、堅志、貞潔等十章，每章援引古今名人遺事，用意既屬高尚，立論又極警策，取而讀之，可以振起精神，助長志願，誠現代青年之良讀物也。

每冊實價二角

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

## 人生勝利術彙編

波臨登 著 書報部 譯

是書著者係美國波臨登氏，對於人生勝利術一端，研究獨深，嘗謂勝利術之要素，不外乎三項，即健康、快樂、富裕三者是也。吾人欲研究勝利之術，須本三者所示之科學法則，而與之亦步亦趨，奉為青年涉世之南鍼，則於勝利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

造就青年完全人格之

# 青年進步

Association Progress

當今青年之唯一讀物

＊ ＊ ＊

## 本誌特點列後

- ▲發揮德智體羣四育之精神為青年最完美之良友
- ▲每期所有言論其理想最高超其思想最穩健
- ▲各篇所說的話都是作者或編者本良心上之主張所願說的話
- ▲對於青年立身問題確有切實的貢獻與僅當空談者不同
- ▲多激勵青年志氣的文章務使青年於學問道德事業上日有進境
- ▲對於社會改良問題持嚴正之態度既不偏袒又不漠視
- ▲討論問題完全取公開態度不執一偏之成見
- ▲介紹歐美最新思想最新知識為青年娛情悅性之佳讀品

本誌價目	本誌編輯幹事	本誌撰述員	本誌
全年大洋一元 五角(連郵費) 零售每册二角	胡范應 貽子元 穀美道	文又簡 炎運羅 章日余 琦貽梅 生靈樂	趙洪謝徐陳 紫煨顏寶靈 宸蓮羔謙銳 劉李沈全張 廷榮嗣紹仕 芳芳莊武章

上海博物院路廿號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



# 新書出版

半謝決毅成後試完苦宗世  
 生慮斷力功進誘人英教界  
 之隱力與寶楷之之雄界偉  
 四先與道訣模抵範 六人  
 顧生人德 抗 大之  
 傳格 偉勝  
 略 人利  
 之生  
 活



編 者

民 民 民 民  
 國 國 國 國  
 十 九 七 六  
 三 年 年 年  
 年 三 六 七  
 九 月 月 月  
 月 三 再 初  
 四 版 版 版  
 版 版 版 版

每 每 每  
 册 册 册  
 實 實 實  
 洋 洋 洋  
 一

少年弦章一册

發書行局

上海四馬路

報 部 版 部 禱  
 局 號

